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5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5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真道自證　四卷卷首一卷……〔法〕沙守信述　一
真道引解全書　三卷……二三九
會同四教……五四七

真道自證

四卷卷首一卷

〔法〕沙守信述

提要

《真道自證》四卷，卷首一卷。法國沙守信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城堂刻本。

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4.19。

此本為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真道自證》另一傳本。開本24.6釐米×16釐米。版框高20.4釐米，寬13.8釐米。其版式為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口上題書名，下記卷數、頁數等。書名頁題『康熙辛丑年較梓』、『皇城堂藏板』，背面題『極西耶穌會士沙守信述，同會馬若瑟、赫蒼璧、顧鐸澤仝訂，值會利國安准』。卷前有沙氏《自序》。卷首為《真道要引》、《全旨》，但無赫蒼璧《訂真道自證記》，僅有『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中浣遡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一十八年泰西耶穌會士赫蒼璧子拱氏撰』一頁，誤置於沙氏《自序》之前，今姑仍其舊。書中夾有手寫拉丁文散頁一張，為勒蘭（Lerins）地區主教之聲明，其內容大致謂本書非常適合於天主教徒特別是傳道者使用，但因卷前《訂真道自證記》中提到古時儒生能知何為真道，於教義有違礙處，故刪去不錄。（葉農）

Borg. Chinese

324
(1912

眞道自證

康熙辛丑年較梓

皇城堂藏板

極西耶穌會士沙守信述

馬若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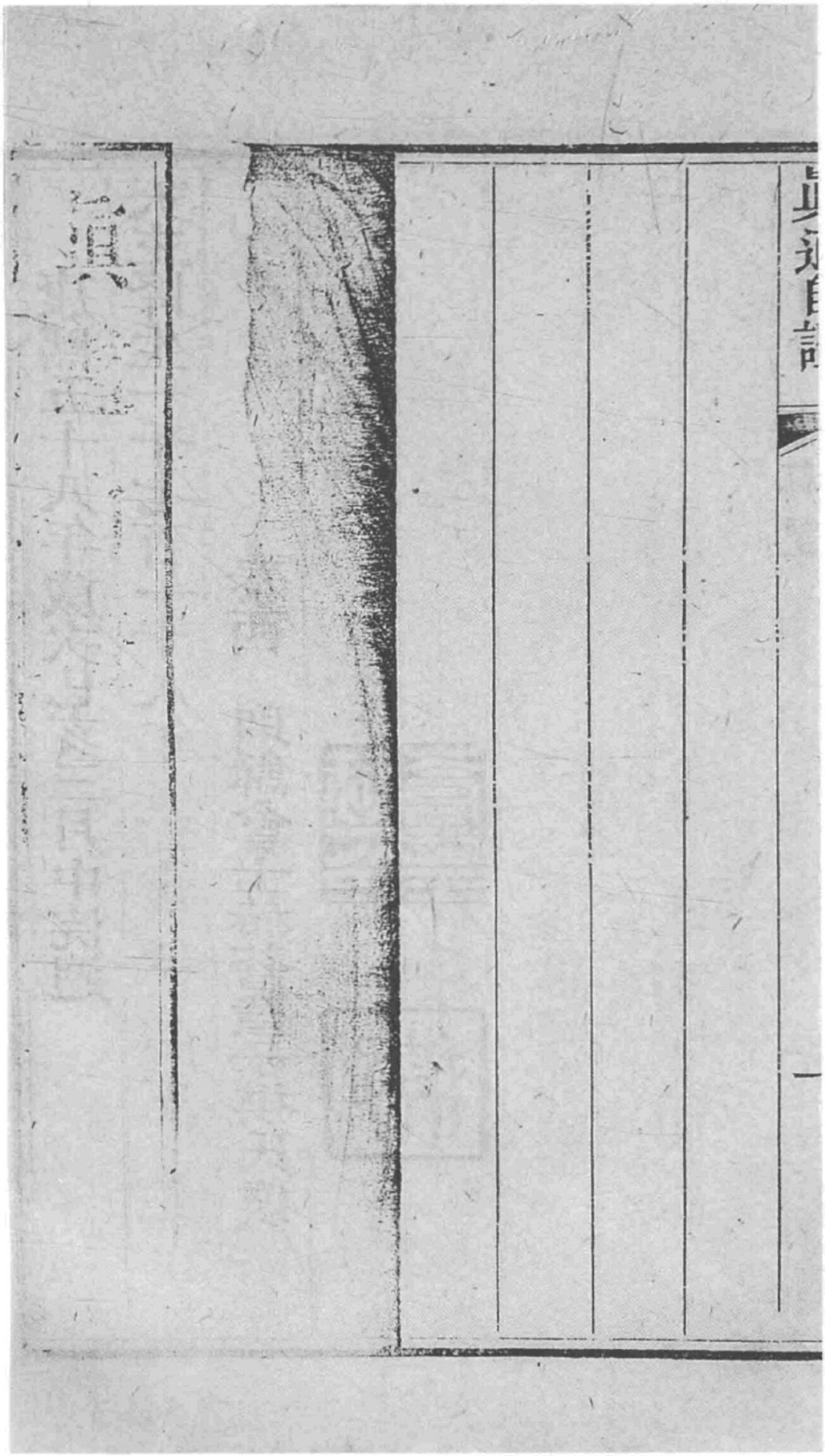
同會赫蒼璧仝訂

顧鐸澤

值會利國安淮

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中浣遡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一十八年

泰西耶穌會士赫蒼璧子拱氏撰



自序

載籍繁賾尚矣。主教之書。亦如林如淵。但繁必博覽。賾必探索。而觀者何人。然則書雖不爲觀者設。而觀者勿因繁賾而誤書乎。余期同儕。希登道岸。日作聖功。無如苦志莫伸。靜驗之下。忽觸古語有云。德形自感頑石。道見能服錮心。三復斯言。不禁喟然嘆曰。此非主教之謂與。主教之道。雖大而不尚旁搜。雖眞而無庸博採。自證矣。奚用他爲。於是又恍然曰。書何不可從簡乎。乃不避譾陋。試此一帙。唯以道之本然者明之。撮其大要。詳而

不漏。獨是既不旁搜博採。又何事藻繢乎哉。惟冀觀者。融徹燭理。躍然而醒。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無繁嘖之誤。即予之意。即余之幸也夫。

沙守信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眞道要引

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道也。道之眞者。至明而無昧。至誠而無僞。至全而無缺。惟無昧。則自證亦可以啓天下之實信。惟無僞。則自證亦可以引天下之實行。惟無缺。則萬善統備。盛德包涵。自證亦可以化天下之總歸一至教而莫能外。夫今之世。多有偏信妄行。渺茫難得眞向。非世教各無一眞處。總由其教之有眞而多缺也。故天下惟眞道必有原委。有先後。有聯貫。無不溯源探本。愈見其極明極誠。而無一毫之缺

焉。以此譬如木之有根有幹。有枝葉。更能結嘉實也。若彼世教。則若有幹而無根。有枝而無幹。有根幹而無枝葉。欲結實。豈可得乎。

夫道之全者。乃人性之本。切於行。盡於善。而成其爲人者也。夫其旨雖廣。可約而止於三端。一曰人之本原。生自何來。二曰人之現在。在世何如。三曰人之究竟。死往何所。知此三者。則知人當盡之道。而有作善之基矣。不知此三者。不知人道當務之急。雖知盡天下之雜學。究得末而失本焉。虛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曰。正理良心。萬善之原也。循其性理。盡其現世。何必他求而遠務哉。曰。俗以此爲至言。而不知矛盾實甚。豈有不考本原。不察萬善之根。出於造物主而賦命於人之性理乎。豈有不知已之於造物主何如。而能盡其現世乎。且也不知死之向往何所。誰肯孜孜焉循其性理。盡其現在。而勉於行乎。不觀夫行路者。不知路之向往。誰肯僕僕風塵。跋涉維艱乎。故不知其究竟。所以談道有人。而行道則未也。

或又曰。使三者能明自非閑務。但於不能明者而必欲强明之。

不亦徒勞而罔益歟。夫本原與現在兩者。將欲測之以聰明。而一己之臆見有限。試觀列國歷代名士所著。其論往往不一。有一可全信者乎。將欲稽之古籍。而三四千年內之事。猶可略徵。自茲以上。洪荒之世。書契未興。其所傳者。不過上古與後世懸殊。然此恐亦如鍊石補天。斷鰲鎮地等語。同爲荒唐焉矣。至於死往何所。豈人所能明哉。如因不明乎此。而卽謂教之不全。則世教萬。不能有全矣。

曰。非也。人之所當明而不能自明者。造物主必不漠然置之。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豈無一術以處此乎。而人亦第承之焉可矣。夫前三端。爲天下之大道。人心之大本。作善之要基。曷可少哉。今觀造物主於宇內之微者。猶且精詳成全。於鉅者而反忽之耶。一草一木。一禽一獸。其所需者。莫不備以給之。於人之所專向。而且爲主所命之而然者。獨恝然置之。豈理也哉。爲人小體。不惜生萬物以養之。爲其大體。獨靳純備之道以導之乎。且行世路。於明目。而猶照之以日。豈行善路。於靈心。而獨不備一眞教以引之。必不然也。

夫三者之爲教。非人之聰明所能見其全。亦非世之書籍所能補其足。則所亟欲明而欲補者。安在哉。嗚呼。吾觀造物主之於道。可謂重之至焉。彼其於餘學。則委之於人。一若其全不全。可無論也。至切之道。必尚其全。是故於生人之際。雖已賦有良知。引其當知之事。名曰性教。然性教有不及。則又垂超性之教以輔之。即在聖經。未有聖經。其道在聖。傳後即繼而備於聖經。可詳觀於左。故西儒云。天主導人而全其道者。大部書有三焉。一曰萬物。一曰人心。一曰聖經。三者各分其道。而攷之亦有異焉。欲知有造

物主與否。及其德之何如。觀萬物卽知。蓋萬物也者。乃徵其上有主。而顯其德者之書也。欲知善惡之分。觀人心卽知。蓋人心也者。乃維皇所降之衷。所銘善惡之則者也。欲知造物主所特垂之旨。及人類原始要終等事。至是而萬物不能盡傳。人心亦不能全明。觀聖經而卽知之。是聖經也者。乃造物主所以補其性教之不及而傳其要旨於人者也。是則人所當明而不能自明者。非今世無其教以引之明。已顯有一至眞至全。至一無二。而爲造物主所備之教也。

爲此造物主於開闢之初特默啓其旨於人類之原祖原祖詳閱於後使之傳於子孫爲此原祖往矣又代生賢人使人欽保厥旨而敷於萬邦爲此恐傳易訛故又於中古之世載以聖經存而備之庶確乎其不易也但聖經爲切道之指南古今之明鑑造物主之玄旨豈易述哉是又點選古聖之子孫相繼而生練其功成其德付其紀載之大任而爲正道之矩矱焉盛哉造物主之恩施不特爲萬有之本原而且爲萬道之根宗是物非彼生不能有非彼養不能存而道非彼開不能明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彼擴不能全耳。甚哉造物主之敷施。莫可量也。

或曰。有一教。卽有一教之經。烏知此卽爲造物主之聖經。曰。卽如文告。以印爲憑。無則不可信。有則不得疑。今聖經也者。雖屬聖人代紀。然而有造物主之印在焉。其印爲何。蓋其所紀者。有非造物主。不能言焉。是也。今略剖之。

造物主所定其旨。於未來也。於數千年前。事尚未有端倪。而能一一豫知之。此非造物主。斷斷不能也。知旣非造物主不能。則其紀。非造物主所默啓之人。亦斷斷不能。此固明甚。是故

遇一書紀其道則可知紀之者。爲造物主所默啓之人。而其紀之之驗。卽所謂造物主之印也。今觀聖經。其於未來者。如國家之興亡。人世之更變。造物主所定格外之旨。在在寓焉矣。其事從古至今。一一無不脗合。故書雖屬人爲。然有造物主之印在。故不曰聖人之經。而直曰造物主之經。譬如官司之示告。雖屬掌文者書之。然有官司之印在。豈以爲掌文者之示告。而不曰官司之示告也耶。

抑可譬之於國君焉。夫君之治國也。有其定律。亦有其新旨。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律有不及。或恩欲另施。則以旨繼之。然欲施其旨。必先命之近侍之臣。而後始布於民間。造物主亦然。宇內。其國也。人類。其民也。聖人。其臣也。性教。其律也。聖經。其旨也。夫欲知國政。知律而不知旨。則國政何由而明。欲究宇內之道。徒知性教而不知聖經。則宇內之道。亦不能達也。蓋性教有不及聖經以補之。重加恩施。聖經以傳之。是故聖經也者。爲諸經之範圍。爲古傳之筦籥。上旨之與府。聖賢世世授受之統宗。而生人原始要終之要典者也。嗟乎。前代之人有失正道而墮於

惝恍之見者。其故雖多。然實莫大於兩端。一則人多自恃鳴高。不屈於已之所不明。一則古傳既亡。世道遂因而不晰。而又未得聖經以解之。是以眞道中。雖有一二端可晰。然闕而不全。疑者難解。而自恃之心。强而不服。故雖是而以爲非。寧失眞而諱闕。彼明知有一主宰。質之人物。及古經古傳。無不昭然其證。及觀世事之紛雜。人心之岐向。而昭然者反闇然。如主宰至一至尊矣。何以世多淫祀。至善矣。何以所造之人。反藏私慾。至公矣。何以賞罰似乎難憑。且人既昏於所當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惰於所當行。何復任邪神蠱惑人心。而僭竊造物主之名位。種種難明莫釋。盡天下智愚賢不肖。皆在長夜之中。懵懵然莫知所適。惟其然。而紛紜舛錯。或疑其無主。或疑其主無心者（無心謂無知無意無願欲之意也後倣此）有之。然謂其無主。心難泯也。謂主無心。理難悖也。是卽從釋從道者亦有之。至從釋道而愈難服。於是竟成一無教之徒。卒之遇儒言儒。遇釋言釋。遇道言道。搖搖莫定。究亦非儒非釋非道。不過因循苟且。醉夢一世而已。卽偶有眞教之來。亦皆視爲閒務。其故何哉。亦由未得聖

經之旨故也得之則道之眞者可存疑者可解缺者可全古傳可定而異學亦可黜矣

或曰外國之道何足論哉曰金不擇地惟精是寶道不拘方惟眞是尚眞則東西南北之道也豈孔孟生於鄒魯而道卽不行於齊晉歟抑本國阻饑而濟以外國菽粟寧死而不食歟且釋氏之謬非來自外國乎何鴆毒可啖而良藥反吐之耶

雖然此特爲庸昧之人饒舌耳至君子之見則又反是昔韓子雨公有云道特傳自遠方愈當深察蓋航海九萬里來者

冒死之人也。冒死而傳虛道。有是人乎。卽有一二人。能得千萬人乎。卽有千萬人。能一一皆爲窮理之士乎。今西士離故國。別父母昆弟。而遠適異域。險阻備嘗。九死一生。卽以此爲道之証也可。而反以此爲不足問。可乎。尤可異者。天文幾何等學。在西士皆視爲餘技。而人且愛慕而誠服。獨有冒死而來傳者。反置而不論。豈彼乃精其緩而昧其急耶。觀斯韓子之言。已有灼証。今更執卷在目。其眞僞愈曉然矣。況此書亦極簡而極該。道亦最大而最急。如人之原始現在究竟。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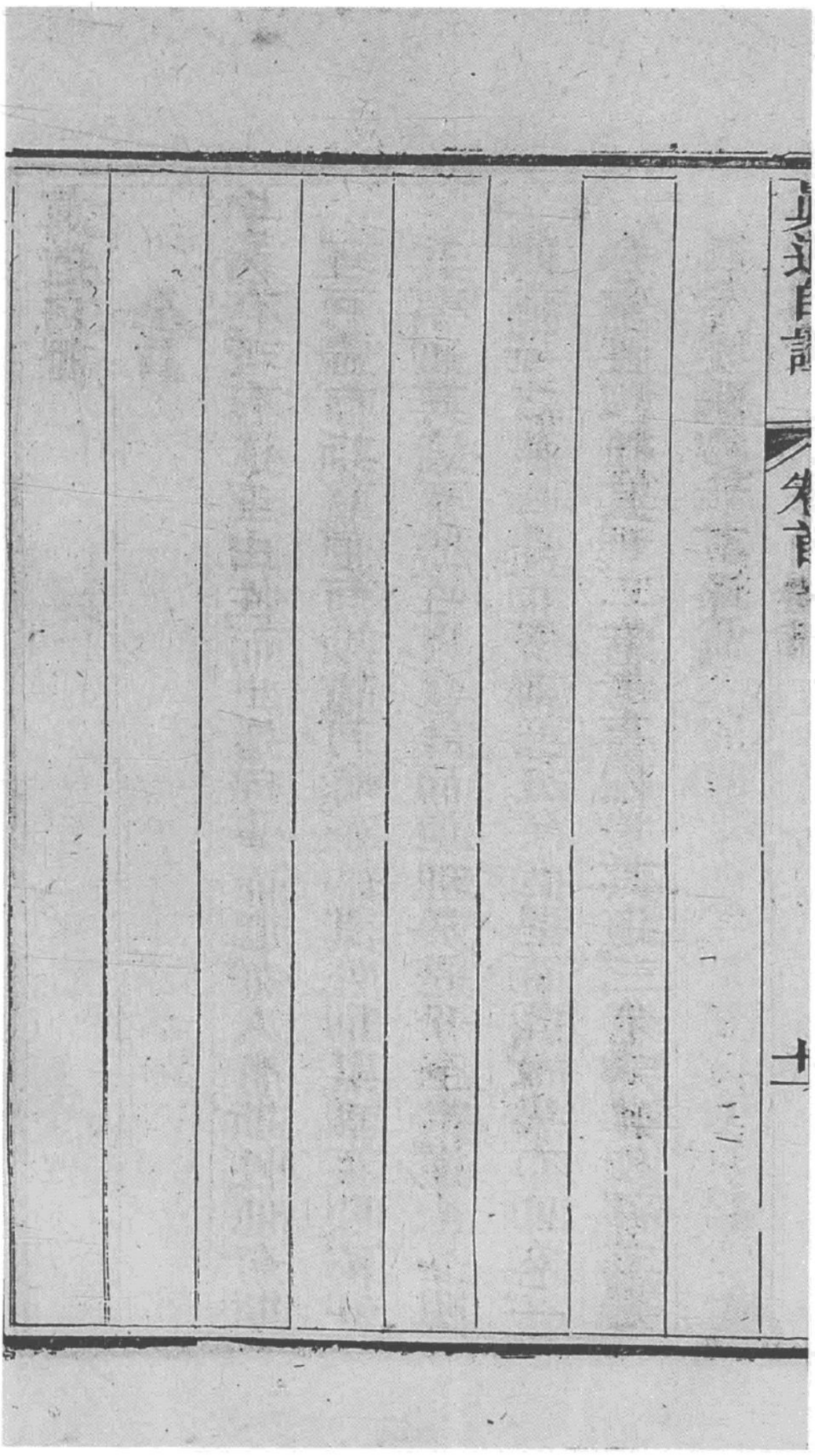
造物主何如。造物主於人何如。豈尚不足稽也耶。嗟乎。爲暫世榮名。不惜數十年之攻苦。爲此有關身心之要道。卽有費片刻。豈爲過歟。余輩遥傳此道。猶不惜軀命而戾茲。此遠人之爲人也。焉有以已爲已。而獨惜片時哉。或又恐道爲不眞。以爲妄費韶華然所棄擲者。不過光陰一息。設斯道爲眞。而誤而不察。其所棄擲者何如。吾願觀此書者。勿徒恃口耳之功。必當虛心理會。忘乎人我。泯乎方所。以理探理。以道揆道。祇思我乃爲人。人之所以爲人者。眞道也。閱書如是則庶乎可望其有得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眞道自證

全旨

宇內有理有道。理由性而出。道因事而起。如人有斯性。便有斯理可盡。有斯事。便有斯道可緣。不知其性。則其理不明。不知其事。則其道不悉。性究事詳。而道理於是乎全矣。道全易明。則諸疑之解。由是而著。諸善正徑。由是而指。故書有四卷。一卷窮性以推其理。二卷考事以追其道。三卷辯難以釋其疑。四卷提綱以示其路焉。



眞道自證卷一

性理

性理兩字。中國解者甚多。茲曰性。乃各有者之本然。曰理。乃自本然而出之理。非對氣而言之也。

總說

宇內之理。可罄於二端。造物者一。受造者一。二者乃性理之本原。得厥本原。餘緒皆可得其眞。故此卷中。特揭兩端而論之。首明造物者。其性其理其德其行。內道外道。及體一含三之奧義。俱有眞解。次明受造者。先分論之。以窮其性。後總論之。以究其宜。舉天地神人及禽獸草木。無一不陳詳於是。至於

人乃本論也故更詳盡其體神形何如其理人本於造物主何如造物主本於人何如物於人人於物何如其善惡從何而來善惡之報萬民之究竟無不監茲在茲且斯論也不涉於幻不濫於奇不混於雜誠以眞明爲本而無不自證卽有聰明所不逮者又有聖經以補之後質之於理而於理無不切合宜乎其眞而全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造物者第一

造物主本難以名又不可不稱名所解不一故姑以天主二字稱之蓋天統乎萬物稱天主者即天地萬物之主宰也

昔有客問予天主維何予應之曰難言也西國古有一賢者其玉欲明天主性理請賢者而問焉賢者對曰乞寬數日然後敢復越數日又問賢者對曰再寬數月然後敢復越數月又問賢者對曰再寬數年然後敢復王怒賢者於是正襟危坐而告曰臣非不言也第見其理無窮其境難盡而無言可言也思一理又有一理焉進一境又有一境焉愈思愈深愈進

愈遠。愈欲言而愈知實不可言矣。奈何。王聽之。乃亦爽然自失。由此觀之。賢者既不能形容。愚者安可摹擬。故非天主無限之知。曷能明天主無限之性。非天主默牖之聖。雖賢又安能攷論哉。雖然。其理固難窮。但以當然推其所以然。由天地萬物。而達造物主之美好。亦可略言其大概矣。

天主者。生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宰也。無形象。無聲臭。至極純神。非受造之天神可比。亦非如俗解鬼神之神。至尊無對。而惟一自有者。靈明之體也。自有二字。含有兩意。一自有而不受有。一自有而不得不有。惟天主爲不受有而不得不有。故曰自有者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夫曰自有者則無始無終無限無量全能全善自誠自足德福全備皆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者也此書內凡所云自然者皆不得不然之意非對勉然之謂也曰靈明者則有智有意有欲有情有仁有義有感應之神能有好惡之公理有自主之權衡所以通其善而施於外非自然而然乃屬其意願而行者也故生天地萬物非自然而生自然總解不得不然存天地萬物非自然而存滅天地萬物非自然而滅欲則然不欲則不然欲生乃好施之心不欲乃自足之意存而後滅則又自主之行究而論之總屬天主之

意願而無不可者也。蓋有天地萬物而無所增。無天地萬物而無所損。生之不煩其力。存之不擾其靜。滅之不泯其靈。即生而後滅。亦不變其恆心。蓋生存滅。雖以時而見。然或生或存或滅之旨。自無始而常有。所謂變化庶類。而自無變遷。始終萬物。而自無始終。寓萬物而不與物同體。閱萬世而不與世推移。其行無動。其靜無息。其同不涉。天主臨格。以借於人。而不同體。其時不流。天主本無始終。故無時序可推遷。其理不可測。然雖至玄而非虛。至穆而非無。乃至誠而至善之極也。所以萬美內蘊。而萬德外流。

生生不息施澤無窮至仁之驗也好善惡惡公賞公罰至義之昭也天地萬物一命而有不藉其質不有其勞全能之顯也安排萬物各得其所分形別性分性別宜全智之露也以安以養以保以存頃刻無間至靈之施也人有官物有曲各呈其材各效其德至美之流也而且靈蠢高卑相生而歸一向往來行生亘千古而不易此又宰制之惟一也然異哉至一而不孤至尊而不厲至大而能容至義而能恕至威而可愛至善而可敬雖高雖玄精神可與之相通極平極實性情

能與之感應。不見而視之。不聞而聽之。不附而與之偕。不覺而時受其恩也。獨是逃哉人也。唯知世有倫理。得君以臨之。而不知天主之宰馭。更勝於君矣。得親以養之。而不知天主之顧復。更隆於親矣。得師以誨之。而不知天主之提命。更篤於師矣。施我以恩者。而天主之恩。非世恩可比。賜我以福者。而天主之福。非世福可羨。故尊之不止於君焉。愛之不止於親焉。服之不止於師焉。感之不止於恩人。望之不止於福主。所以聖經云。欽崇天主者。當信焉。望焉。愛焉。而尊於萬有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上也。雖然。此特以可見者言之。固已如是。而謂天主之理可窮乎。夫以蹄涔而注海水。以螢火而照天下。能耶。否耶。噫。以人之管見而測天主。何以異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造物者一含三解第二

九重之君。氓隸豈可見乎。只因睹其政。知有君焉。睹其善政。知有聖君焉。若夫深宮之事。非君自下綸音。必不知矣。天主亦然。由外而觀。莫不知其有主。覽其布置之妙。即知其德之無限。至論其體。乃屬天主本性。不發之理。何從而論。故非天主之默啓。與聖經所載。人難得而探索也。

夫聖經載有天主體一位三。有父子聖神之謂。斯理也。微矣至矣。非人所能思起矣。雖然。夫既載在聖經。則自無不眞也。蓋

聖經乃有天主之據。其據可詳前後篇。豈有誤焉者哉。是故即人之小智不能釋。亦不得不屈服於天主至誠之聖諭。而確信無疑矣。況人若殫思竭慮。則又隱然有會。而於理總不相違背。

茲略陳其概於後。

論天主之性體雖無窮莫測。然易明者亦有三焉。一曰天主爲至美者。二曰天主爲至善。最好美者。三曰天主爲至明者。三者本屬自然而不得不然。同自無始一體而有者也。夫然則至美者。恆顯露於至明者之前。而至明者。即不得不坐藐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靡遺焉至善者亦不得不好其美而無極焉此理明甚不待攷而知也

試觀凡生有靈性者內鏡一物必內生一物之像愛一物必內發一愛之之情天主亦然至明者自無始照識本體無窮之美好即自無始不得不內生一無窮美好之像至善者自無始愛無窮之美好即不得不自無始內發一愛無窮美好之情此理又明甚不待攷而知也但受造之神靈有限其內像與內情亦不得爲無限虛也暫也有依附者也惟自有者之

主不然。其本體原屬無限。故其一體相生發之內像內情。亦不得不無限。至實活潑。無依附。自然而立者也。此理抑又明甚。不待攷而知也。

由此而進則天主三位一體之理。以五端約之。略可得而明矣。其一。天主本體所生發之情與像。既有相生相發。與受生發之別。故不謂之爲一。而序之爲三。其二。三者既是至實活潑。又爲無限自然而同立者。故稱而爲位。其三。三者雖其序而爲三。同立而爲位。其實總屬一天主本體之內蘊。要知非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一而後分爲三。一卽是三也。非先有三而後合爲一。三卽是一也。三位共是一體一性。位雖別而體不分焉。其四。三位既一體一性。而其相生之序。又皆自無始而出於本體之自然。故必無大小先後之殊也。其五。三位雖無先後之殊。然實有相生之序。有相生之序。則必有施生受生之別。施生者謂之父。受生者謂之子。父子互發之神。愛謂之聖神。此聖經所云一體三位父子聖神之奧指。大略如此。其理固微妙難測。然誠爲當然之理。而不得不有者也。

嗚呼盛哉。至一而不孤者。天主之謂也。聖三中皆自福自足自樂之至焉。充然坱然。無待於外。本體之妙用。皆取給於已而無不足者也。厥後造天地生萬物。要不過通其善顯其德於外焉。以示自然之好生。嗚呼盛矣哉。天主也。天主之好生可分有二一行於內一行於外。行於內者。屬自然而不得不盡於三一之道。行於外者。屬於天主之意願可行可不行也。詳看後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受造者第三

前云天主三一之理內道也生天地神人萬物之道外道也內道屬自然自無始而不得不有者外道屬天主之意願可有可無者此內外道之所由分也

夫然則惟聖三一乃自無始而不得不有者至天地神人萬有皆自無而受有者授有者天主也故聖經有云萬物之始始於天主也然萬有既非自有而受有者則必非自主而有主之者也夫有主之者必非爲已也非向已也乃爲主而生爲

主而存爲主而終則主之者實天主也故萬有雖多然皆或昭其能或顯其美或通其善或答其德而無不歸於天主者故聖經又云萬物之終終於天主也可譬之於海焉千支萬派皆自海而出亦莫不歸於海也而萬有之於天主亦若是焉已矣（水自海而出屬格物事觀三卷第二篇可知）

今論萬有其類固多不同然大概可分爲三等焉一爲純神一爲純形一爲兼有神形者其純神者如天神與魔鬼是（諸品天神及魔鬼之類其詳解於後）但此所謂之神非二氣之良能及造化之迹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陽之屈伸人死正氣之謂曰魂非人死魂魄及死必歸於土不正之氣無所歸而爲厲鬼之謂乃無形像之實體自立之神也自立非目自有乃無依賴之意不屬於形不雜於氣獨在獨成永存不滅有才有情有明有自專之主張者也凡聖教所稱之神無論邪正即此而已其純形者天地等塊然之物是也有氣質有幾何有輕重有方員有剛柔有動靜其性屬於二氣四行之調變其行在動靜能聚能散能變能存能生能沒其所以動靜聚散變存生沒又皆屬於所受之性也至論草木禽獸

雖有生魂覺魂之說。然究其魂。實屬於質焉。故隨質而生。隨質而動。隨質而滅者也。其兼有神形者。即人是也。其本品介神形之間。立乎中而合乎上下。同於神者。有靈明之體。神魂也。同於物者。有形像之軀。肉身也。肉身爲神魂之僕卒。由四元行而成。資外物之養而存。受外物之變。能勞能朽而壞矣。神魂爲肉身之司主。其體無形像。有明司。有主張。能順而善。能逆而惡。其諸情各殊。能與天主萬德相爲感應。雖向肉軀。合之而成人。然爲自立常存不死之神體也。此人之本然。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今聖凡無二致也

茲觀人而較之於物萬物不齊之理無不畢聚於人之一身如天生地成人亦有生成物有幾何人亦有幾何草木有生長人亦有生長禽獸有知覺運動而人亦有知覺運動此相同於在下之物者然也至於在上之神亦無不然神屬靈明之體不死不滅能推明是非能主持善惡而人亦如之故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凡物所分具之理而人莫不兼具之所謂人爲小天地誠然哉

萬物備於人也。似有餘而反不足。似極富而實極窮。何以知其然。蓋人之於外物。接之卽生。離之卽死。外物者。不可須臾無也。無則一身之五官百骸。皆屬無用。如有目而外無日焉。見乎。有耳而外無氣焉。聞乎。至於有腹心手足。而外無以養以衛者。能生活乎。且無論離之卽死。卽一寢一食。亦不能廢。或以助其耗。或以補其力。或以成其用。不然。形雖具而力雖殫。亦如無有矣。不特肉軀如是。而心之窮更甚焉。不觀夫人在萬物之中。如行乞然。終日汲汲皇皇。以求有饜於一心。然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窮之願欲。愈求愈奢。終不能滿。西國古有一王者。名第伯略。其國極富。其治極隆。終日猶窮奢極欲。思世樂以滿其心。迨欲已極已遂。而心猶不足。福中覓福。樂中厭樂。朝夕焦勞。戚戚而泣。臣訝而問曰。今王頗稱應願。位祿如是。名壽如是。安富尊榮又如是。極人世可欣可羨者。王已得之。蔑已加矣。何猶憂甚。王勃然應之曰。願蔑加而心猶不足。憂正甚焉。夫人雖不盡如此極。然諺有云。至大天也。至廣地也。至繁物也。以之而集於方寸之中。抑猶不滿。有以夫。

雖然萬物論福人固不能論養人抑又奇矣蓋物之生存雖原不操於人詳看三卷篇之二而人之所需者萬物中莫不備以給之如饑則有食寒則有衣病即有藥春以稼秋以穡要之人有一需於此物即有一以應之獨是頑然之物無故而能與人相應如是何也夫下事上物役於人猶可耳在上之百神自降以奉人則可乎今觀天地有運動日月有循行家有護國有庇導吉禦凶此皆神之功而爲人也然猶不止於是且天主之德亦若有歸於人者全能化成全智安排全善保養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人也。所謂天不爲天而生。地不爲地而成。二氣四行不爲二氣四行而造。飛潛動植不爲飛潛動植而設。將爲神歟。而亦非也。蓋天覆覆乎人也。地載載乎人也。二氣消長。元行變化。皆爲人也。品物資生。禽獸利用。又莫不爲人矣。

嗟乎。藐茲吾人。而虛糜萬物之奉。有是理乎。且前云萬物之終。終於天主。今則皆歸於人。何也。而不知恩隆則任重。寵厚則責深。萬物代天主而養人。人當代萬物而報主。昔西有一儒者。或問之曰。物受造而無心。何以報恩。儒答曰。物恩遞人人。

申物報。人資物用。物借人心。人於造物主。乃萬物之心。至哉斯言也。人在天壤間。日受萬物之奉。乃於萬物爲受貢之君。而於天主亦爲報恩之臣。一若天主以天地爲人之宮寢。而人易之爲事天主之郊廟。天主以萬物爲人之糗糧。而人以之爲奉主之粢盛。萬物中無一不遵主命而事於人。亦萬物中無一不由人心而答於主。若然。則萬物不過遞於人而實終於天主也。

且人不特以萬物歸於天主。即一身之內外。無不歸之焉。蓋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敬。則以之尊天主矣。有愛。則以之親天主矣。有畏有望。則又以之凛天主賴天主矣。夫敬愛畏望。固有時爲人而施。然於天主。必盡其誠敬。以達於萬有之上也。雖內外向主。而致其極。毋曰此聖人之美行。乃人之所以爲人也。

或曰。人之責任。亦重矣哉。曰其責雖重。一思夫人所現受之恩。固不謂重。知夫後來之報。其任猶云輕矣。夫善惡之報。乃爲天下之大道。萬民之究竟。可不知歟。茲略陳於後。

據前言至仁之主。以無算之恩先施於人。如一身之內外。皆天

主所賜也。天地萬物事人。皆天主命之而然。天主於人。亦既如此矣。而善人之於天主何如。惟以一身之內外。無不歸於主。受養於天地萬物。亦無不爲主而用。此善人報恩之不同於不善人也。而至仁至公之主。獨無加意於善人乎。勿謂善者不計其效。其德愈盡。其報愈可必。不然。至公之謂何。豈有人道既盡而造物之道獨虧歟。故善惡之必有報也明矣。

一與德相敵

但其報維何。以世福乎。世福雖能快人。然蠢人之德者。莫踰於世福。蓋人心本弱。得世味而能存道味。幾人哉。夫然以世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報德非猶抱薪而救火歟況飲食佚樂不過肉身之嗜好禽獸之貪願嘗聞謀道者不謀食蓋與德相左也而烏可以之爲報耶且世樂暫樂也善人功修數十年朝乾夕惕至於桑榆在望墓木相催回首向時事業恍若雲散今所賞者僅存片時飽煖則善人之功不更多於所報耶即使世福可久

二功益久報益暫

質之前言於人心必不能滿愈得愈望愈多愈貪愈增愈不足於人心且如是而於天主無窮好施之量奚其稱藉曰能滿人心亦險而不安謀之則慮究知死而必失則

三於人心不能滿

四於天主無窮好施之量不稱

五險而不安

又患無已時矣是至仁之主欲盡其愛於善人而反以此累之乎即使能安然天地間之物止有此數鳥能各得其平勢必豐於彼則歉於此遂於此則忤於彼雖全智之主亦不能以此爲衆人均得之報即使各得其平然殺身成仁授命赴義者有之論善善之至也論賞即於世福一無所得故無論世福不能慊人之心而善之至并不能受焉無論世福不能稱天主之賞而善之至并不能得焉故爲善之報其不得在世也明矣

六限而不均

七善之極愈不能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然則將何在耶雖世福有天主賞善罰惡之道然至德大報定在身後蓋天主之愛善也天主本不但自福而爲萬福之原不但萬福之原而且好通福之極不特此也天主有好通其本福之德而人亦有承受其福之材人有明司天主以至美照之而人明無不足有愛司天主以至美嘗之而人愛無不充有欲願天主以至美樂之而人願無不滿審如是人苟得其照其嘗其樂而其無窮之願始慊矣是則天主於現世盡其好生之德於衆人以養之於身後猶隆其好福之德於善

人以福之也已是故其生人也即賦以不死之靈魂身後仍存能照天主之榮光能嘗天主之至妙能樂天主之萬福因而賦有無窮之願望非無窮之福不能滿焉故聖經云善德之報非他即天主即天主之榮光妙福也惟此方與善人之德合方慊善人之心方成其為天主之大賞於不善者不能均沾其賞但天主好善之至非純善不可配故人生於世也天主必苦其身煉其情陶其心成其德及其謝世乃生於天乃合大原永配天主永受寶命焉夫靈魂既已福其形軀亦將樂蓋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軀爲神靈之耦。神爲善形隨而助焉。天主至義。無功不賞。故聖經有訓。厥始開闢天地萬物之類。自無氣無質中而出焉。全能者施令而生活之也。世界窮盡萬方烝民之形。自墳陵死灰中而出焉。全能者乃命而復活之也。於是靈魂之榮溢乎肉軀。神通而無所滯。堅美而無所缺。同在天堂。永享眞福。而天國長生之理。眞善大報。實不外乎此。

明知善者之賞。便知惡者之罰。夫所謂惡者。不特造亂作孽。侮上虐下。背主肆淫。滅理縱慾。喪其德。毒其心。自棄自絕。罪貫

戾盈之爲惡也。卽忘主現恩。輕主後愛。向已而不向主。戀世樂而失天賞。斯人也。爲何如人哉。在天至公至聖之主。不獨降格而誅之。卽天地萬物。宜莫不羣起而攻焉。然罰之於今世。不惟不足。且有碍耳。蓋善者惡者在世相雜。彼此相關。降罰於惡人。恐善人亦損矣。子暴父仁。誅其子。父不苦乎。妻賢夫不肖。戮其夫。妻不害乎。且罪有大小。罰應有輕重。世刑之極。一死而已。殺一人者。必當受死也。殺千萬人者。能千萬其死乎。況人犯罪多有未被刑者。至仁之主。存之養之。容之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冀其改遷。迨至死而不悛。仁慈乃盡。公義乃行。全罰無赦。嗚呼。至公之道。嚴矣哉。惡人之生。貪戀世物。厭斁物主。今死忽至。罰之何如。一於彼在世喜戀之世物。一一盡奪之。纖毫不與也。二世物既盡離。願欲則愈奢。心思無限之福。以充無窮之願。然生已輕之。今死不能得之矣。三斯時也。回憶所媮之逸豫。以稍慰其心。然物有利者盡去。有害者俱集。生惟玩物之甘。死獨茹物之苦。乃投異火之中。永焚而不熄。其爲火也。全含萬物之毒害。以代萬物而報恨。不但炮形而不燼。益

且燬神而不滅。天主之義怒。焰焰然。火烈具舉。以答人所取之穢樂也。四人生輕永福以爲不足勉。則死而遭永禍不亦宜乎。況既自絕於至尊至上之主。其罪之重至於無限。罪無限。則刑亦必無盡。刑無盡。則永遠矣。地獄長死之實理。又不外乎此。

若然。惡人之用物也。雖與善人大異。然究之無不終於天主也。善者以萬物而向主。得永福而歸於至仁。惡者以萬物而向己。得永罰而歸於至義。所謂天地神人萬物無不終於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信然哉。嗟乎。觀天地萬物之眞理。聞生前死後之實事。而猶懵然不覺。以輕爲重。以幻爲眞。必至身後明見而始悔。嗟何及矣。思之哉。思之哉

眞道自證卷二

事道

總說

上卷之論。性也。理也。此卷。事也。道也。夫盈天地間。若皆無心之物。凡知其性。卽知其事。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也。今造物主。旣非無心。天主內涵萬德。行與不行。自屬意願。故借心字以統之。而神與人。又皆有主張。各得自專。故得其性。不過得其理耳。至於其行。或順而善。或逆而惡。要皆任心所爲。豈可以自然之性而推之也

哉。由此而論不知其行則不知其事。不知其事則不知其道。蓋事乃從行而發。道乃因事而起。不見夫國君乎。國君有定法。或從或違乃在民也。行不同而君之治隨因而異。治異而民之分亦不同矣。人類之道亦然。上主以人事之不同而定其旨之異。旨異而人之現道（亞當犯罪及降生救贖諸事）亦異矣。今天主之旨既出於自擅自專非天主默啟之聖言。豈可得而知之乎。故上卷之論理燭之於前。而聖經成之。二卷乃聖經端之於前。而明理翼之。而人類之道於茲備矣。是故弟知上卷。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及後論者不但不知其現道即上卷之性理雖眞且確欲保其全而不失不可得也。

虞廷直說 卷二

神分邪正 第一

人疑曰。至善之主。曷不概生善神。而又生魔鬼。何哉。曰。此蓋不知其事。而有是疑也。夫所謂魔鬼者。原屬天主所生之純神。而本非魔鬼者也。粤據聖經。厥初太始。上主有命。生有純神無數。其性絕美。各正無邪。品分九等。以供主令。天主本欲其受福。但因生彼自有主張。亦欲聽其一息決擇。或向善向惡。而自分其黜陟也。夫九品之中。有知大本。欽若上命。認已美。爲受之有原。推至尊而凛然自下。感其恩。愛其美。竭量以奉

之盡心以向之者乃正且善之神也於是天主亦從而應焉。誕增其美大通其福賞之以永遠之天堂故曰天神又有鉅神一其德其美超拔衆神覩已美而自美之乃忘大本傲嫚自足不獨自絶於主且聳誘他神令之而歸於已焉彼固爲惡神之魁而凡附之者皆叛神也於是上主絶之殛之黜其特恩降其首殃延及同犯墜在地獄同受永苦且常懷凶德猖狂無度名曰魔鬼然斯魔也至今猶毒害於世乃天主暫放之以煉善人之功以癉惡人之罪至於天神上主命其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世護守世人董其善戒其惡此天神魔鬼之所自分而豈有生魔鬼之說哉試觀聖經所載卽此一事不已釋多疑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類上第二

或曰神之亂也匪降自天生自犯魔於聖經既亦昭然矣但進觀人類之事覺愈不齊其故何歟曰大哉問也此爲人生現道已見上解之深義從茲而起第舍聖經而欲解其故實難矣按聖經大訓天下萬民之衆原屬一祖係一男一女所生皆同根而本一家也其男名亞當女名厄娃號爲人類之原祖當受生之始也與後人大不相侔蓋天主之於原祖特恩縱之令其內外毫無玷焉內則其性純善而無欲其情純美而不

亂明悟則萬理具照妍媸自鑑其眞也主張則極其平正巨細不倚於偏也至五官百骸目察而明耳順而聰體胖而固無疾病之害無殞滅之懼樂兮嘉兮美不勝言矣外則天地萬物遵若主命而服役於二人天覆之以清地載之以寧四時不爽四行互濟五穀自生百菓自長萬物之於人也如臣之忠君子之孝親供之事之猶恐不及原祖之寵榮至於如是雖爲格外之恩而天主之洪慈猶有甚焉天主本爲人之大主二人爲僕爲婢分也理也若更進而爲大臣則恩寵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今於上主而不僕之。不臣之。終且錫以至寵之位。如忘已大君之威。獨存父母之心。令人陟爲愛子。而王於下土。苟二人感戢主恩。小心翼翼。克忠克孝。主恩愈進。曆數一滿。活登天堂。即以補犯神之位。主恩亨原祖如此。而其萬世子孫。亦應相襲矣。嗚呼。人叨厥恩。極稱異數。今則苦焉不堪。何也。噫。蒙恩既重。敬慎當殷。若非認主感恩。則愈不宜爲人留矣。蓋先施自主仁而出。後保由人功而定。故聖經云。天主生原祖之初。恩中復立一禁。以爲保恩。失恩之準。守則保之。違則失

之無如邪魔窺人厚膺主眷將登天以補伊位遂息而謀失之而天主即乘此欲試人心勝焉而功立恩存敗焉而罪彰恩廢悲哉人類原祖當時心已無私內有上主之神佑扶其善增其力即邪神誘之不過細故耳不過外焉耳至於內絕不許其惑也況恩新而感宜彌切寵渥而謝宜彌殷命嚴而守宜彌立功易而所關且甚大也奈之何而失本忘恩喪已棄後如僕背主臣攻君子抗父自反以從魔順魔以方命嗟乎犯罪瞬息之間前後即迥不同慝由是而出物由是而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命由是而亡。吉由是而泯。人反物主。物變人仇。天閉於上。地塞於下。四時失序。寒暑多愆。風雨靡節。毒蛇滿地。猛獸羣出。荆棘叢生。災異並起。外患極矣。而內害尤甚。心之明敏變爲昏迷。意之徧愛變爲私慾。主張雖亦尚存。然已偏而不平矣。夫性既役於形。人既制於物。物交物。形引形。而心卽隨之而動。故作孽最易。而爲善極難也。天主之仁慈。轉而爲義怒。吾人之隆位。委而爲魔役。生則種種病苦。隨時而至。欲避世間之患。而患卒不可免。欲與萬物競生。而生終莫可恃。一生勞

勞逐逐不覺其死忽至死則天堂之樂毫不能得地獄之苦尤不可逃嗟乎可知獲罪於至尊之主也豈淺小哉匪直此也其世世子孫不特同受其罪之罰而無不染其罪之汚故聖經有云赤子墮地莫非罪人

夫源既濁而流亦不清本既剝而枝亦未有不損也故雖當時之人受原祖之庭訓而眞道猶存迨原祖沒世道益爲之漸降矣蓋自原祖壞世之後人心一若私府也即欲爲善非勉然不能然勉而又勉君子且難況庸人乎故不若舍善而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慾然縱慾而並覺有一至公至嚴之主赫然恆臨於心目而內之難安莫踰於此故又不若矯而去之以爲無主然陽謂無主而陰實歉虛欲避不能自欺不可故不得已而妄設虛然頑然之主一以塞奉事之責一以便在己之私此世道不一而志有岐趨所由來矣

後代古道日晦世俗日下又立先代人像以爲有靈能擅禍福且以事神之禮事之而邪神遂竊其隱乘機而入附泥像顯怪異愈播其頹風斯時也設有聖賢欲仔肩正道挽回人心

然而難矣無論愚夫愚婦漸濡日深即聰明學人神馳荒誕心累俗塵聖賢視此亦惟有太息痛恨而已矣其遵道而行者幾人哉

嗟乎人類之壞既至於此而至嚴之主曷不滅之不則至仁之主曷不拯之殊不知大主自原祖壞世之故即備再生救世之恩第因世不同犯罪後與未犯罪之世不同也則所施之恩亦不得不有異也

蓋原世也者人善無罪而天主之愛亦純而一焉故人既爲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之肖子。非自墮於魔阱中。而魔亦不能强害人若夫犯罪之後。不然也。蓋人既失原義而爲罪人。則主愛雖重。亦不得不較先而無異焉。人既自墮爲魔役。非有救贖之者。而欲獨自迅拔。勢必不能。即使上主垂憫而拯救之。人非奮力攀援。究亦無裨。自人既從魔誘。則心有翳障。昏於燭理。性有頑懦。於體道。則人之知。不足爲恃矣。故道有不明。宜遜曰。上主證之。不敢不屈而信焉。善有難行。宜勉曰。上主命之。不敢不因而行也。是人在邪神惡俗私慾三者之中。如仇然。非卓然奮

發勇往戰爭者必不脫也故聖經云吾人入世如入戰場是矣此現世與原世之分也

今觀天主之恩於現世何如也吁大矣至矣然恩雖出於望外而至慈之中不失至義故不在勉人不戰而在導其戰不在去其仇而在輔其勝蓋原祖因寡愛而失主今欲挽而復之非僅愛於萬有之上必不可得故不在緩其功而在增其力以正道啓其蒙以善誘克其私以救世之神方輔其不及若夫人欽若主旨奮然願戰而勝者於是上主之恩定較優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原世也愛益切賞益厚錫人之神位亦彌充而彌崇焉而且作善不畏其艱樂善行之若素苟怯懦而從私委靡而避戰者後或有悔非天主靳恩於彼而彼自因循而阻之也

嗟哉斯人也生於罪中而欲與無罪者並肩其可得乎至仁之主於無可如何中爲之開救施恩而彼非坐獲矣寧不受主愛過當彼猶敢辭其分之所當然不幾如自陷深阱而不奮攀援自招危症而反辭藥苦也

故推先代而論每有罹永殃者非爲天主之不拯也蓋再生之

道原祖得之矣且天主預因救世者之功默啓其心使之痛悔蒙宥則長生長福之慶由是而復焉自原祖而下子孫亦得之矣蓋原祖在中數百年間以此爲太訓親誨其子若孫使之企仰懷戀以此相慰藉及亞當謝世而道雖漸替然亦終不盡喪天之大主眷佑下民作之明師聖賢迭生授受不絕聖傳之外又衍有聖經以防其亂而杜其失外恩如此而內之神恩亦無不備始以牖其心繼以輔其力終以成其行夫興端雖浸淫天下眞道卒不因之而遂滅惟因地有文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則正道之跡亦有明昏之異矣俗有美惡則正道之傳亦有久暫之別矣論得聖經之邦者雖久而亦不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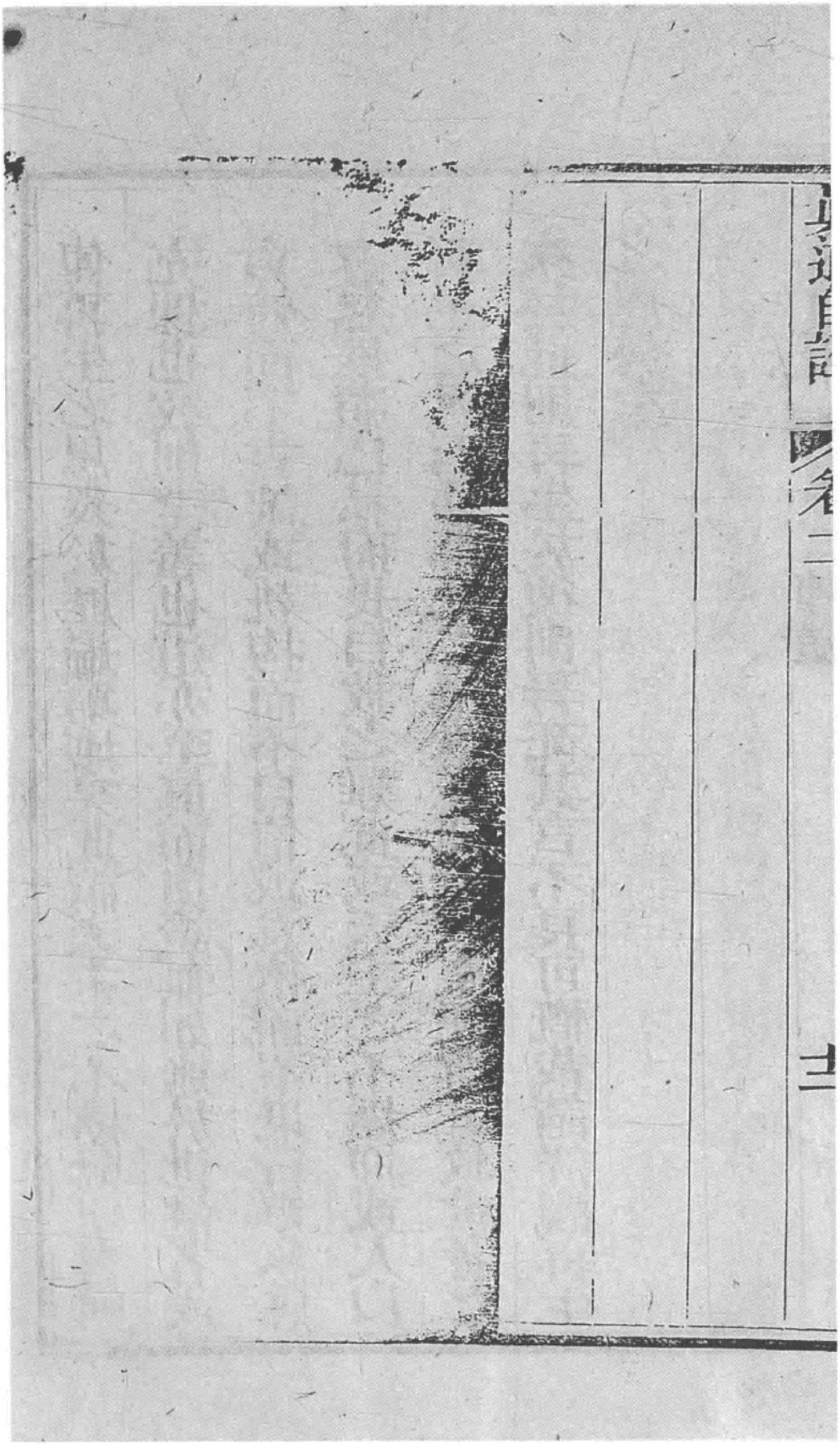
至論失傳而未得聖經者其傳之失雖人自誤而至仁之主亦不忍棄於無可如何外恩在人人能失之內恩在主非人可棄聖傳行於世異端能亂之良善稟於心世俗不能泯之也

夫然則凡承天主之內佑及依良善而行者絕異端認眞主信之望之畏之愛之而不自誤則雖或有人不盡識再生之法而再生之主亦必有救其人之道也即主欲默啟其心以

復其原道亦無不承荷焉是以自開闢以來凡人若不背其良善者未有不得其救者也苟不得之非天主之不拯乃因人之惡而自棄天主之慈焉耳

嗚呼無曰先代即起視今日再生之恩千百年來大行於天下而猶有不黜邪崇正者敢曰天主之不拯乎今姑不論其良知能分邪正能認眞主異端之自顯其謬魔鬼欲蓋而彌彰抑不論內有神恩引之絕邪而歸正盡其所已能而求其所不及即論外拯敢謂無歟迄今千百人航海九萬里舍生而

傳再生之恩幾於歷遍窮壤矣此謂天主之不拯歟矧書則充棟也教則至善也道亦至眞而自證無如逃於世俗者或自恃而不肯諭或執拘而不自信或怠惰而不果行寧悠悠忽忽惟順己私而畏自救之難此或天主之不拯抑或人以再生之恩而易再死之禍歟嗟嗟是卽聖經所云救世者之來於此則再生於彼則再死其言不良可慨哉請詳觀再生之恩於左。



人類下第三

救世之道

據聖經。已言天主生人之初。特生一人爲人類之原祖。將人類之事。盡付之於其躬。而原祖壞之矣。聖經又言天主於原祖子孫中。再立一人。爲人類之再祖。將壞世之事。亦盡付之於其躬。以之開道救世矣。壞世者。名耶穌。亞當於開闢之初。不原父母而爲天主所造。耶穌於漢哀帝年間。不由人道而以貞女所生。其二祖之時。固相懸絕。而其關係。

已通萬世矣試詳言之。

亞當犯命。上致天主之重怒。下失人位之寵錫。塞天堂之門。開地獄之路。損道心而長人心。變世樂而爲世苦。耶穌以無窮之功德。熄上主之義怒。復人位之寵錫。克人心以復道心。資暫世之苦而爲永樂之程。此壞世救世者之分也。一爲萬惡之根。一爲萬德之原。一爲萬禍之宗。一爲萬福之址。一則滅世元義而遺已惡於奕禩。一則挽世元惡而通已義於前後。故屬於壞世者。宵人也。舊世也。孽子也。而爲天主所惡焉。屬

於救世者。書人也。新民也。義子也。而爲大主所好焉。救世者之在萬世中。如日之在亭午。東方已過。而其耀恆臨西隅。未至。而其光先及。一息之耀。東西朔南。無不分其照也。

夫自壞世之後。人類之大道。所不可少者。此也。不然。雖識天主宜敬。未得何由而近。而亦枉然。雖識天堂已有。未得何由而臻。而亦枉然。雖識私慾之孿。向善之難。未得何由可釋可復。而亦枉然。雖識世途多畸。衰。止道自有定向。未得何由當舍當就。而亦枉然。故聖經云。常生之基在識眞主。及眞主所降

救世者。知之則。敏主有門。邀福有路。遷善改過有良規。正道異學有攸辨。而人乃有全身之策矣。

或曰。原祖叨恩未畢。而即方主命。謂其壞世。吾能明矣。且其子孫萬世之愆。愈增主怒。吾亦能明也。今云以一人而救世。似見其不知量。并不知天主之尊大矣。蓋欲救世。不但立教立表。而猶有人類之罪。欲補。至論補罪。即原祖一人一時之罪。人雖聖。亦不能補。況萬世萬民之罪乎。蓋天主至尊。人至卑。以至卑而獲罪於至尊者。罪極重也。今欲補其罪之重。夫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焉有補之相稱哉。即補之至極。不過一死而已。得罪人主。而以死罰之。不爲過矣。得罪天主。而亦以此補之。可乎。若以一人爲救世者。則死止此一人。而獲罪者億兆。死止一次。而獲罪者固多端。死止一時。而獲罪者千萬世。如是僅以一人之死補之。可乎。即起天下萬民而全戮於天主之前。抑猶有限。況一人一次一時之死乎。於是欲行其全補之功。非尊同天主。不能稱也

噫。奇哉。斯言也。設得一人而天主者。此書凡曰人而天主者。不過只作一名稱。義詳下篇。

兼天主性與人性而承救世之任行補罪之功以其天主性弘人性之分不即得無限之位而行無限之功乎嗚呼神矣

功矣然人而天主之妙用猶不止此

蓋所犯者天主也犯罪者人也所犯者雖至仁本欲赦罪但阻於至尊至嚴至公三德不有善全之法難矣蓋至尊則欲補至嚴則欲罰至公則補罰欲相稱欲相稱詎人力所能哉論犯罪者雖當自謀一赦罪之方然迷也不覺其凶邪也而闇於正甲也而補有不及於此無可如何之中設能有一人而

天主者降來人類代人調劑全其上下一則使天主能依至仁之情而不傷於至義一則令人能赴赦罪之路而不阻於不及以正教開其迷以神恩正其邪以無限之功補其不及使人罪盡消而罪人全保債償於無窮而恩隆於莫既神智如是可不謂盡美而盡善乎

異哉聖經所載救世耶穌即此也夫耶穌非徒爲天主亦非徒爲人乃天主聖子甘心結合一人性於已位而誠爲一眞人而眞天主者也眞人以有靈魂有肉軀與人無異眞天主以

聖三中第二位聖子。實與聖父聖神。本一體一性一天主。眞人而天主者。因耶穌一位。有天主性與人性。實締合而成一救世者。略譬人之靈魂與肉身。雖無變化參雜。然實締合而成一人。故以其原性而言之。天主也。以其所取之性而言之。人也。以其兩性結合。屬聖子之原位而言之。乃二其性而不二其位也。誠爲一位天主而人。人而天主者。以其位而稱曰天主而人者。以其救世之功而稱。恒曰人而天主者。因救世之功。雖天主性爲帥。而顯其行者。實在乎人性也。耶穌結合兩性之內美如此。其外用。又美不勝述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論其有人性。係亞當之骨血。可負亞當所遺之罪。與人同類。可任萬民所犯之辜。論其有天主性。至尊也。無限也。一舉一動。皆有無限之功。不但能補罪無虧。而且有餘焉。論兼天主性與人性。則於所犯之主。及犯罪之人。皆實有相親。可以安上而全下。一若爲參上下之中親焉。蓋於天主有同體之理。而爲天主聖子。於人有同氣之義。而爲人類之長兄。顧爲兄者。見弟難而忍不救乎。則必號泣於其父。負罪允若。爲父者。聞子哀籲而能不從乎。俯聽而肯其弟。亦自然矣。是以耶穌一

位。能任責於上主。頒恩於下民。爲和天地之鹽梅。爲通上下之舟楫。於下民。則爲主之所使。立法施恩。自彼而下。於上主。則爲萬民之首。敬愛禱謝。自彼而上。於原祖。又兩相對待焉。原祖所傾。彼能興起之。原祖所失。彼能補贖之。原祖所犯。彼能補之。原祖所傷。彼能醫之。原祖所死。彼能活之。故曰耶穌者。再生之祖也。其道如此。請詳其事於後焉。

救世之事

救世者。雖生於萬世之中。然其恩。已自開闢時下逮矣。故原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所以能悔而蒙赦者其恩也代生聖賢而世道人心得以挽焉者其恩也萬方得聖傳以啓其旨西土得聖經以備其徵其恩也而且萬世人人得聖佑以扶善去惡往古先代興端起而世成罪藪而主猶不絕慈靳愛是又其恩也蓋耶穌濟人之功其時雖未行然以已定而在天主意中感之以豫施其澤也夫未降生以前雖如此然猶不若降生以後也嘗曰傳教經教不如身教何哉蓋傳教如月焉借日之光照人朦朧僅足步耳經教如曙光初爽兆其日升至於身教如太

陽正照光彌六合群生於以托命萬物於焉覲光又可曰未降生以前人若在旱中非勞心致力不能滋潤至若降生以後恍如膏雨下逮愷澤旁流在人挹之注之耳是以古聖嘗望不啻大旱之望雨也恆泣而慕曰天乎胡不霖露雲乎胡不雨聖（中書有云雨金雨粟西經云兩聖蓋喻以自天而降之意也）地乎胡不闢而生救世者（上二句指其天主性如自天降下一句指其人性生於世也）迨聖經所云之期至救世者乃降生矣在世三十三載先樹至德之表後立至善之教匡持大道挽正人心去謬存眞使人知所景仰適從行無

算聖蹟。如令瞽者明。聾者聰。跛者行。病者愈。死者復活。一則證其全能。一則寓其神化耳。救世之義原在拯人神靈療其神疚使人覺回正道特假其身而救之故曰寓神化也。其終因已有萬民元首之責。即以萬民之罪爲已任。損已之寶命。爲萬民代犧牲。以補贖而死。

此亦如昔有商之世。大旱七載。無可如何。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爲民后。遂引以爲己罪。以己代犧牲。剪髮斷爪。身纓白茅。禱於桑林之野。後世無不以爲仁君愛民之至焉。然而耶穌之於萬民。猶不止於是。何則。其任其功其愛。非人事可比。

任非一國之事。乃萬邦萬民萬世之事也。災非七年之旱。乃從古多年之神旱。極非一國之人饑而死。乃萬民之罹永殃而永死也。其所求者。非一時之膏雨。乃欲復天主原所施之隆恩也。其所以熄天主之義怒者。非剪髮斷爪而已。乃躬代犧牲。釘於十字架而死。昔西國最重之刑。以木造架如十字。以釘於其上。故曰釘十架。後因設十字架。以表聖教之號焉。然此贖罪之大祭。爲耶穌降來之原義。爲救世者之妙勳。故降生以前古聖所定之禮。降生以後耶穌所行之事。悉歸此意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此於千數百年之先聖經預載救世者之事所引救世者之稱雖極隆且盛謂之四海之主永國之王萬世之師萬民之牧天下君民無不稽首而敬之然極福中而含極苦極榮中而藏極辱常生常王之中猶寓墜命而死此乃隱然預照耶穌所嘗云其國非世國乃神國也以大道臣天下以神恩淑世慝以寶命拯萬民爲此耶穌之生雖屬帝胄然不產於帝王之宮而產於羊圈之內蓋死乃代犧牲而祭故生亦在犧牲之中而產也爲此生後八日受耶穌之名義一則任原祖

之罪。一則承再祖之號耶穌者。救世之義也。救世者。卽再祖也。爲此越四旬日。聖母抱之往聖殿獻於天主臺前。嗟乎。人止見在外之禮。而不知耶穌後日所受諸苦。被釘十字架而死者。乃自當日矢矣。爲此雖爲萬福之主。而彼則一生辭榮貴。絕佚樂。語默動靜。皆染受難之意。所以救世之功。雖竟於死時。而實行於平生。葢一生之功。卽一生之祭耳。爲此。於發軔之際。往若爾當河。雜於罪人中。特行滌罪之禮。以此任萬之本罪。亦如先任原罪之意也。當日有一聖若翰。指而語於

弟子曰。此乃代贖世罪之羔羊稱耶穌純善之德者也。爲此特選春分羔羊大祭之日。以爲受難之期。葢示其死。實人類獨一之大祭。而古以犧牲祭天主者。斯不過豫寓其像也。爲此先五日而造受難之區。正合古祭迎牲之日。其所經之地。又合鬻牲之處。伊時之人。秉花除道郊迎耶穌。不知此之迎者。正舍其像而遇其眞也。

至論其贖罪之功。仁之極也。耶穌一舉一動。已有無限之功。卽一嚬一笑。於普世之罪。靡不贖之有餘。然而其心猶歉然也。

蓋一則欲示尊大主至尊。而人罪至重。一則欲盡已愛而使人事主。不辭其苦也。是故因人有一罪。即擇一苦以補之。人身無不犯罪。而耶穌身無不受罰。人心無不隱慝。而耶穌心無不膺苦。總之人類盡壞。即古經預指救世者云。自頂至踵身無不受傷也。

論其所以致難之法。意愈妙而愈深。昔西土有兩國。競戰數年。殘民甚多。未分勝敗。其一國之君。各得樂。其時在降生前已久遠矣。憫其民。卜於神。神曰。其君致殺其民。即勝。各得樂。愛民之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自願舍生以仁其民。於是歛其尊。易冠帶。入敵陣中。私自往戰。致殺。此乃乘人之不覺。而以其害。成己之深仁也。而耶穌救世法。又過之。

當是時也。彼國學中。有異黨焉。似善而實惡。似悟而實迷。驕矜自足。謏謏然以己見自愚。無如有耶穌來於其間。如太陽高照。萬物之美惡畢形。明鏡空懸。千態之妍媸悉出。嘗聞眞德之敵。莫如僞德。所以惡黨深嗔之。每欲毒害。但其時未至。雖衆且惡。亦肆害不得。迨豫定之期已至。惡輩始能縱其凶德。

而耶穌遂以此成救世之功。乘其逃以成施澤之美。借其惡以彰仁術之神。故暫隱全能。而著全仁。許人損己者。所以益人也。然美哉。常人於患難中。見其單。惟耶穌之德。於此愈顯其不止於人也。人於受辱中。失其位。而耶穌獨於此愈形其尊也。試觀耶穌受難之初。覓耶穌者至。而應之者曰是予。數百人卽仆矣。後許其執已。而曰毋傷羣弟。卽耶穌之門徒於是衆惡聽命。是雖被人所害。而自願之意不失。雖呢而至死。而全能之德彌彰。且也被殘之下。顯其全能。而至仁不泯。被釘於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震撼天地萬物。而不傷一釘巳之人。且以所害之苦。反以釋彼之罪。無厲色。無暴聲。無怨言。恬然藹然。猶仰而禱曰。彼不知予。予懇赦彼。迨聖經所載受苦之序皆畢。然後怡然朗聲呼曰。救世之功巳矣。乃死。以驗向時嘗言予致命者。惟予自願。非人所能强也。

由是而全能之跡。肆然大顯。天昏於上。地震於下。日月無光。山崩石觸。古塚自開。古堂之幔自裂。萬物悲傷。皆證受難者爲眞主。於是而天主之義怒熄矣。人類之原福復矣。至第三日。

耶穌以已全能。自死中復活。在世四十日。定傳恩赦罪之規。立天主聖教之新興。令人得被無疆之澤。即於弟子中。立一爲教宗。託之以天命。授之以大權。使神牧天下。繼往開來。以垂不朽焉。功畢升天。自是而權統上下。宣其神治。以終救世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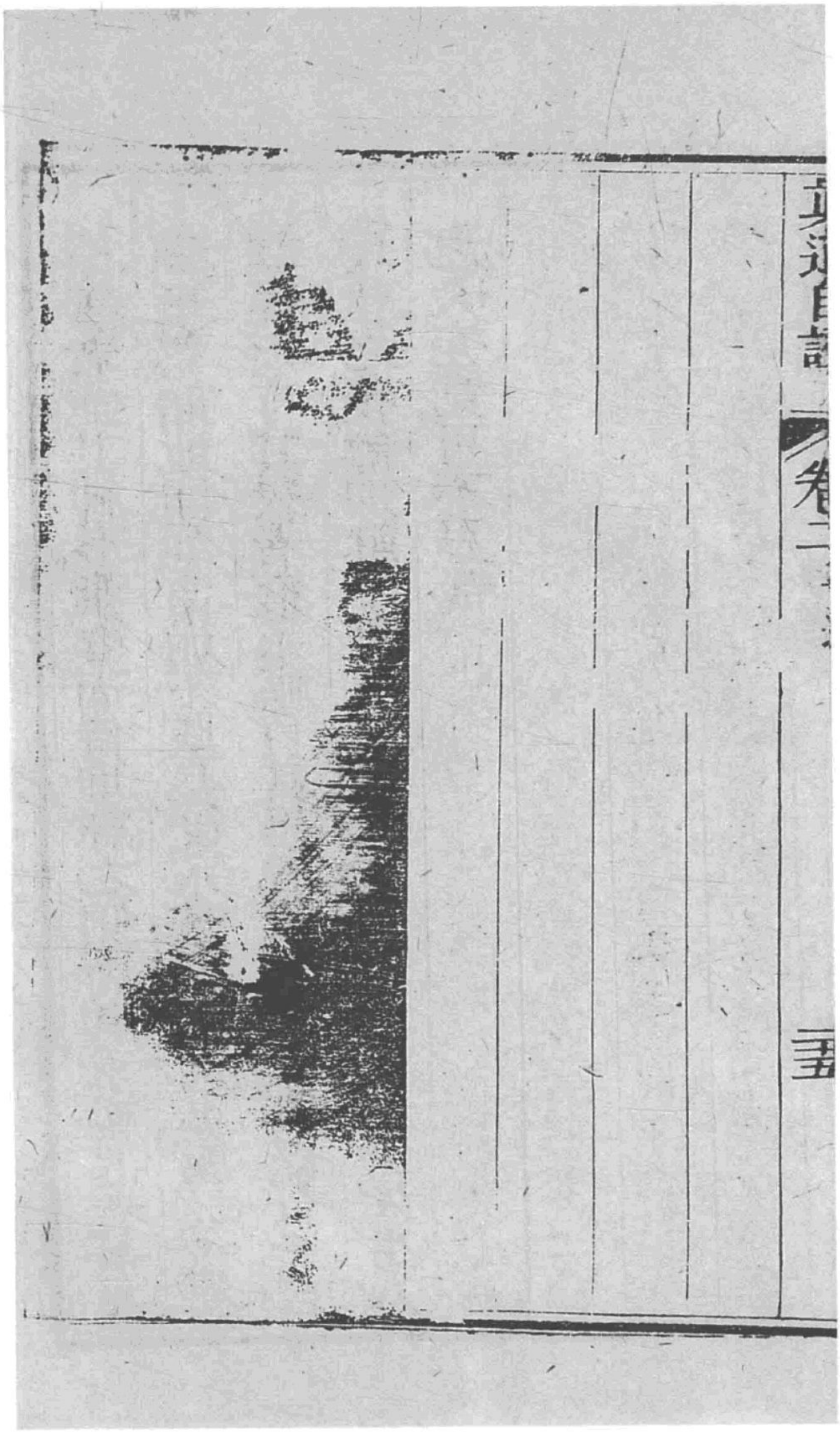
蓋耶穌升天之後。其諸弟子。咸遵其命。不辭勞苦。分行天下。傳救世之洪恩。教化萬方。而皆致命。以應耶穌之愛。以證聖教之實。及諸弟子已死。而傳教之功。至今未艾也。蓋所導化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國。其中修士。莫不以此爲擔當焉。故遠西諸國之儒士。久已分行四海。不避艱險。不惜資費。不顧暫時之性命。經殺人啖人之國。而祇爲繼救世之功。是爲其任。是爲其謀。是爲其望。是爲其榮。是爲其命。今蒙耶穌之神能。立其志。堅其操。增其力。輔其功。所以自西至東。兩海之國。無不收其神效者。嗟乎。人迷世俗。猶以此爲不足詢。負天主之極恩。而不自重之。然今日能失至仁。異日不能逃至義。卒至死而後悔。噫。悔之遲者。招長悔也。

蓋據聖經之義。現世暫世也。如試場然。先代之人已試。今試吾儕矣。其將來者。亦若是試畢而世界窮盡。聖經曰。維時日月無光。星亦失所。宇內烈火沖炎。萬物盡焚。煨燼之餘。徒存萬世之墓。有天神傳令於四方。喚前後死者。頃刻而復活。天堂開。而善者之神魂。下而合其原軀。地獄闢。而惡者之神魂。亦出而合其肉身。此時貴賤不分。貧富無別。惟以善惡是區耶。穌乃乘雲而降。天神護侍。神光輝煌。萬民之隱善隱慝。炯然大昭。耶穌卽顯其威權。行其彰癉。命善者而上升。惡者而下

墮善者並其神形雍容而侍耶穌之側膺其永福惡者並其神形忽睹地開如雷崩下墜長受永苦斯時也惟屬救世得其寵而守其教者獲永福負其恩者得永苦故聖經有云自壞世之後離耶穌不免永罰此世事甫終而永事伊始生人之大冤竟可不思哉



現道總結 第四

前云。現道盡於四端。性也。理也。事也。道也。茲二卷。性理事道無不詳言。故現道之旨。亦無不全也。至論其眞。或屬顯然之理。而自証者。或屬聖經所載。而天主証之者。夫豈可疑。故亦得其眞。亦得其全。今卽以此觀世教。孰眞孰僞。或全或缺。可以數端定之。

一凡不認有主者。非教也。不過矯語狂言。鸚鵡之搖舌。在口不在心耳。故嘗見若人。偶然遭患。無論眞主。卽不靈之物。亦僕

僕是求若心誠曰無主能如是乎。

二凡以無心者爲主言雖不同其實與無主者不遠蓋無心之主非主也不過多增一主字以愚已耳以有主之名慰其良心以無心之說便其私慾故雖居恆輒稱天理良心皆空辭虛文耳而究其所歸不過貪名慕利世俗而已詎眞道之要歸以此乎。

三凡僭竊眞主之名號如釋迦玉皇等謂之爲竊盜則可謂之爲眞主可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四。論世俗所敬先代之人爲神。若其在世。不認眞主神之何故。事之何理。望之何憑。焉有禍福之權。而付於不認主者耶。

五。天下惟一無形無像。無始無終。至尊至善。至明至公。有心有德。有威權。生天地者。此也。宰羣生者。此也。降殃降祥於下民者。此也。千古明王聖賢昭事者。此也。古經所載古傳所指者。此也。萬物宜之。萬理証之。人心若非自迷。則認之敬之。乃始入正路矣。

六。眞主既有心。有心註見前。而人生自有主張。則宇內不但有自然

而然之理。而亦有故然而爲之事。有故然之事。以傳以經以史考之。則可。豈以自然之理可推哉。是故人欲以性理二字。盡宇內之道。其可乎。

七。古傳已失。欲察宇內之事。非聖經亦無地可考。故聖經者。實現道之正衡。失之不得其全。離之不得其眞也。

八。聖經所載者。莫大於兩端。一爲原祖。一爲再祖。天下萬民無一人能逃於其間。不屬於此。便屬於彼。關係最大且切。善惡功罪。永禍永福。悉由此分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九。不知有原罪之失。而在主前與原世無異。是猶以其兆之裔。而欲等於益契之後。可乎。知有原罪。而不知有救之之法。是猶知有重疾而不知有醫藥。何益之有。

十。惟有認眞主。知原罪。識再祖。三者庶可以盡其現在而不差。知有原罪。方知世苦不當辭。而必須勵德克私。對越眞主。自負罪引愆。以盡罪人之分。知有救世之法。雖於無方中。而亦有方。蓋罪有赦。私有治。缺有補也。

要而論之。凡教不至於前三端。三端卽上認眞主。知原罪。識再祖。是也。雖有眞而

實不全眞而全者。天下惟此一教得之而現世（謂原祖壞世而有救世者）之疑。無不可解也。

如眞主至公。而賞罰又似乎難憑。君子多危。小人得意。善者顚連。惡者康佚。類如此疑。若知今世爲戰場。則世之暫苦永樂之貲也。世之暫樂永苦之種也。則禍福顚倒之疑。不難解耳。

又如人特爲事主而生。其性本明且善。高且貴。今昧而不識主。私而藏衆惡。汚而淪於欲。弱而惰於善。邪神猶從而惑之。其奈之何哉。知原祖之失。卽解其故不難也。知再祖之恩。卽脫

其累亦易矣。斯不過略舉其端而在高明者進悟焉。若夫前三端恐有不以爲然者詳觀後卷。則知其確據矣。

hic Liber 真道自証 declarante Illmo D. Epo Lerinensi olim prov.a Sú Tchóan Vicario apost.: talis est ut inter libros sinicè scriptos de religione tractantes, meliorem ipso nullum legerit, hujusque lectionem tum christianis, tum præcipuè Catechistis vehementer suadendam judicat.

Præfatio hujus libri cujus titulus 訂真重刊證記 olim à Bonæ memoriæ D. Mullner Illmo Epo Myriophitano et pariter vicario apostolico Sú Tchóan reprobata, damnata fuit ab Illmo Martillac Epo Lerinensi, propterea quod autor tribuat xáng tý attributa quæ soli Deo conveniunt, asseratque antiquos sinenses eorumque libros quos sacros jactitant, nec non et eos qui confucii sunt, verum Deum agnoscere et prædicare. hæc præfatio prorsus delata est, nec in hâc editione quæ sola obtinet apud nos typis mand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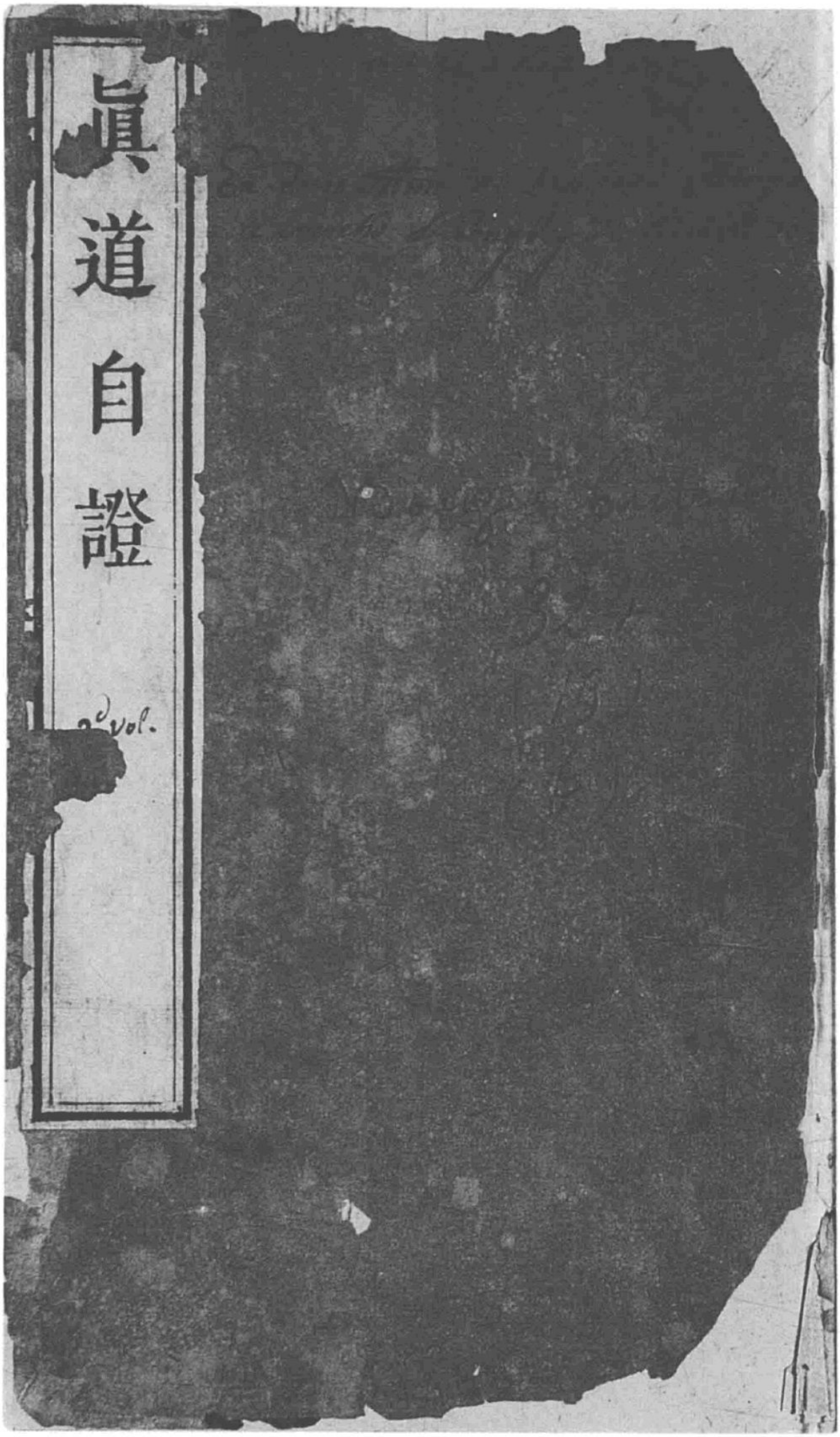
alii libri quos simul mittimus jam à multis annis emendati, judicio meo nihil nisi missioni nostræ optima continent, et utilia, nullosq errores continent.

Borg. cin. 324. Vol. 19a
31b

annotatio

Borg. cin. 324. vol. 18 a f. 38

Bonger Library
324
(19)
b


眞道自證
2d vol.

眞道自證卷三

駁疑引據

總論

觀前二卷。其道內則大也。外則實也。合於正理。據於聖經。豈有疑哉。若徒屬美談。世無不推爲妙論也。無奈關於行之至急至切者。如監觀靡間。審判無私。賞罰不爽。原罪之失。罪人之責。一一令人畏懾。救世所開之途。獨一而難行。繕靈之功。又苦而難免。於是私欲皇皇。蠱惑心志。僉曰非也。此係聖經所

云。畏行則畏信是也。夫心一迷。而羣疑咸起。其實多在畏行。而其託每在降生二字。或謂於理不合。或云於主不便。或謂事大而據不稱。其所疑者。不過此三端故是卷中。亦以三端折之。前道於理無不合。一也。於主最美而最宜。二也。其據最確而無惑。三也。三者明。羣疑若雲霧撥而青天睹。予望諸君。不因畏行而畏信。卽願毋因畏信而畏明。明而信。信而行。則幸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前道於理無不合第一

或曰。天主乃無始無終。生生而不生。何謂有母而生於漢時。曰。耶穌有兩性。一爲天主性。一爲人性。生於漢時者。乃人性也。天主性原無始而自有。惟天主聖子。當日結合一人性。而有降生之事也。

或曰。無人道而生。難明也。曰。由人道而生。易明乎。若欲窮其理。亦絕不明。但因常見有人道而生之事。雖難明亦不敢疑。可知以難明之理疑爲無其事者。不當也。蓋天主之全能。豈人

之小知可測哉。且人祖乃人而已。無父母而生。人不疑其不能再祖乃人而天主者。以貞女而成胎。疑其不能乎。夫救世者。以母而生。亦有其故。若不以母生。非原祖之血脉。則任贖萬民之責。猶無因也。況聖母。非尋常女也。其心則純粹無疵。而所禀者獨厚。其德則完滿無缺。而所造者獨至。上膺天主之寵錫。下爲衆人之慈恃。則又福之異而善之極。此天主特爲簡選也。詳聖母行實

或曰。無所不在之主。而拘於人之一身。可乎。曰。非也。聖子雖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合一人性。而實不爲人身所囿。未降生之前。固無所不在。既降生之後。亦無所不在。可略譬之。如日如火鏡。日雖無不照臨。但遇火鏡。卽與他照不同。使之能取火如成一日然。然究未嘗以爲日盡拘於此。而不在普天之下也。聖子亦然。惟於所取之一人性。而結之。合之。位之。以顯其好施之極也。

或曰。天主之性。與人性能相結合。能歸於一位而成一救世者。其解何如。曰。設無其解。既明載於聖經。不得不眞實。而亦不得不信也。卽有未詳之處。非道不眞。乃人之知識淺矣。況乎

而亦非無解也。論兩性相結合。可略解之。如人之靈魂與肉身。兩體相結合之至。而無相變化參雜是也。論說兩性雖不混。而位惟一。亦非無解。又可略譬之於一被接之木焉。上有二枝。一自根發。一自外接。各存其性。各結其菓。然枝雖二。而本則一。所接之枝。不帶其根。故也。夫耶穌之體內。有聖子尊位。即有天主本性。又取人性。亦如相接然。各存其理。各行其分。然其人性。既蒙至尊之結。則惟聖子得而位之也。

或曰。至尊者。自屈而至卑。可有是乎。曰。至尊而非至善。固不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但得一至尊而又至善。屈尊行善。而又不傷其尊。何不可之有。

或曰。至尊與至卑。締合於一位。不已褻乎。曰。合之人性。得增其尊。而聖子斷不減其尊也。譬如國中。立卑女爲后。其女之卑則亡。而君之尊仍存焉。

或曰。人類之美惡。於天主原無增損耳。爲救人而降生。意雖善。不似太過耶。曰。斯言也。是不知至善者也。不觀乎爲父母者。子有疾。親自屈身。鞠勞之極。不識父母之心者。以爲過矣。在

爲父母者。猶如不及焉。況天主尤非世之父母可比。親之極焉慈之至焉。烏得以人之小善。而測天主無限之善哉。

或曰。天主之慈。既如此已。則人人均當蒙其救。何猶有不拯者。非天主之愛有歉乎。曰。拯雖屬主無窮之惠。然亦宜成於人之自應也。譬之人子者。有疾。父母舍生而救之。躬服其役。親嘗其藥。悲懇而勸其飲。若子畏其苦。寧死勿飲。徒負親心。如此。尚得謂父母之愛有歉乎。蓋子之自斃爾。

或曰。人犯天主。而以天主補罪。有是理乎。曰。補罪者。乃耶穌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鮮一位兼天主性與人性其所用行補罪之功受難而死者人性也與犯罪者同類屬亞當之苗裔胡不可者論其天主聖子之尊位則以之弘人性之分而使其功至於無限焉則方與所犯之天主尊大相稱而補之始足於其天主性仍無傷也

或曰既如此矣何云天主贖我曰贖我須二一則欲其功之行一則欲其功之有價功之行屬人性而出功之有價屬天主性而成故贖我非徒人性亦非徒天主性乃兼兩性者之耶

鮮也所以前云救世者非一人而天主者豈能哉

或曰天主贖我亦既明矣乃曰天主受難而死何也曰因受難而死之人性乃天主聖子之人性與之結合而成一救世者也如拜禮而行稽首屈膝身之事也然其身既與靈魂締合而成一人故不曰某人之身在此致拜而直曰某人在此致拜觀此而直曰天主聖子受難又誰曰不宜

或曰原祖犯罪不若滅之即不然或赦或罰於理無不可者今不滅不罰不赦而外設爲降生救世之法何也曰或滅或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雖於天主無不可。若有一法。使天主諸德並行而著。豈不妙乎。今論或赦於天主至仁之德。似乎有合。然而於至尊至義至嚴之德謂何。論罰於至尊等德雖行。然於至仁之德。何由而見也。惟有救世之妙法。得仁義並行而不相虧。人罪得全罰全補於無限。而罪人亦得全赦。彼賞於無窮。則至慈至嚴至尊至善諸理。無不發見矣。今疑外設降生救世。乃不知此由天主深意。實係爲宇內之大道。於天主最相宜者也。詳看後篇。

或曰。既如此也。降生胡不在我中國也。曰。孔子生於魯而不生

於秦楚何歟總之生在一方道可行於天下也況救世之道乃萬民之公道本當通行萬國至論中國自古以來薄海不通往來有禁使萬國之要道而藏於茲中華以外其何以見焉且降生於如德亞國非無故也一其國自古以欽崇天主爲宗二其民乃大聖之苗裔大聖亞巴浪也乃三徵降生之救世者之始祖據存於此地四據古傳原祖於此地而終則再祖之生亦於此地而救五其地居萬國之中道可傳於天下澤可被乎三洲三洲一曰歐羅巴二曰利未亞三曰亞細亞降生之地如德亞國在亞細亞與中國同洲是以救世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功已畢。道乃行於四方。即中邦亦早聞焉。觀景教碑。大明天啟三年。關中官命起土。獲一石碑。於敗牆基下。碑約記聖教之理。勒傳聖教之士。七十二人。知唐太宗貞觀九年。入中國。建碑之時。係唐建中二年正月所立。其碑文至今現存。有景教碑頌詮可閱。可知大唐之初。有自陸程而至者。觀閩省古十字石碑。其詳亦可觀景教碑頌詮。又可想有自水程而至者。究之降生在此在彼。於理原無輕重。固無足深論。若基理其事。於天主宜否。於理大有關係。不可不明辨也。然天主之外行。一救世者以貫之。故將前二卷所引之理所紀之事。而略開其中之妙。則知最微小者。猶於天主且相宜。而況

救世者乃相宜中之更無上者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前道於天主最宜 第二

造物之主受造之物原祖再祖之事上卷已序陳之今欲識其理於天主相宜否必先細推天主之性由淺而入深神其事而明其宜則得矣天主性中自顯而易明者有數端一天主之德無算二其無算之德一皆無限三其無限之德無不好行四德雖本無不好行然天主本體之內實無不自足其在外之行與不行全由天主之意非屬不得不然者也五德之行雖非屬不得不然然設使特欲諸德各得其行此何有

於天主不宜而有不美之處哉。今觀天主之本體。又有數德必不能行於內。蓋極美之體。絕無可惡可哀等事。而至公至嚴至慈等德。亦絕無可行之處。即外欲其德之行。必先於在外者。設一區而後可也。天地也者。斯外大區是也。故曰。天主生天地人物。是欲遍其善。而顯其德於外焉耳。

夫生天地之意既如此。天主諸德一一行於外。而至於無限。就云於理不合。於天主性有相宜而不美哉。今以此較前道。可知不外此兩端。則知無可疑矣。天地爲行德之外區。神人

萬物乃行之機也德之無一而不行在人類無一而不行至無限是在救世者其所以動其機者又天主無窮之智德也。

此宇內與道之祕籥今略列於後。

聖經云天主之智德流行於天地逍遙於萬物旨哉斯言也一則示天主或生或宰天地萬物要非偶然亦非不得不然皆有意而爲之智德引於其前也一則示其所爲雖如是又皆不費經營不勞心力若有意若無意逍遙焉而無一德而不行也其妙可該而顯於二端一在生萬物之際一在宰萬物

之緒。察之於生萬物。各物性理。豫定玅妙。而俱爲行德之地也。察之於宰萬物。物性雖定。而其所行雖不勉强之。究竟無一不爲行德之機也。今試言所豫備之巧。後乃言其所行之妙。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諸德俱行

夫推及開闢之先。而以理之次序論之。此以理之次序論之。至論生造之序另看六日功書。厥初太始。無天無地無神無人無物。併天地萬物氣質而亦全無。獨有一自有自福自足至尊至善至公至智至能之天主也。然其德福雖備。不阻其好生好施之意。是故欲創一外匿。爲通其善。顯其德之所也。夫先諸德而首出者。即全能也。自無而生天地萬物之質。不費心力。不藉時候。一命而生。全能之行如此也。氣質既有矣。倏而至靈之德。開闢混沌。分

四行成萬衆安排萬物位置羣生各得其所各當其則天包乎外地置於中分星於宿日雖與星同性置之星下以之定四時別晝夜照臨萬象與育羣生日之下又位置一月以分朔晦驗燥濕在上者既定復安排在下之物論地原其輕重之自然併爲水所包括但地爲載物之所使盡爲水所浸淫則大地不幾爲沼乎故分高以成山分低以成海然山海雖當分而人物又不能盡離其水故使海一日兩潮滲於地孔中復藏火於地以內蒸而升水於山使之濾其鹹以滋潤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至山。又出而爲甘泉。流而爲長江。爲大河。使人得而飲。彩得而滋溉焉。至於不近河海之處。又以日蒸氣成雲。雲成風。以盪之。敷於各處而成膏雨。此等格物之理。多端隨人講論。不如聖經定理。永無二說。至於五穀草木。使之各隨其性而得其地。宜其時而遂其生。他如羽毛鱗甲。令之各安其所。各存其向。各成其用也。至靈之施於混沌中者如此。

夫使天地間。止有此塊然之物。而無有一靈明者寓於其間。則天主至尊。誰識敬之。天主至善。誰識愛之。天主至公至嚴。誰

識有賞有罰而畏憚之。向使全能至靈雖行而天主無算之他德隱而不行者尚多。則生天地之意未見其大顯也。不知智德於此而發於天生無算之純神。皆有心有情有主張分爲九品。其各品之德能皆與天主之各德相感應。

雖然。神於主。既相通矣。於物。猶然相格也。然而智德於此又發於神之下。生兼有神形之人。形則能受萬物之享。神則能任萬物之報。美矣乎。自有人。而造化之功乃有答矣。人在萬物之中。如君在兆民之間。代萬物而報主。以萬物事之。以身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敬之。嘗曰人有一需。而物即有一以應之。亦可曰主有一德。而人即有一情以答之。物無不歸於人。而人無不歸於主。主有尊人有敬焉。有善人有愛焉。有恩人有感焉。夫天主之施恩。皆由自願。而敬愛感謝。若屬非任人自願之行。則天下無相應之報答。又似天主之掩其自足也。然而智德於此更彰。故生人賦有主張。如愛敬感謝。雖屬人之當然。其行與不行。又屬人之自願。而天主亦不强使之也。異哉。自人有主張。不特天主顯其自足。而天主之至公。好善惡惡。好施好福等德。

亦無不可行。蓋有主張。則善惡於此分焉矣。有善。則好善不得不愛之。愛之而至公。則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好施之極。則所賞。宜與其相稱焉。但欲其相稱。非世福所能致也。而智德於此彌顯。生前以好生之德。行於衆人。身後以好福之德。行於善士。惟其然。故生人有不死之靈魂。能照天主之至美。能嘗天主之至樂。能享天主之萬福也。或曰。論作善。則主張爲美。論爲惡。則何如。不知智德於此。愈顯其妙。何也。人犯罪。或待其改過。而且助之養之。至容之德。行矣。改之而即赦其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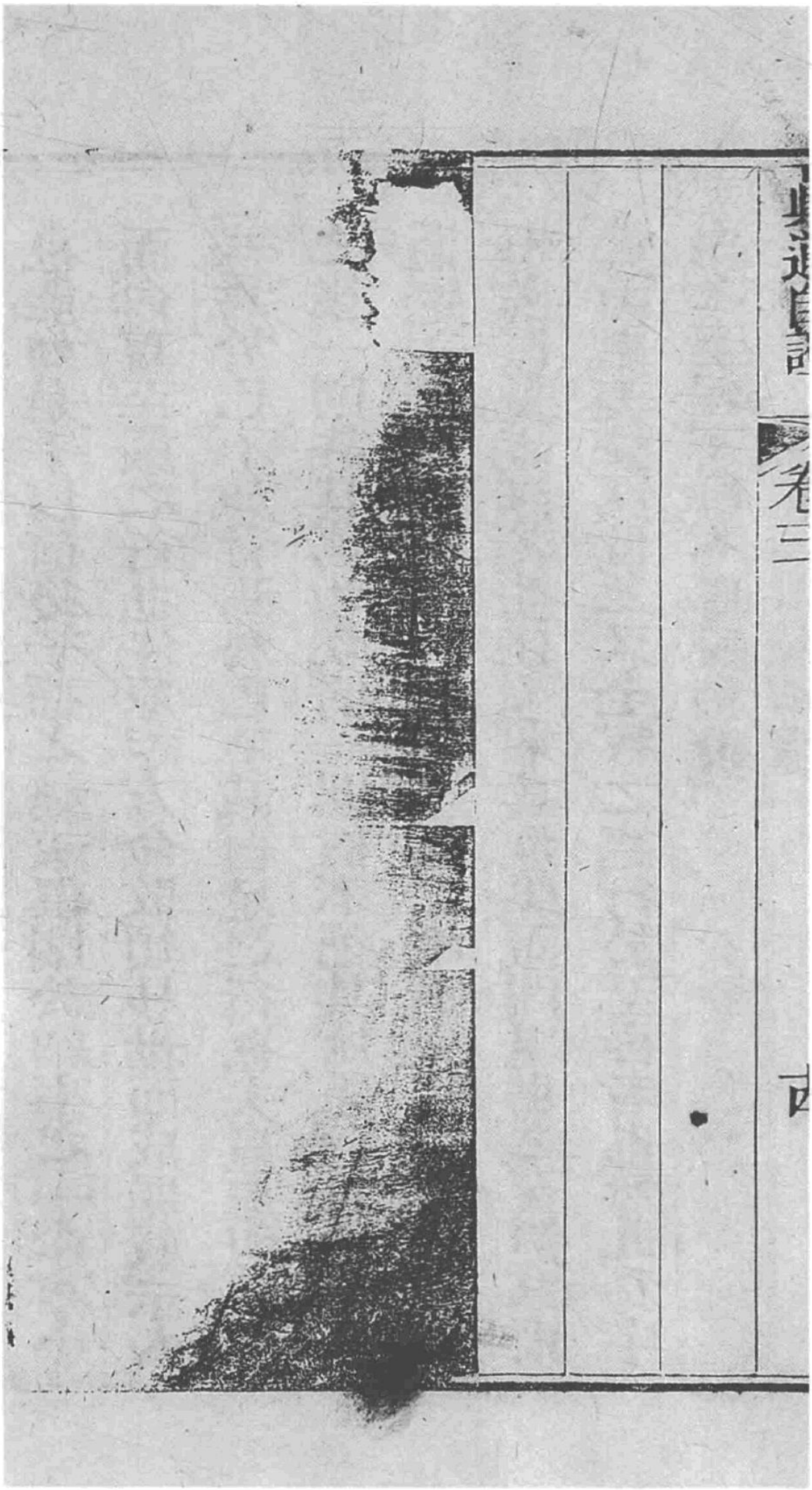
復其恩。至慈之德。亦行矣。或至死不悛。則罰之以永遠之苦。至嚴之德。又行矣。若前言誠是。則任人何如自擇。而天主之德。各可以得一行之機焉。此爲性理性理。乃首卷之道。豫備之妙。今進而觀於事道。事道。乃次卷之道。其果得所豫之效焉否。

天地神人萬物之性既定。後任各率其性而行。有自然者。依其自然。有主張者。聽其主張。即如天神初生。遂任其自定所向。善者。知已有所自識。其大本。欽其至尊。愛其至善。而天主即以無窮之福福之。此非至善之行乎。惡者。不識已之所自。忘

其大本。侈然自美。驕傲自足。欲對於無對之主。而上主卽奪其原美。抑之以汚穢之所。罰之以永遠之苦。非至尊之顯乎。至於人類之原祖。又實行德之大樞紐也。蓋天主之德。無一而不行於彼焉。全能生之。至靈位之。好施養之。而且立之爲萬物之君。賜之以格外之恩矣。夫好生之德既顯。而他德又隨而予之。是故恩雖未絕。但或存或廢。又視其善惡爲轉移。而至公之德行矣。且將萬世萬民之主張。皆統於原祖一人之善惡。非主之至之主張。其或善或惡。又皆屬於原祖一人之善惡。非主之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能如是乎。以前後子孫之禍福。俱關於細事之一命。事小而命尊。至嚴之行也。任原祖方命敗類。易世而成罪藪。示人報焉於已不加。背焉於已不減。自足之行也。夫自原祖犯罪之後。一則許其萬物攻罰。一則猶不絕其所需。而且待其悔過遷善。至仁之中。不失其嚴。至嚴之中。不失其仁。此又慈嚴相接。仁義並行者也。且又乘其重罪。而開現世之至道。易壞世而更美於原世。此又全智之德。行於至極者也。然此爲宇內之至理。不得不專陳於後。



諸德之行俱無限

觀原祖犯罪之後。天主怒於上。人物亂於下。夫人爲萬物之靈。不但不以萬物事主。而且以萬物逆之。宇內原爲事主之郊廟。變而爲一罪藪。天地原爲人之宮寢。易而爲一罪獄。卽人心原爲諸德之澄會。易而爲萬惡之穢府。人類已敗。莫可誰何。觀於此而無一人不太息曰。生天地之功。第歸於此乎。而不知現道之妙。於茲而起矣。

葢原世（係原祖未犯罪之世）也。主恩雖隆。然猶屬有限之物。（物指天地萬物而言。皆屬

有限人之敬愛雖純亦不過人之微恍而已本有限焉而今者人之答於主得至於無限天地則不然也或主之施於人或人之答於主得至於無限天地於此始爲主德顯而行於無限之區也

夫始造之功全能創之矣而再生之功又至慈開之但聖經所云上主慈德之行較諸德之行超越遠甚於茲實顯矣蓋生養保存之恩重矣而與再生之恩斷然不可比生也不過一命而已經云全能之主呼無者如有者然又云自無中而呼萬物而萬物即莫不自無中應而至矣無阻碍無相敵無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逆也。至若再生之功。則不然。欲赦人類。而天主諸德。一若羣然阻之。至尊阻而欲其補。至嚴阻而欲其罰。至公阻而欲補罰與罪相稱。一若萬世之愆。豫在主前。以震其義怒。萬物同聲以呼其懲罰。於是乎上下內外前後。莫不交攻。而至慈一德。與之能敵焉。能開釋焉。是以屈至尊而降生。而代贖。而代死。慈德之行。果何如乎。上主赦罪。恩固隆矣。其赦罪之法。不益妙乎。

然異哉。主恩一至無限。而人之報答。亦因是而至無限也。人類

一蒙耶穌在其中。而任萬民之責。不特能謝恩於無歉。而且至尊等德。欲補欲罰者。亦無不全得其宜矣。不止此也。即人之敬愛等功。亦可至於無限。而人於天主之諸德。亦得有無窮之報答矣。

葢耶穌雖論其有天主性。於聖父聖神。無大小之別。必無拜跪禱祀之理。然論其有人性。亦有人之本職當盡。論爲人類之元首。則又有人類之任當盡。故人類當拜跪禱祀。則彼爲之倡焉。所以聖經云。萬民祭主。耶穌乃曾孫也。又額我略聖人

云耶穌者萬民之喉舌也欲陳辭彼即代之呼籲耶穌者萬民之手也欲進獻彼即代之持捧且爲萬民之心焉欲愛敬而耶穌即代之輸將更爲萬民之首焉欲以苦難贖罪而耶穌又以本身代爲犧牲也吁萬物無人而於天主不能通萬民無耶穌而於天主不足達自有耶穌爲萬民之心則上下相合天主至尊而人類有無限之敬焉天主至善而人類有無限之愛焉天主至公而人類有無限之補焉天主至嚴而人類有無限之畏焉於是天主聲靈榮光雖見於初生人無

罪之恩而益顯於再生人赦罪之法故可謂生天地之趣萌於物盛於人而成於救世者無物而天主之德雖備而不彰無人雖彰其一二而不全焉無救世者雖全而猶若有限一有救世者天主之德不但無一而不行且無一而不行於無限則生天地之精意始克全矣故古典曰美哉壞世之凶反致無涯之吉此之謂也

論道確據 第三

或曰。降生之道。於理無不合。救世之事。於主無不宜。亦既明矣。但雖美妙。究亦可有可無。而非所謂不得不然者也。雖有此理。安知必有此事哉。且其事。大而奇。則其據。亦必欲鉅而確。不然。智德似有歉於此焉。曰。無虞也。救世之據。即全智之極功也。智德於他處雖顯。而於此焉幾乎盡焉。第欲全述。豈筆墨之所能及哉。故約而爲三。一在未降生之先。一在居世之時。一在升天之後。三者無不度越人量。而非天主不能爲也。

未降生之先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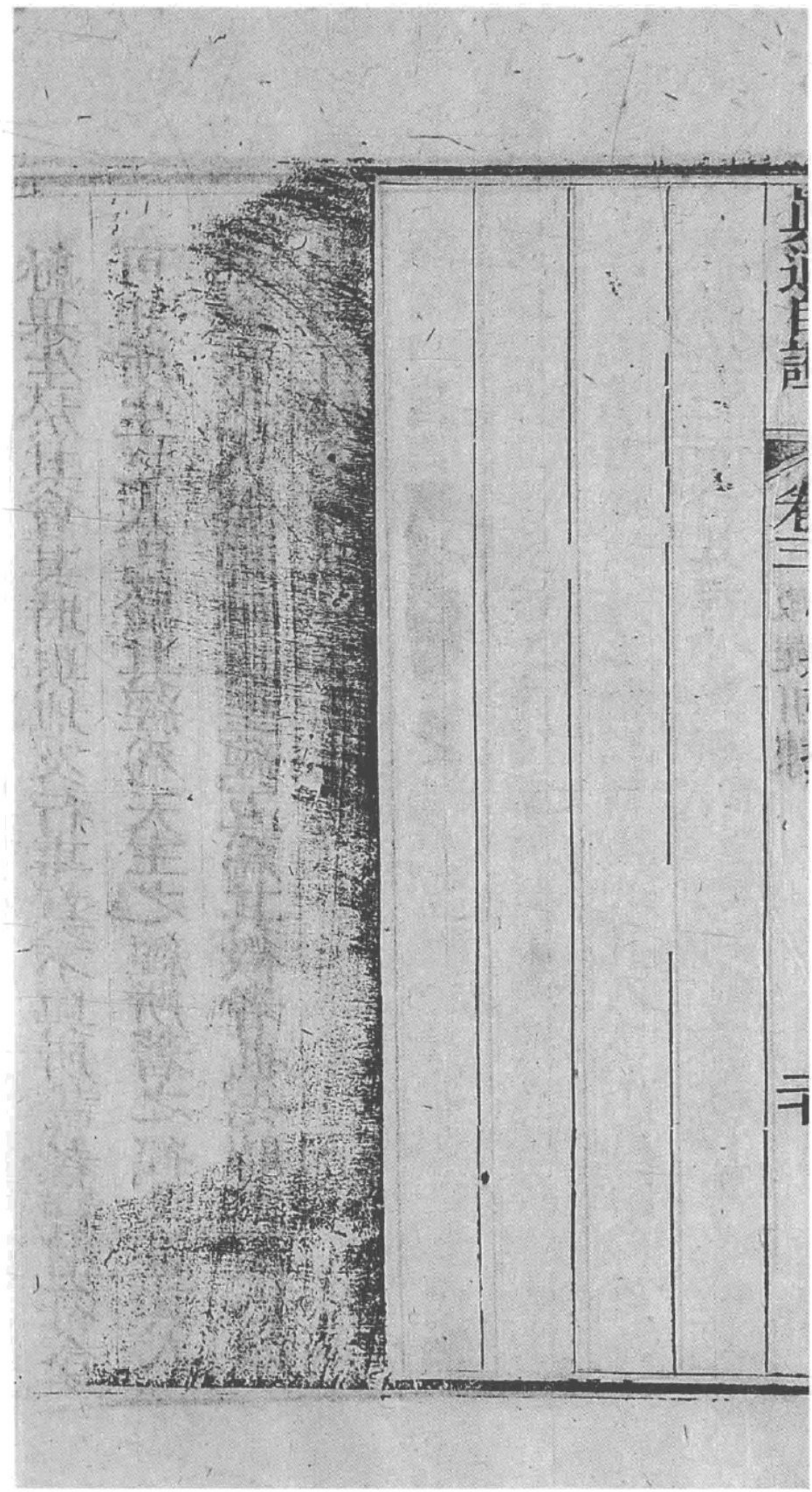
夫先時之據。察乎天主聖經。而知救世者之事。於數千年前。靡不豫言之矣。其來於何時。生於何地。係於何祖。後所行神化奚若。迨至其時。而耶穌果生。與聖經所預載者。一一盡合。毫髮不爽。有此而尚不足爲據乎。然天主之智德若猶未足。不特使達人艮士。信之無疑。即苟有知識者。非固執之極。無不凜然服矣。然特欲防羣疑。茲略陳數端於後。

一。救世之事。萬民之公事也。故不待支分派別。而於原祖一犯

罪之後。即默喻其旨。使之傳於子孫。世世相承。二。恐久而或忘。復於彼子孫中。代生聖人。令將救世之事。以爲大訓。以爲苦中之望。令伊輩守之而弗替。三。恐其雜處混傳。故又生一大聖。名亞巴郎。爲救世者所自出之祖。使之另居一域。後子孫蕃庶。成一大國。咸以此事爲世傳。四。又恐口傳有訛。於未降生之先。二千年內。於伊派中。復生二十餘聖。每慈達味衣撒亞達揑耳等聖。其詳看降生引義書。後先相繼。默牖其心。將此事錄爲聖經。明有典也。五。聖經止存一國。他國猶有疑焉。又故令此邦之人。散於列國。

至再至三。而衍其旨於萬邦。西漢時。亦有人至中國六。恐好事之人。或冒此而欺世。故又載之極詳且盡。亦非人之所能僞爲者。七。載之詳盡。又恐受難之功有阻。故其文極奧。若隱若現。善士神而明之。卽釋其義。俗人雖昧。於當時。然至事後而觀。亦瞭然矣。八。聖經如此其詳盡。又恐人疑爲降生後所作者。故於未降生三百年前。使一外國之大王。名多羅茂。虔請聖經。得其本文一部。刻在黃金方冊。七十二賢譯之。而藏於國學中。後漸傳各國。斷不得疑爲事後所載。九。聖經所載之期已至。而耶

穌果生於其會。其時與地。及行事。莫不與所載者。實相符合。可知所生之人。已驗其經爲天主之經。所著之經。又証其人爲救世之人。葢耶穌與聖經。互爲其徵者也。先時之據已如此。尚有疑乎。而況乎不止此也。


卷三

在世之時據。此係論理之書故簡於序事或有未詳述之處須參看降生紀錄。

論當時之據耶穌之事與聖經相符合惟此已足據矣蓋聖經所載者非人之所能冒爲也如命瞽者見聾者聽喑者言跛者行病者愈死者復活能令萬物聽命能鑒人心隱微能至誠前知豫言未來之事死時能震駭天地萬物既死又能復活豈人力所能致哉此設不載於聖經而當時覩此已各爲証矣美哉此雖奇大然猶萬中之一耳直可謂耶穌在世自天之下自生至死無一物一時不徵之今略舉其數端焉。

生之時。天神羣報於空中。謂世人曰。天主光榮兮鴻於天。艮人寧謐兮安於地。而據在天神矣。凡夫牧豎。前來稽首。兢兢致敬。而據在艮民矣。聖經載其景星空現。引其所生之地。而據在天文矣。三國之王。不遠千里而來。循星覲光。各獻方物。則據在人君矣。生後四旬。聖母抱獻主堂。而盛德之大老。恭接讚譽。而稱爲救世之主。則據在聖哲矣。迨其年十二齡。談道於羣彥中。莫不驚而美之。則據在時學之士矣。行道廣化之時。天上清穆中。赫然呼爲萬民之師。此呼其紀有三次。爲天主之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據又在天主矣。士民聞道。若渴若饑。慕義來歸。據在衆人矣。拒雄風。熄猛浪。消疫氣。據在四行矣。附魔者求而驅之。而魔卽凛然退避。據在邪神矣。是其生也。分而各証如此。至於其死。因隱屈其全能。而天地萬物。一若羣然爭獻其據。所以甫上十字架時。天昏於上。地震於下。日晦於中。星現於晝。凶則崩。石則觸。死者現形而出墓。生者哀悔而慘傷。若此者。一若天主以萬物宣其受難者。爲所愛之聖子也。萬物徵之如此。再以其道德觀之。愈可驗耳。

其道也者。自徵爲天主之道。眞也。善也。全也。令也。眞則異端全闕。正道盡挽。善則淑身有法。淑世有道。全則道可知者。而無不詳。可行者。而無不誘。令則使人感發而勉於從事。詳看四卷。且極深而極淺也。聖人窮之而不盡其妙。凡人學之而適足其分。亦至高而至平也。造之可至聖神功化。習之不外日用知能。事總歸夫實踐。辭不求悅聽聞。而與世之侈談鳴高者。大相徑庭矣。夫世之敦實行者。或則窮大失居。或則徒勞罔益。而耶穌之道不然。其所廸者。大神心性。言言藥石。直探病根。

且世之所謂治心者。未揣其本。難齊其末。以毒攻毒。以燕伐燕。去一惡而長一惡。故高以立志者而蕩。謹以治已者而隘。刻於燭理者多偏。勇於治事者多亂。體耶穌之道者。不然也。勇而不亂。刻而不偏。謹而不隘。高而不蕩。羣美畢萃。恬然安之而不矜其奇。大義不繁。坦然示之而不恣其誕。故富貴相忘。儉樂中節。和不流。介不矯。即弱女黃童。亦能嗜之如飴也。夫道之與心。適協如此。非造心之主。安能垂之乎。

夫救世者之來。匪惟垂訓。亦欲立表。故耶穌之所好。非在離世

異俗。而在化俗陶世矣。非在素隱行怪。而在居易闡道矣。所以雖時顯神奇。而亦不失常道。一切矯情絕俗之事。麾而不爲。其外行。淡淡而不厭。其內德。浩浩而無極也。

試觀自幼至壯。一若年與時殊。而行卽與年異。蓋易一時。而表一更矣。三十年居家。於倫物往來。各隨其遇。各付其情。蓋處於家。則有家之表也。迨年至三十。出而善世。至是而大德普施。萬表咸立。恆見誨人之下。雖至尊難掩。而溫厚和平之致自昭。則至尊中。又時流其至善矣。且遇罪人。及樸遬無知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輩匪惟不厭絕而且保若赤子焉。見者咸震而驚之。謂不當與罪人偕也。而耶穌則曰。醫不在病人中而誰在。又曰。予實爲救有罪之人而來也。愛焉如此。而亦不護其惡。蓋愛則人也而非罪也。是以隨其罪病而施以神方。開其迷而使之悟。善其法而引之行。正其的而使之歸。輔其力而使之至。故負罪而來者。適以被化而往矣。

耶穌之善。又非柔善之謂也。柔中有剛。仁中有義。存嚴父之容。以配慈母之心。所以遇强悍不率之人。不論貴賤。有過則規

之有謬則繩之在伊輩中不啻嚴師之於弟子焉守其師道之尊威見者咸欽若神明矣。

至於在外之德容豈筆舌所能罄哉威可畏而儀可象覘丰采者望而生敬聆議論者接而卽服故從遊之衆雅慕其道終日與言忘寢忘飡甚若醉以道飽以德也卽姤善之黨或使人害之使者至而一聞其德音如坐春風如沐太和暴厲之念消而羞惡之心生焉幡然悔曰吾儕始聞道矣嗚呼至哉卽後爲僞善者所害亦徵其德之至也嘗聞形陋者必惡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鏡。耶穌在羣小之中。亦如明鏡鑑物。形其僞焉。顯其惡焉。觸其怒焉。是以必欲謀害之也。雖然。欲掩耶穌之德。而其德愈顯。不覩蒙難之際乎。量愈洪也。心愈慈也。意愈懇也。色愈恬也。以已善而勝人惡。以人喪恥之姤。而成已至愛之功。斯所以立善人被寃之表也。是故惡輩施以兇氣也。而耶穌以愉色勝之。惡輩譏以辱言也。而耶穌以緘默示之。不寧惟是。凶黨以無數之苦加之。而耶穌反以無比之恩予之。甚且惡人敢妄以奴之刑刑主。而仁主甘受其刑。以爲贖人之價。其死

也。能震駭天地萬物。而不忍傷惡人之一膚一髮。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昔聖伯爾納鐸覩此云。何必以靈異驗之。第覽乎此。足知其非徒人矣。足信其爲人而天主者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升天後據

論後時之據。可該爲三端。一。弑救世者之國盡滅。二。邪教之滅而正教之興。三。正教之境歷久常新。三者皆耶穌所預言。而明證其爲天主者也。

論滅其國。耶穌受難前五日。覩其城郭之鞏固。殿宇之巍峩。頻嘆曰。斯城也。當今之代未盡。石不疊石也。已夫。夫論其罪之重。固宜早罰。然天主至慈。耶穌至仁。猶欲待其改過。故寬之一代。乃屬弟子代行勸化。然而難矣。蓋欲以素爲我所辱者。

今轉而敬之。素爲我所恨者。今轉而愛之。素爲我所絕。我所
弑者。今轉而服之。且認之爲主。遽釋其夙恨。遽變其初心。雖
在賢哲。亦云難矣。而況凡人乎。且弑耶穌者。非常人。乃彼國
之學士。聖經掌於彼焉。詮於彼焉。預指救世者之來。亦導於
彼焉。無如因耶穌道德之輝。眩彼私目。遂心迷而將數千年
所許者。聖經所載者。一國之所翹望者。一旦冒而弑之。其迷
其惡其害。至於此極。罪豈易於決然痛悔乎。不在同謀者。或
可望其歸正。司其事者。寧肯遷改乎。樸直者。猶覺易。文過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豈不難乎。故先則痛恨其人。次則深惡其弟子。終則立意而欲滅其道。迨耶穌所云降罰之時至。而天主之義怒彰矣。敵軍果至。國傷城圍。慘莫勝述。姑無論敵害堪嗟。即本城之人。亦自相攻殺。糗糧絕。易子而啖。僵屍一百二十二萬。敵軍睹此。莫不揮淚嘆曰。非我也。天也。戰畢。耶穌所言石不疊石者。夫敵兵雖不知之。而猶隱驗之。盡毀厥城成白地。而果無石疊石矣。國滅民散。流竄天下。其事詳載之彼國史書。至今可覽。其時考之中曆。在東漢建初年間。

越二百九十二年。又有一國王。名儒良。甚遊乎異端。見從耶穌教者。欣以此事爲據。大怒。復欲將此城重建古堂。以矯抗耶穌之語。再名如德亞國人。聚處原地。督役丁男。耗一國之費。而動興作。其鑿鋤器械。皆以銀爲之。示傲也。然而耶穌所言。卒不可抗。其人已集。其工已鳩。其材已庀。方掘地。不覺烈火衝出。地震石傾。人物盡塡於坑。至再至三。乃罷。後顯十字架。燦爛於空中。令人明知其非偶然之事。乃因耶穌全能而然也。由是時而至於今。如德亞國人皆流離奔散。抱聖經而迸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28

萬邦若天主故留其餘以爲聖經之証救世者之驗云

論邪教之滅而正教之興當觀所滅所興之教併察傳教者何人而其中神奇之據則可知之矣所滅之教其神雖邪多顯怪異甚惑士庶極合人私極易奉崇如彝禮之外弗計矣所興之教至一至善拒異端防嗜慾一邪不得相參纖惡必去其盡其俗情靡風斷不同流而合汚也至於所選傳教之人不以名儒恐人疑爲術駁不以鉅卿恐人思爲勢厭特選朴素布衣十有二人誘之傳教不寧惟是斯人一出術士惡其

有防已慾學人憎其有道相高在上者恐其移風在下者嫌其易俗推而邪神亦蠱惑人心以熾其害羣起交攻常刑不足而且各出其奇法耳斯時也傳教者惟以德保道恬然順受效耶穌之芳型恃天主之寵愛而已邪教以怨報德聖教以德報寃彼也甚衆此也甚寡彼兇猛此良善彼貴而巧此樸而直究竟彼之邪教皆亡而此之正教大興其故何哉嗚呼噫嘻此非人力所致蓋有天主之全能任之也所以傳教者雖本無奇才而超性之神能獨優蓋耶穌升天後十日聖

神降臨。默喻其心。率性超性。萬理萬德。不究而知。不困而能。外焉神化其才。萬邦言語。古昔經典。不習而達。不學而通。雖則謙冲自持。然對王侯而理不屈。功力平淡。而天主之全能。一若獨掾也。是故攻之不能。禁之不得。幾見爍於火而火不焚。置於水而水不溺。投於虎噬而虎且搖尾乞憐。剮其肌膚而肉且復生如初。拘之邪神之前。而邪像亦仆而成灰矣。故殺一人。得十人信之。殺十人。得千萬人歸之。即幼而成童。弱而處子。亦皆忻忻然慕義致命。殉道捐軀。不惟此也。併操刀

主殺之人感動莫遏亦樂而願歸矣乃無何而邪術盡滅邪廟改堂黜異端崇正道無論編氓被化即學士君相卒至奉令而承教焉思當日所興所滅者如此非天主之全能曷致哉

夫止爲棄邪神人猶可從若欲革其積習挽其靡風難矣此爲第三端試言之自得耶穌之道遠西諸國向爲萬惡之藪後爲至善之域貪財者而樂施逃色者而貞潔亢厲者而良順惰懦者而勇毅內而人心化惡爲善外而風俗遂變醜爲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富不驕而貧不貪。貴不欺而賤不抗。富者爲貧人之帑藏。貧者爲富人之股肱。抱道者爲衆人之模範。秉權者爲百姓之父母。一國之中。恍如一家焉。且老有公養。少有公校。病有公醫。旅有公舍。擄有贖。囚有慰。至於窮民而無告者。皆相周相卹。同儕之下。洞瘝一體。迄今千數百年來。其俗常新。蓋其道不變易。世主之外。另有宰道之其君。無世及。惟憑盛德而立。專以治道爲任。名曰教皇。而教皇之下。又各國設有主教。神司。分任其職。勸聖化於各方焉。夫教皇

在其中。代耶穌之位。奉耶穌之權。內膺其默牖。外以聖傳聖經。而保其道之眞。定其俗之正。其列國之君若民。宗其道範。不啻奉耶穌之命。然且其施化也。不止遠西諸國。而天下莫不得聆聲教焉。觀此可徵耶穌非僅爲人誠。爲人而天主也。若更合覽先時與當時等據。又鑿鑿可証焉。

前三據最不能疑

或曰。觀前三據若果有厥事。未有不足憑者。但未睹其事。不過信人之言耳。曰。凡不信人之言者。或疑其不自信而誑人。或疑其冒信而有誤。此外更無他惑。然斯二者。於此均不得疑焉。

論其不自信。試卽平心而度。天下有舍其父母昆弟。遠適異國。冒死而來誑人者乎。卽有一二誕妄之人爲之。能有千萬人傳之。世世而勿衰耶。或又疑爲欲濫取門徒。以廣其教。而不

知若茀爲濫取門徒。即當遷就其道。使人易從而易守焉。則可。乃何以道則高也。行則峻也。常見繫情物欲者。但欲略貶其道。則即獲信從。而西儒卒不因是而稍貶。可謂濫取也耶。至於疑其別有所冀。自萬曆十二年。利子瑪竇傳教中國。相繼而來者。不下數百。察其所行。不過修己化人。老死中土而已。設不實有信於其中。而只圖一棺一墓。必航海九萬里。或作魚鼈之食。始可得所圖歟。幸也死於中國者。猶有棺墓。至往他國傳教之士。無論居室衣服飲食。不能自給。其殺於惡

人之手。啖於野人之口者。不知凡幾。使不實有信於其中。而止圖殺之啖之。豈本國不足死。而必躬造異地歟。此可知不自信之言。不得謂之也。

如謂信之有誤。亦不可言。蓋前所云等據。在西域非有難考。第一用目擊。而其據即昭然。如降生先之據。不過觀其有聖經否。聖經中有此事否。若疑聖經爲後所僞造。幸天主深意。猶留如德亞國背耶穌之人。尚存聖經。至今可參觀焉。此不過用目焉耳。豈煩心之推論哉。再覽本書內。未降生之先據。更明。

論當時之據其所載者非古荒唐難考者也乃東漢初時事其所行又非私行乃遠西諸國所共見而共聞者也如耶穌死時日晦地震山崩墓裂等事彰彰耳目豈有欲誑人者而以天下可見可聞之事哉且使當日無大奇跡而耶穌既死其弟子何爲舍生而傳其教卽欲傳之而當日之頑民何爲捐軀而信服然而遠西諸國信之者至今可睹已設使當日聖經未載其事耶穌所行不符其紀十二宗徒十二宗徒卽耶穌之門弟子也未行聖迹而從之者猶且一一致命歸之無靈迹尚如是豈

非靈迹之至靈者乎。然而當時之據。又非有誤也。至論後時之據。天主罰謀弑耶穌之人。而滅其國。其苗裔。至今尚存。而散於天下。其事亦載於伊國史中。不過一目其書。便昭然矣。如惡王儒良復創古堂之事。其信史亦誌之。開卷即晰。奚煩推論。他如遠西列國。風俗丕變。鑿鑿目前。今猶有千百人傳教各國。蠻陌之區。並被其神化。是亦足徵其風俗之何如也。他國風俗雖美。卒未聞有長嘯故國。往外而化人者矣。要而論之。傳教之士。既不可謂不自信而誑人。亦不可謂之

冒信而有誤。則夫前三據。確然實矣。據實而其道亦實。道實而救世之事必眞。其眞知此。實可信矣。況再觀其教之善。其眞愈出矣。詳觀後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真道自證卷四

教

總論

教之所以爲教者。眞也。善也。令也。惟眞則在於道理之無妄。惟善則在於誘人之實行。夫聖教之善則在於規誡之極美。惟令則在於法令之又在此焉。夫然。凡教之所以語眞。已見上文三卷。其善與令。而令者有五。一。所命之善實。二。所引之路正。三。所廸之由切。四。爲善有式可則。有法可效。五。心病有醫。不及有補。具此五

者。庶足爲教。然非造物主至眞至全之教。焉得有此。可詳覽於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教之經綸第

或曰。聖教之所重何如。曰。大哉問也。聖教之所重者。歸於成人。使人識己分而不過。晰己位而不失也。夫人在世。介於三者之中。上乃天主。中乃人。下乃禽獸。主教使人於此三者之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循其位而不亂也。於天主。則屈而敬於無上。於人。則平而愛於無私。於禽獸。則別而不墮於其中。三者盡。即人成矣。而主教之功亦已盡。試言之。

論屈伏於天主之前昔聖與斯定云。主之於人也。全造之。而人

於主也。亦當全歸之。故人有心有情有身。當無一不於天主而屈服也。有明司。聖教使之服於至誠之主。而信之不疑。有愛司。聖教使之歸於至善之主。而愛之無已。有願欲。聖教使之向於萬福之原。而望之不易。有主張。聖教使之尊主命。而寧死不違。有能敬之禮。聖教使之祀其至尊。而大異百神。要之天主無一德而不施於人。而人亦無一情不答於天主也。

看向天主三德、天主十誡於後、

論平於人。主教雖不無上下貴賤之等。親疎厚薄之殊。然而於

衆人。則不得不以仁待之。蓋人乃同出一原。同爲一祖所生。其有是心而其有是向。故無論大小遠近富貴貧賤之不同。皆當以愛體之。不特於其生其名其利。不敢有害。卽辱人之言。並不出於口。恨人之意。亦不萌於心。輔其爲善。戒其作惡。賑其乏而憫其顚。公其好而除其惡。休戚與之相關。愛之如同一己。其神形所需之事。無不願爲之顧焉者也。詳看天主十誡與十

四哀

論高於禽獸。人雖亦有肉軀。然其性其理。迥然與禽獸不同。禽

獸軀則俯地內無靈魂任其血氣隨好隨動軀自作主其死則全死樂則全在目前食息優游得此已足而入則不然其軀雖亦屬四元行然貌則仰而親天以示其所向有異也身之中有一靈明之魂具衆理而應萬事宰乎一身之動靜其無窮之願欲非世俗所能充滿身雖死而靈魂依然不滅此爲人之位而遠殊於禽獸也聖教使人不失已位率其性而行其端有四志不卑汚不爲慾蔽一也以善爲務以永福爲終向二也形身之動靈魂以正理宰之三也心願無窮非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窮者不屑欲四也。人本爲天主之活像。要在不墮於禽獸而有失於不肖者。人之本也。詳看十誡七克

雖然。爲此豈易易哉。必知之無不明。行之無不逮。故聖教又以四德爲行善之樞。一曰智。二曰義。三曰勇。四曰節。智義以引其當。節勇以要其成。

論智德。聖教以其眞道。使人明於鑑物而不爽焉。於已也。知非自主而有主。非歸於已而歸於主者也。於事。知生時暫世也。身後乃永世耳。人爲永遠之人。在世不過立功。身後方應永

福。其功愈多。則其福愈厚。故在世以功爲吉。以罪爲凶。而眞凶眞吉。從此而定。所以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夭。要無不可。但善則不得不圖也。遇亨。則善用以成其德。遇困。則安命以增其功。凡事有關於永遠者。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不避。此聖教之所以燭人行於不差也。詳看眞福八端

論義德。聖教又以之定人心。而樂其事之宜爲。故當忠則忠。當孝則孝。當順則順。當敬則敬。當愛則愛。或當以財輸。而即以財輸之。或當以力給。而即以力給之。上下不紊其名。界親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必異其情文要之與人各得其所也至於天主則無分可言。尊無限也恩無極也事之報之苟能至於無限亦分所應耳。人合耶穌而藉其無限之功則能至於無限義詳於後即或不能要必自盡其心以欽崇天主於萬有之上也。

但雖有智以明其眞有義以應其當若非有勇以行有節以克豈易事者哉不特不能也然令人人而樂於勇以行節以克豈易事者哉不特人力弱矣即其性情往往不一故其所誘掖之方不惟欲詳且切且欲分之析之而各中其情然聖教之妙政在是耳無

論智愚賢不肖者。皆在所誘之中也。

君子以敬畏存心。而卽有一至尊之主。時時與之適見焉。相其獨處。嚴其闇然。凜凜乎不敢懈也。

好善者以醇美自嗜。而卽有至德之精英。時寓其目。以感其心。使之欣欣然樂而不倦。

義士以感恩爲懷。而卽有天主無涯之恩。不息之寵。身濡其中。恆受而恆報焉。

世人徇塵情。貪世福。則又警以四末之義。死候審判。永賞永罰。醒其迷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正其向。時顯其永福之美於彼焉。使知當謀者此也。能足者此也。既得而不能失者此也。至於世福。虛焉微焉暫焉者耳。何容心哉。

儒夫以苦爲畏者。而卽有現世（詳在二卷之二篇）之奧理以奬勵之。而心得以安。累得以釋。使知現世如戰場然。非安所也。戰畢則安矣。世苦爲永福之資。嘗苦而福將膺。避苦而福亦失矣。況其所致之福。又永遠無限。而苦乃暫也。微也。夫寧不可受耶。至於小人。懷不在義而在利。畏不在疚而在刑。而聖教亦有以

處此切明善惡之報釐然其不爽也其所懷者利而已有永福爲善者之可望焉所畏在刑而已有永苦爲惡者之不能免焉況審判之日危不可定而操賞罰者又至公無私至嚴無宥至智靡遺至能無避躬受其殃悔之何及以此鞭策之猶有不能感動而向善者鮮矣。

夫善則定矣若無標準亦難中道然而聖教亦不患是蓋耶穌在世自生至死萬表咸立如靜動云爲特於人事之甘苦備而嘗之使智者可效愚者可法且自耶穌而下復有聖母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母而外。又有一切聖人聖女。其間品位各殊。品位。如王侯士庶等性情不一。皆闡耶穌之聖德。數其則。而爲四民取法焉。是無一人而不有其作善之芳型也。

至論心弱有輔。而聖教於此。亦大異於世教。葢有耶穌所定之禮。爲人增其神力者七焉。一則。濯其神垢而再生之。二則。養其心。使之合於耶穌。體其善而潤其德焉。三則。苦其志。堅其信。使之克三仇。魔鬼。世俗。肉身。謂之三仇。而能致勝焉。四則。以之治其神傷。醫其心疚。以復其自新也。五則。授職以理神化。一可代主

攝權。一可代人司祭。六則。正其好合。一夫一婦。以宜後昆。則德不孤而善有傳人。七則。既慎其平生。必慎其將死。使之善克有終。故聖教於人。自生至死。無一而不有善助者焉。詳觀聖教諸書。

至論補其不足。尤深尤美焉。蓋奉教者。蒙耶穌任其責而大其功。故其於主。或敬。或愛。或求。或補。或謝。皆耶穌爲之倡焉。以已至尊。掩其至卑。以已無窮。補其缺陷。但異哉。人欲假其無限之功。非全盡其已有限之力。不得也。是故人之不及。雖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補而耶穌補之之恩亦不寬假之功雖甚大而不使之自恃賜雖無窮而不免人積累嗟乎至矣盡矣非天主全知曷能得此神法哉總而論之奉教者何其幸也論道至眞而至全論教至善而至令既有作善之目復有作善之法有作善之表又有作善之助起視世教有一於此者乎

或曰進教之禮何如曰進教之禮辭壞世而歸救世者乃再生之禮也但禮非儀節之謂禮內必須有人當行之功亦必有天主神佑之效也

論當行之功有四。一當確信其道。如天主靈魂原罪救世永賞。永罰等是也。二當定其全守規誡。三於先時所犯之罪。當叩天主臺前。深自痛悔。立志改遷。四當以一心專向救世者。敬之愛之望之。自定不失焉。賴其無窮之功。懇天主赦其一生之罪。增其作善之力。功既盡。然後神司遵耶穌之命。誦耶穌所定之經文。而以水注其額。所謂聖洗。以示水能去垢。而神垢於斯去矣。禮畢。其效即得而不爽。原罪於斯而滅。本罪於斯而赦。原罪者。原祖傳於子孫之罪。本罪者。人本身自作之罪。救世之功。於斯而通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人救世無形之號於斯而銘於其心斯時也屬耶穌之人天主因耶穌之功而即赦其人之罪還其原恩復其義子之隆位賜其永福之據加其作善之資賦其信望愛之德開其神心治其神病增其神力而爲一自新之人也故曰再生之禮但既進教之後其功猶未已焉再生之恩最隆而守恩報德之功彌當篤耳故曰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月異而歲不同焉至死不易其操夫是之謂進教夫是之謂奉教

九

克罪七德○一謙讓以克驕傲○二樂捨以克慳吝○三貞潔以克婬慾○四含忍以克忿怒○五淡泊以克貪饕○六仁愛以克嫉妬○七忻勤以克懈惰於善

哀矜之行形哀矜七端○一食饑者○二飲渴者○三衣裸者○四顧病及囹圄者○五舍旅者○六贖擄者○七葬死者

神哀矜七端○一以善勸人○二啟誨愚蒙○三慰憂患者○四責有過失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爲生死者祈天主

聖事七跡○一聖洗○二堅振○三聖體○四告解○五終傅

○六神品○七婚配

萬民四終○死候之來免不得○審判之嚴當不得○地獄之苦滅不得○天堂之樂比不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　眞福八端解略　附

據前道。永哉斯人。生如寄。死如歸耳。第歸時禍福之攸分。全屬生前之善惡以爲之準。

故人生於世也。其眞福實不在世樂。而在善功。眞禍實不在世苦。而在惡行也明矣。厥功既多。實爲眞福。若終身乾惕。不失夫善。不蹈夫惡。更爲眞福之極也。但人逃於世俗。惟以富貴逸樂是嗜。能知眞福者鮮矣。耶穌欲挽人心。誠意正向。特揭眞福八端之理。切示而垂訓焉。

八端之理。大旨亦分爲三首。三端。除爲惡之本。次三端。立作善之基。終二端。防作善之碍耳。

何謂除惡本。世之最蠹人心者。莫甚於財於傲於僞樂也。故耶穌首示以神貧艮善溺泣三端。蓋爲掃除偏向。不落世緣牽誘也。

夫邪既去。而本體虛明。豈能空空寂寂。一無所趨耶。是歸向又宜端正。故耶穌復示以嗜義如饑渴者。使之奮往直前。務與道合。不致有岐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然去邪歸正行實爲難蓋原罪之後人心已漓非天主神恩以化之豈能行哉耶穌嘗云欲邀主恩先以恩施人乃能得之施人者得主施施人多者得主多施故茲曰哀矜者乃眞福爲得天主之神恩正其心開其迷輔其力定其向耳

恩雖得矣非清心貞守暫得旋失亦枉然矣故耶穌又示以心淨之一端使方寸之內一塵不染庶不有失厥恩三端既得則作善之基立而得福之路開矣

雖然猶有慮也世俗交攻外侮時至非守以純良操以堅忍則

善易靡而福易墮。不穩。不久。不終矣。故耶穌終示以和睦被窘難二端。以豫立其防焉。

蓋人阻我作善。可以兩端克之。一以德化。使之觀感自退。故曰和睦者。乃眞福也。一或以德化不能。寧百折不回。守死不變。而不稍失吾善焉。故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也。

嗟乎。人幸獲此八端。則福誠爲眞福矣。惡本既除。善基復立。外侮莫搖。斯人永福。不亦安於磐石乎。以財蠱其心。神貧者不與。以儌肆其志。良善者不侵。以世樂餌之。涕泣者不顧。其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向善也神恩照之安而不失毅勇持之險阻弗奪嗚呼內外兼盡眞福斯全晉儕曷不勉之勉之。

異道同說

卷四終

教之難不可諉 第二

或曰。奉教之爲難也。甚矣哉。曰。或難信與。或難行與。二者皆不可謂。論難信。觀已上之道。總而論之。無一端不爲自證。論天主。卷一之一篇。萬物無不其鳴其有焉。卽偶有云無者。要不過片時矯情。卒至事勢倉皇。如疾病患難中。則又隱然自露。仰而號於上主矣。論三一之道。卷一之二篇。本屬深奧。非聖經載之。人所想不及。但考之於理。亦無不合也。論天地神人萬物之說。卷一之三篇。切中人心。愈究愈眞。亦不得謂非天下之正道。論原

罪。卷二之二篇。其說亦本自聖經。但觀人事之不齊。則又鑿鑿可証。至論救世者。卷二之三篇。而壞世之後。天主既不滅我人類。必自有深心。不然。豈留人日增其罪以干重怒哉。夫既有深心。及觀救世之道。與理甚合。三卷之一篇。即使止有此據。亦已足信。況生天地萬物之妙。全屬此乎。三卷之二篇。且論其據也。至大至實。至明至溥。萬世証之。萬物証之。神聖証之。天主証之。降生之先。數千年。豫有其憑也。在世之際。三十三年。時時作其証。升天之後。千七百餘年。事事有其效。明非天主必不能爲。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考之者亦不得有誤則其據之無疑也審矣。三篇。之卷之嗟乎原罪之害深矣世之無原無委至誕至怪之事而人無日不確然信之獨至有本有原至眞至平者反不信焉抑又何也。

或曰非信之難行之難也曰斯亦難言也夫既有一至公至嚴之主有一不死不滅之靈魂身後有賞有罰賞無窮而罰無限今欲得賞免罰自壞世之後不由救世之路既亦不能是人非欲自絕即有千萬難從亦應受也。

試以世難言之亦可見已如烈火四圍逃必燃身而出難孰甚

焉。然爲救生命。不得謂其難也。舟壞將溺。極必捐舟而浮。難孰甚焉。然爲救生命。不得謂其難也。凶兵逐至。避必竭力而奔。難孰甚焉。然爲救生命。不得謂其難也。爲救暫生微命。不惜諸難。如此爲救永遠之生。尊榮之命。卽有鉅艱。亦所當受。況微難而可謂難乎。

諺曰。人遇兩難。莫能均免。必擇輕者當之。如貨與命。不兩立。有舍命而保貨者乎。今人在世。亦有兩難在目。一爲克罪之難。一爲受罰之難。二者之間。從作善之難乎。抑從受罰之難乎。

從作善之難。在克己也。克己。則不負乎人。不類乎獸。上奉至尊至善之主。聽其命。率性而行。究之欲成乎人也。此作善之難也。從受罰之難。地獄之苦。可勝道哉。

任觀世之最重之刑。較之地獄之罰。猶蟬翼也。合天下萬古之刑而爲一。較之地獄之罰。猶無有也。以天下萬刑而加於一人之身。以至世界窮盡。猶難擬其萬一也。世之極苦者。莫過於火耳。而地獄之火。非世火可比。乃包萬物之毒害也。世罰猶或一處。而地獄之罰。乃渾身內外。四肢百體。神與形無不

受其苦也。況世苦長則輕。重則短。重極即死而地獄之苦。重之極焉。長之至焉。乃永遠者也。嗚呼。永遠二字。思之哉。滄海之水。萬年而汲一滴。久而能竭。太河之沙。萬年而取一粒。久而能窮。即至天下之塵坌。萬世而除一點。亦猶久而能盡也。至於地獄之苦。海水竭矣。而其苦若始焉。河沙窮矣。而其苦若故焉。塵坌盡矣。而其苦終無息焉。嗟乎。作善之難。有一於此哉。今在地獄者。不知凡幾矣。已受無窮之罰。設使一日者。天主施恩於彼。使之回世。容其遷改。則獄中人。誰不爭先恐

後。戴德難忘也耶。茲以彼之所幸者。而吾儕反以爲苦。有是理乎。況乎永福之榮。又起於是。

恆見世人微利可邀。無不冒苦弗恤。士則窮年兀兀。寢食詩書爲名也。農則耕雲鋤雨。胼胝手足爲粟也。至於爲工爲商。莫不勞其筋力。酌其盈虛。爲得資而得殖也。若夫求永福。有是難歟。豈必離羣索居。濡首其間乎。豈必終歲勤勤。無片時稍逸乎。豈必挾其器。操其資。經風冒雪。踰年而不返乎。況求暫福。人人求之。孰皆得之。而永福不然。一人求之。即一人得之。

人人求之。卽人人無不能得之也。

或曰。克己究難耳。予曰。不克己者。更有難耳。何也。試以財而論。向則席豐履厚。一旦而家喪財毀矣。問其故。或爲非禮之耗。或爲贖刑之縻。以致此。克己之難。有此歟。以身而論。向則神强力固。一旦而容貌穢爛矣。問其故。或爲飲食失節。或爲婬慾過度。以致此。克己之難。有此歟。又以名而論。向則鄉人尊之。國人重之。一旦而惡之若仇讐焉。問其故。或爲搆怨於家。或爲滋惡於人。以致此。克己之難。又如是與。克己者。心則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安家則常豫內無不愛而外無不欽也雖乏非分之財然無非義之來亦無非義之往所以於世福不特無減於俗人且有以勝之烏乎難

即曰有難論人力或不無是然論有天主之神恩則又難而易也蓋從未有行其所命者而天主反不扶持之不觀古今有多人乎無論修道者往往絕紛華居淡苦即處塵世之人亦不以富貴而攖心不以貧賤而介意甚至弱女幼童亦且見危授命雖死不悔是豈伊力之所及哉天主佑之彼又勉行

而已。若人畏難。躬當天主審判之時。覩斯千百人皆爾同時同鄉同年之人也。在世依主之庇。能克己。能行善。爾何不能。其人所受之神恩。爾可受之。其人所望之永福。爾可望之。其人所行之善。爾獨不可行之乎。嗟嗟。天主鞫其罪。其何以對之哉。思之思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歸正不可緩　第三

或曰。姑徐徐待來年耳。曰。噫。此又宋人之見也。棄邪歸正。來年乃可。而今歲則不可。疇謂行孝行弟。而必待之來年乎。況作孽半生。抑猶不足。必待犯滿一年之罪。反足膺天主之寵乎。雖然。意非此也。不過爲私所日蔽而不察耳。何也。一則夜氣暫存。良心難昧。一則爲私所蔽。愛而不舍。是以主張搖搖莫定。徐徐之言。旣以慰其良心。復以遂其私欲。教曰來年。豈定語乎。實不肯爲於今。以愚其已於後耳。嗟乎。恆見斯人也。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迨至罪愈深而惡愈難改天主之恩漸減而人心愈弱愈緩愈難卒至死期已至而明年之來終不可得

且夫事之最大而最危者莫過於永遠何者其苦無窮其樂無極非大也耶死之一刻永遠禍福全屬於斯非危也耶若夫知死爲何時猶可稍緩然人第知死不能免其時卒不可知此天主故匿人以不知而見其爲善去惡當無時不然也若夫死有再次猶可改圖然死惟一次禍福據此而定此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故嘗人以一次。而見其死之不可不慎也。若然。死既不能免。而又不知何時。死既止有一次。而又有永遠禍福之關。以一最危之事。而聽之來年莫必之數。不謬之至乎。

敬之敬之。命殆矣哉。千鈞之墜。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淵。其所繫而存者。恍若一絲焉。其中又有風雨以盪損之。而汝尚曰來年。而且有天主之義怒。幾欲割絕萬物復羣攻而呼絕之。獨有天主至慈之德。遲之至今。待汝改過。而汝尚曰來年。吾願觀此一書。或不爲天主施慈之法已盡。斯時也。一刻

之頃。人之死者。不知幾何。其中不無徐徐之諉而下地獄者。而汝尚曰來年。嗟乎。天主於悔罪者。確許其罪赦。於遲悔者。未許其來年。吁。可不深長思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真道引解全書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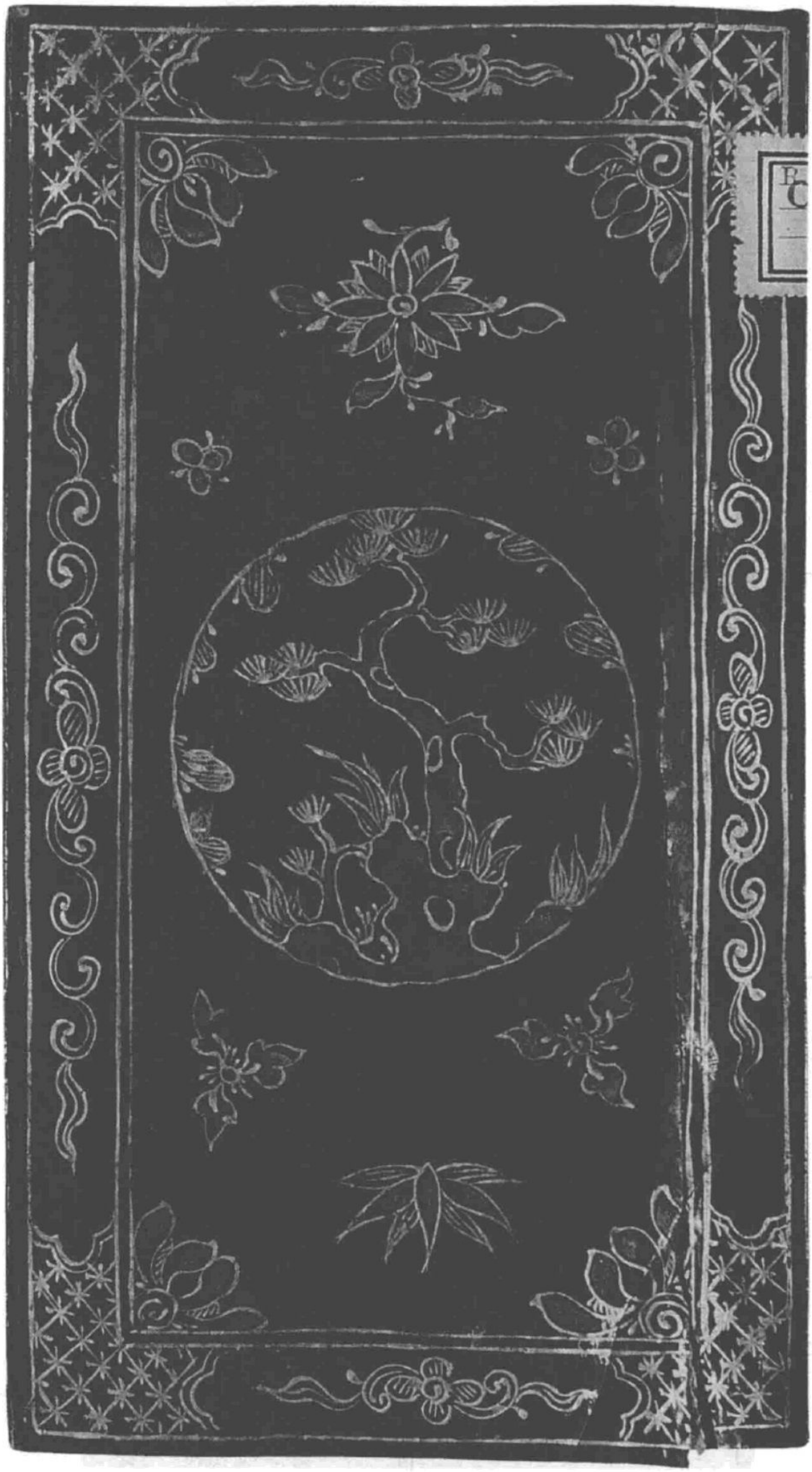
提要

《真道引解全書》三卷，越南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178。

本書作者不詳。全書共三卷九篇。前有《真道引解全書序》，著者指出『就天主一事言之，主者，君天地、祖萬物一真之主也』，全書宗旨在於『就中或詳引天主證據，或參辨雜學支流，或明論降生奧旨，或提舉真道大綱』，『通章上下，逐節詳明，有係心身之大要，而為求道之指南也』。卷一的二篇（《解現世及死後之事，與人之魂魄、物之始生原於天主》、《解天地及諸雜學虛誕之事》），解釋了天主、靈魂，批駁了死後輪迴、父母靈魂護祐子孫等諸說，指出了天主創造萬物，分析了天地、佛氏、目鼻、太極、中國之諸神祇、古人、迷信（如盤古、老子、玉皇、孔子、天師、城隍、天雷、焰王、土公、土主、河伯水官、范顏、孤魂、卜筮、科道、看數、看相、天文地理、雞足、紙金銀錢、女巫、符水等）與萬事根源之間的關係，指出它們為『虛誕之事』。卷二的三篇（《解三父》、《解造天立地》、《解天主降生》），解釋了三父（即上父天主、中父君主、下父父母），列出了天主教孝敬父母準則七條、事君條例五則、敬謝主恩五款；介紹了天主創造世界、人類獲得原罪的過程；解釋了天主一體三位、聖子降世救贖。卷三的四篇（《解審判煉罪天堂地獄等事》、《解真道四大統》、《解聖經証據》、《解

五常及人所織說毀謗真道之事》），解釋了最後的審判、天堂地獄等概念；介紹了天主教的『四大統』，即『敬信經』、『聖蹟七規』（聖洗、堅振、聖體、告解、傅終、神品、婚配）、『天主十誡』、『在天經』；闡明了信奉《聖經》之證據；討論了中國儒家『五常』與信奉天主教之間的關係，批駁了一些指責天主教的說法。

本書開本 25.9 釐米 ×15 釐米，版框高 19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上下魚尾。中記卷數，下記頁數。四周單邊。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此書屬於提交給教皇利奧十三世的一套安南叢書之一。紅色燙金精裝封皮，四周亦刷成紅色。此外越南國家圖書館尚藏有一刻本。（葉農）



Catéchisme raisonné

Texte chinois.

Rac. fen. Oriente
III. 178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真道引解全書序

世人常云、以火試金、則知其真假、以鏡照物、則知其妍媸、蓋真金則火不能銷其質、明鏡則物不能遁其情、是以聰明君子、挹正理而推、則知其道之誰正誰邪、故惟一真道爲能合正理而已、是書提據正理而察天主道、與諸異道之所以殊、雖挹一自然之理、已確知天主之道爲真、但人心昏昧、多惑虛邪、以快其私欲而已、故天主又謙定許多証據、俾人皆知聖道

之公行、而爲天下之所信守者、已居諸異道之先、而
確乎其不可易矣、厥初天主始生人祖、男名亞當、女
名厄娃、則已默啟其衷、俾知正道之傳、而二人又傳
諸子孫、通乎人類、然世人一則迷乎罪藪、一則陷於
魔阱、多棄祖傳之正道、爲他岐之所惑、而不自知也、
試摘蔣氏有云、唐虞謨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涖天
下、所謂正道者何道乎、緜伏氏之道耶、抑老氏之道
耶、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

欲其所爲、宜求其端於天、由此觀之、則所謂正道者、天主之道也、若儒家之所謂道者、道之名目耳而道之準的處、則未嘗及之、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內易下繫）是言天地自然之理、如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出中庸）是言天人之誠之異亦皆說得模樣、語焉而未詳、至如道之原本者何居、人之所以守道者何理、這等未曾草草說過、豈能究真道之本領乎、故言天而不知所以造天者何主、言道

而不知所以傳道者何人、言性而不知所以賦性者何自、是皆指太盍爲天、則却祀以事天、而忽夫造天之主、以目用爲道、則粗迹以談道、而滓乎正道之歸、以性爲陰陽五行之凝合、而不知其賦授之者、本於一真之主、究來求委而忽源、得末而忘本、然於綱常之道、義理之端、亦多所補、他如老氏之虛無、伏氏之寂滅、則彌迂理而大亂真、視夫儒者之道、不啻北南而黑白、果何與於聖教之道乎、孟子曰、道一而已矣、中

庸曰、道者不可須臾離也、則夫真道之在世、猶日月之在天、亘古常明也、奈世之人、多拘已見、徒泪私谿、謂異端之道爲可宗、而指天主之道爲左道、胸中涇渭、眼界雖黃、總屬洸然之見、不啻以管窺天捕風捉影而已、今姑就天主一事言之、主者君天地祖萬物一真之主也、乃世人之禱祀者、祠五帝者有之、祭天地者有之、夫旣謂之上帝、則帝一而已、安得有五乎、謂之皇天、則皇者天地之主、而天地則上主之宮寢

也、豈可事天地而不事上主乎、詩所謂上帝臨汝、則人之所行、帝之通知也、乃行惡事而無所憚、將指帝爲無心、書所謂上帝降衷、則人之秉彝、惟帝其訓也、乃舍聖教而惑邪神、將置主於何等、嗟夫人人知有帝、而不知帝之所以主乎天地者、無一事之不該、知事帝、而不知道之切於心身者、無一誠之不尽、所以談道有人、而知道之真者鮮矣、且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明道者、故欲知天主之道、當以聖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內証、而以天地萬物之理爲外証、則可廓天日執雲埃、而入道有門矣是書分爲九篇、彙成三卷、就中或詳引天主證據、或參辨雜學支流、或明論降生奧旨、或提舉真道大綱、其語雖繁、而所該者約、其理雖賾、而所解者詳、遡源頭而析流派、提根本而分柯葉、通章上下、逐節詳明、有係心身之大要、而爲求道之指南也、傳曰、道若大路然、人病不能求耳、（出孟子）正謂此也、同志君子、果能明體道之方、悟觀瀾之旨、發越

乎心源、步趨乎理趣、以聖經爲正印、以真道爲指歸、
忘乎人我之私、泯乎方所之見、如此則生平知正道
之趨身後享無疆之慶、非唯一時之幸、抑亦千萬年之
幸、非惟一已之幸、抑亦千萬人之幸矣、夫豈小補云
乎、因以爲序、

真道引解、目錄、

卷之一

第一篇解現世及死後之事、與人之魄魄、物之始生原於天主、
第二篇解天地及諸雜學虛誕之事、

卷之二、

第三篇解三父、
第四篇解造天立地、

第五篇解天主降生、
卷之三、
第六篇解審判煉罪天堂地獄等事、
第七篇解真道四大統、
第八篇解聖經証據、
第九篇解五常及人所纖說毀謗真道之事、

真道引解全書卷之一

第一篇解現世及死後之事與人之魂魄物之生始原於天主非是虛空而有

恭惟

天地真主爲萬事之原萬福之祖願降洪錫俾天主所生之人咸知聖道之所當遵宗以共享邀福於無窮者矣抑嘗思之富貴福祿人之所欲貧賤鄙夫人之所惡此心同然也然旁觀一世之人豈皆畢世其

樂乎、豈皆百歲其人乎、縱有尽年之壽而榮辱得以
阻其途、健病得以攖其志、雖才士高人、都不免此、何
則浮生暫境、非是久安、雖千方萬計、暫得榮光、而疾
苦憂愁、紛然雜至、啻如朝花之草、摟葉之霜、不久焉
耳、試觀彭祖八百年、顏回三十載、與夫神農之治藥、
扁鵲之能醫、孟嘗君之三千貴客、孔夫子之七十士
賢、漢魏樓臺、終焉荆棘、齊梁城廓、遽爾丘墟、滿朝朱
紫之榮、黃粱夢裡、堆積金錢之富、白馬窻前、向之生

命無何、而死途忽至、所謂死與人相隔一步、亶其然乎、聖語曰、故人生於世、雖有老少之不同、回視前日事、一瞬息耳、則夫生之有死、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未有超然而獨存者、夏禹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捿弱草、宋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誠確論矣、然則人可不思以求長生永樂之理哉、獨不覩世人行事、無非求所以益利者、君天下則欲其富國彊兵、官朝廷則欲其崇高富貴、諸芸亦然、農之深耕耰種、欲其粟之

千斯萬斯、商之航海梯山、欲其利之十倍百倍、燈火十年、士之志也、欲其香姓字於鰲頭、飭貨入財、工之事也、欲其樹鏃基於鴈宅、與夫漁之簑笠江湖、樵之崎嶇山崗、皆圖所以利已者、嗟夫圖一時之暫利、且猶不管功勞、況圖萬萬年無窮之永利、而尚靳斤時刻哉、弗思甚矣、或曰、根原萬事之主者何等也、曰至尊至一、至慈至嚴、至公至仁、全美全能之主也、包萬善而兼萬福、始萬物而終萬物、聰明無窮、神妙無窮

攀天地間、無不在其運量也、何以知之、啓之東溟初旭、豫徵火傘之亭亭、金殿遙貼、早覺明君之穆穆、觀天地萬物安排之次序、則知其所以綱維者有主矣、抑又思夫國有君而國治、家有主而家齊、況位天地育萬物、豈無主宰者乎、今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四時八節、運行不爽、星辰日月之麗於天、山岳海河之亘於地、寶藏興於山、魚龍潛於海、天包地外、水行地中、雷霆以鼓之、風雨以潤之、春生而花開、秋殺而葉

落、如此等類、難以枚舉、苟非有以主之者、豈能順其度數、而正其性命乎、前聖所謂拳天地、而爲一大書、聖俱星雖語俾人明知天地之有主宰者、經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大雅蕩篇蓋言上天有主、而爲下民之所瞻仰也、嗚呼、天主之證據詳明如是、人而不知所以尊敬奉祀者、尙得爲達理之人乎、

或又曰、天地萬物有真主宰、此理明甚、何則生我鞠我雖開乎父母、而基生成之理者、主恩之胚胎、衣我

食我雖資乎外物而成生物之功者主恩之發育爲人者必當一念欽崇夙夜昭事無一毫之少間感彌切謝彌慇則可享將來之福若不知所以敬事之如子之背父臣之逆君此理粗有知者至於死後之事則茫乎其未知也蓋人類之生有二一爲神魄一爲肉軀精灵不昧具衆理應萬事神魄之謂也言驕有常備四体溢五官肉軀之謂也神魄爲永活之灵肉軀爲暫生之物神魄其將帥而肉軀其奴僕魄在而

肉軀生、魄去而肉軀斃是則肉軀如人之家、而魄則家之主、又可知天主所生有三等魄、一曰生魄草木之類是也、二曰覺魄、禽獸之類是也、三曰灵魄人類是也、前二等魄生氣之所聚、形生則魄在、形毀則魄消隨形而存隨形而沒、不灵故也、至如神魄、乃天主之影子、爲人性之最灵上可參天神而並對、下則爲萬物之長君、非如覺魄生魄之可比也、

或又曰、人之有魄、何曾不見者是不察理耳、蓋所謂

隗者灵隗也、無形無像、無臭無声、知覺寓其中、形体役其外、人所動爲隗之統率也、人所思慮、隗之役使也灵之如是、而可以俗眼測之乎、可以肉目視之乎、啻之風行草上、人見其飄蕩也、嘉窺風影之何從聲出口中人聞其吼嚇也、嘉覺声形之何自、物理且然矧於灵隗乎、是故人生之灵隗也、知識獨異於物可否燭然於心、覺而動雖而安、可則行否則止、其綱常叙秩之理、明君臣父子之倫、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

恩以相愛以若所爲、非有灵隗、而能如是乎、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張子曰、中虛而有主宰這等語、非指言人有灵隗而何、試看於人死隗去之後、床前屍卧、仆若無知、棺内形藏、僵而不動、此時人雖在、而若無矣、蓋嘗嘗之於行船焉、船中有主、則柁運悠悠船玉去餘、則中流汎汎、人之有隗、猶船之有主、隗在而隗醒、隗去而隗僵、理必然矣、然灵隗之去、豈泯然如生覺之隗乎、蓋人之隗、至靈而不可滅、至全而不可

杤雖則去在隨人之生死而靈爽自然不以生死異也惟其行善而享永福行惡而受永罰禍福無門視平生所行之善惡何如耳若以爲人死魄消猶神亾魄滅則於父母沒後何必香燈祭祀之展其誠供具懇祈之隆其敬爲此者以爲魄消乎魄在乎謂非真知人魄之不能滅不可也

或又云死後輪廻此語無稽甚矣夫所謂輪廻者如暴虐之人變爲虎豹淫佚之人變爲犬豕好貪之人

變爲豺狼隨罪而變爲異類者、今試察之、如其果然則彼之父母、已變爲禽獸矣、何猶盛其供具、以敬祭之乎、如旣爲禽獸於忌臘日、宰牲烹猪、寧不父母之誤乎、若果輪廻、則陰府之中、何猶拘囚、而致子孫立埰破獄以助罪乎、且昔聞大明國人皇兄弟九人、而今十八其國、億萬其人、若只輪廻、何處生得許多人也、又以人類而變爲禽獸、則禽獸亦有良知如人乎夫禽獸物類無知、若人有神魂明達事理、而變爲禽

獸矣可漢書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礼
愛知相敬事耳卓茂語豈有灵隗而易爲覺隗乎是虛
誕耳不足信焉

或又云父母死後隗再歸家而享其息臟供具帮節
子孫此言謬甚夫草木必資地而生禽獸必資食而
活人之肉形亦資衣食而長成至若人隗乃至灵之
性必用灵物豈可享有形之物乎誠不可信蓋造物
主豫定人類各有所歸行善而登槃境行惡而入幽

囚此時雖有緋綯桑梓之心、終不可得、嘗之沉水之魚豈可登山而求食、又如火則炎上、水則潤下、此一理也、人隗既去、無理可回、惟有尽心事主之人則升天堂而享永福、是故人必求知造物之主、所以生我隗魄者、而敬事之、則於灵隗棄世之後可以免永苦而得永樂矣、

或又云、人之處世、賢慈則已、何必學道爲哉、此言亦太誤矣、夫子不敬父、臣不事君、得謂之孝子乎、得謂

之忠臣乎、當罰而已、況人之於主、隗魄生之衣食養之而背主忘恩、憖然若是豈不猶不孝之子、不忠之臣乎、

或又曰、父母生我與之貨財、耕吾田也、商吾貨也、食吾粟也、於主何有、是不察理耳、夫父母初生、裸身而來、人人同然也、一生之後、萬物羣而貢焉、水則溢其魚鰕、山則堆其金玉、絲繭之產於桑田、菽粟之盈於郊野、如此等類、父母之生乎、抑上主之生乎、故雖合

萬人之智、而生成一鋒錢、倘無可得、況盈餘之貨財乎、蓋人有田穀、而成嘉之者、天地之膏霑、人有家居、而構成之者、山林之竹木、何者而非主在之所培養耶、啻之木匠、能鑒得魚鱗、而不能使之涵游乎水瀾、昼工能繪成花朵、而不能使之香艷於廷園、惟造物主、則真能使魚鱗活潑、花朵芳菲、舉天下之財、物、無不本於天主也、人何有焉、故人有目、而視必資乎目、有足而行必資乎地、未有昏夜而能視、虛空而能行

者也、如此而人可不求所以尽事主之誠乎、
或者曰、學道之人其愚甚矣彼所學者異端所尚者
怪誕其愚莫此之甚若夫學天主之道而所敬事者、
根原萬事之主誰敢以為非、嘗觀遠西諸國自君宰
以至於庶民一皆崇奉天主如此而可謂之愚乎姑
就其所學者觀之原西國有四科一曰理科所學者
天文地理之事二曰醫科所究者性命臟腑之原三
曰教科使之精條律明事理以輔相乎王家四曰道

科使之佩道德服仁義以化成乎天下四者之科誰能精通者試之而中則使之行其所學以措于事業至於雜芸亦各有試以觀其能否他如漏鐘之驗時刻測影之度日光目鏡所以觀書窺管所以望遠本圖燭四方之形勢巨船通海路之阻深嶼夫解煩之玉水精之瓶紅羽龍袞之裝煌虎魄珊瑚之珍重皆其所出人見此者誰不愛慕之乎誰不重用之乎獨於天主正道傳自西方其所以學之守之者反以愚

昧目之、而其所事邪神、如龍王虎將、淫婦盜人、石犬紙馬、土堆蓑木之類、反以爲智乎、言此者以虛爲實、以實爲虛、以罪爲福、以福爲罪、而不自知義理者乎、夫惟一真主、爲能綱維萬事、發育羣生、而人不知所以敬事之者、智之何在、獨不思、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山嶽何以能融結、鳥魚何以能飛躍、草木之敷榮、歲時之代運、這般大事、人類爲之乎、邪神爲之乎、抑天主之所爲乎、主恩如此、人胡不能敬之、而

反逆之酋如臣受君王之賜、子蒙父母之恩、弟子之於業師、奴婢之於家主、倘不知所以尊君敬父、服勞任戢、尚謂之知理乎、噫、罪大矣、況乎天主之於人類合萬物以養人、不特君之賜也、以全能而賦命、不特父之生也、引群心於正道、其教倍於人師、傳妙法以洗愆、其惠隆於家主、恩新而寵渥如是、可不思以感謝之乎、是以人必求造物之主、而敬事之、蓋造物主之性、英靈無窮、始終無窮、通睿無窮、仁慈無窮、兼萬

事而該萬福貫三才而首羣倫如此方爲根原萬事之主矣

第二篇解天地及諸雜學虛誕之事

據聖經云根原萬事之主者何也果天地耶曰非也蓋天主爲萬事之原天地萬物皆由此出若天地者有形之物也非有英灵之性非有生覺之魄特以主造之而成耳如云天能運行四時地能化生萬物而不知其所以運行化生者自有主矣夫乾元資始固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所以始物也、不有把持之者、豈能運行乎、坤元資生固所以生物也、不有雨露之者、豈能化生乎、其曰天覆地載、則天如覆屋而地如土基、天地其宮宇而造物主其家主也、由此觀之、統攝乾坤、包括宇宙、一歸於眞主矣、

或者云、自造天立地至今、人皆事天願其監察、死生禍福由天、苟不知事天、則禍害隨之、此不察理耳、天果能監察、與賞罰、能氏何以云、氣浮而爲天者、不過

浩浩一太虛耳本紀云天陽氣上積而成形者也所謂氣者浮虛之氣無知覺者也豈有浮虛之氣而能監察乎能禍福乎如艮弓之發矢而省括者在人磨盤之礙米而運機者在手天之有主其猶是也嗟夫天者理也氣也以理氣而能知覺乎若人之所以事天者何故事天而不事主者又何故蓋嘗宮之瓊臺玉宇人見其巍峩也則知其上御者有明君廣厦高床人見其整齊也則知其在中者有家主觀天則知

其有主宰者矣豈以虛空之天而可事之乎詩曰彼蒼者天論語曰天何言哉熊氏曰天不能言語也不能動作也是則天爲太虛者明甚

或又曰父事天母事地夫地一塊土耳人之踐履乎其上浚鑿乎其中汚濁滿前耘耡匝面不炙若是而反事之不猶足反居上乎誠不宜敬事之者也

今試察伏氏爲何如果根原萬事之主乎非也夫伏天竺國人也有父母之生名圖達多字忍辱號釋迦

牟尼伏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而生父名淨梵王母名摩耶妃耶氏其妻也如羅其妾也原天竺國與李虎王爲隣常通貢使至是過三年例使驛未通李虎王仵人往罰淨梵王惶恐宣求使命莫敢誰行王子忍辱請行王壯而許之更厚加金幣以悅李虎王之心使至李虎王見而悅之以公主名耶由嫁焉使還天下稱其專對王父擢爲東宮甚愛重之忍辱欲沽重名俾世人榮奢乃辭父母屏妻子夜半

登山修脫性之方、求長生之法、而隱身不見、時有二鬼、現到此處、一名亞耶羅、一名黑耶羅、教誨太子、賜號釋迦、釋迦正坐、而二鬼在旁、更有二異鬼、一名彌陀、一名弥勒、共旁居焉、鬼言如何、釋迦便書如是撰得四千卷、每卷五三張、以虛無爲道、又云、伏卽心、心卽伏、賢慧是伏、害惡是魔、及輪廻之事、以爲誰能事伏、傾得爲君、試肴察焉、大明天竺日本安南諸國、事伏許多、此等人者、豈皆爲君乎、若然不千萬其國乎、

千萬其君乎、傳云國無二王、天無二日、苟千萬君如此、則誰爲民乎、特虛妄耳、至於釋迦死後、事釋迦者、又瞞傳云伏能生成天地、發育萬物、人之生死係焉、是不察理耳、夫伏始生於周昭王時、亦已死矣、如果生天地萬物、則於伏未生之前、何等乾坤、何等品物、而伏之父母、與此時之天下、何所居乎、何所養乎、惑之大矣、

或又云、崇伏之事、出自大明、我國從之而已、請以察

之原初大明國不知事佛漢明帝於永平年間夢金
人持杖自稱聖人豈日帝宣召朝臣解夢朝臣奏云
金者西方也西方有聖無疑矣帝欲親詣西方求聖
如夢之占朝臣諫曰君依於國國中不可一日無君
請無行焉遣使訪之帝乃命蔡諳秦景爲經畧使之
西國求焉未至大西國途過天竺二人私念曰君命
誠重矣但行路艱難跋涉險阻萬一不諱將如之何
遂擬取佛經凡四十二章併畫佛像登驛而還至京

帝觀佚像信其爲夢中之聖詔國中諸地方迎奉事焉五里設庵十里設寺緘之石室祠于宮中而楚王英獨最先好其源既開其流不可復塞故丘氏謂明帝爲名教中萬世之罪人潘氏謂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烏得以逃其責哉嗚呼漢明之崇尚虛無其罪大矣唐書有云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良祚長年久自立胡神耄戎亂華主昏臣佞政虐祚短唐傳夾言誠確論矣嗟夫佛教之害甚於楊墨闢之不可不嚴

也矧又事之乎、試觀梁武之舍施、道君之設醮、而臺城餓死、漢扎受祭、事佚愈謹而其禍愈大、是豈非其明驗耶、原道篇曰、人其人火其書、盧其居、唐韓愈闢佚之詞也、人稱其衞道之功、迺孟子齊噫佚之爲害史籍載之詳矣、學史籍者、而尙尊信之、不猶陳相之背師而從許、行者乎、世之儒者、誦周孔之言、依仁義之教、其毋曰佚云則善矣

今又察目鼻與太盛爲何如、果根原萬事之主乎、非

也、夫目鼻者人之五官也隨形而視隨形而嚏嚏非有知覺之性也、俗所謂目瞤有酒食、鼻嚏事雖成特訛言耳、蓋目者肝之系也、肝脉動則目瞤、鼻者肺之竅也、肺竅阻則鼻嚏、理之常也、何與人事、或又云、目鼻者人身之始也、魄由此而入、此說無稽甚矣、若夫太盞者、渾然之理也、不是美靈泯然形迹、豈能造成天地乎、本紀云、太盞生兩儀特言其未開闢之前天地自無而有也、通書曰、無盞而太盞、特以理氣未合之

前、天地俱無也、從無而有、自奎而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焉、則其所謂太奎者、一太虛之氣、非能自成自生者、而其所以造成天地、發育羣生、總屬於一真之主耳、太奎何與焉、

今又察盤古爲何如、果根原萬事之主乎、非也、夫盤古之生、亦由形化、故熊氏云、俾是時不生盤古、又曰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則盤古亦人類爾、豈能造成天地乎、如所謂分天地者、特以盤古爲東方之首

君、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觀天之時、知地之利、傳後人有所挹云爾、非謂其能生成天地者、然則盤古非根原萬事之主明矣、

今又察老子爲何如人可以敬事之乎不可、夫老子始生於周靈王丙辰年三月十五日、在胡廣處、姓李名仲耳、字伯楊號青泥、一名老聃、至穆王時卒、以如此之人、而能生成天地乎、傳曰、老氏虛無、又曰伏老之害、然則老子之道、亦與楊墨伏釋、均之爲邪陂之

學矣、誠不宜敬事之也、

今又察玉皇爲何如、玉皇妙樂國人也、姓張名倩、父名嚴光、母名寶月光、以周時正月午刻而生、年三十而卒、後來宋徽宗時、封爲玉皇上帝、一人傳之百人信之、不自知其不然也、夫徽宗雖君臨天下、亦一世人耳、而封張儀爲上帝何哉、若然未有張倩之前、上天無主宰乎、況張儀常人、其嗜好亦與世人同也、生必由於形氣、養必資於衣食、生而存死而斃、以若人

而可以帝天地乎是誠不當事之矣、

今又察孔子爲何如、孔子周時人、以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初四日、生孔子於兗曾昌平鄉陬邑、祖梁服父叔梁紇、母顏氏、年九歲、學於中書空成子、精通文義及後刪詩定書、讚周易、修春秋、教人以齊家治國之方、仁義道德之用、學者咸宗師之、然於弟子問死則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則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誨人不倦也、（出孟子公孫丑章）又常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是則夫子亦世人也、特以通曆之智、能貫詩書而詳義理、以身爲教、澈諸其徒、撰定六經、以詔後世、至於人生自何來、現世何如、死後何往、亦不之知也、若夫六經之文、皆出於上世、夫子特因古文繁陋之餘、親取筆削、而集其大成爾、謂其能生成文字、不然也、然則世人尊敬之以爲師表衆人則可、若奉事之望其明心識字、試中舟官、則惑矣、夫孔子雖多能、亦人類爾、以人類而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帮扶世人、降福免罪、奪造物主之權、萬不能也、且如人謂之聖、亦以才學之謂也、非如尽善尽美之聖人也、

今又察天師爲何如人、可敬事之乎、不可乎、天師者、姓張名虛靜張良之後也、唐明皇受鬼將已與虛靜同逆月殿、顧眈月影與人形俱爍爛、帝以虛靜爲天人、勅封爲天師、夫明皇亦人也、有何靈法、而封虛靜爲天師乎、夫所謂先師者、以先覺而覺後人也、若弟子

之於學師衆工之於大匠尊之可也養之可也報義可也教人以學不能長人以智能授人以芸不能予人以才能此者惟造物主爾師何法之有哉

今又察城皇爲何如人可事之乎不可唐玄宗時安祿山構亂於范陽張巡拒賊死於沙洲帝嘉其忠爲之立廟祀焉以旌其蹇蹇匪躬之節若本國清省之事上登山西之事李仲扎寧之事董天王皆以有功於

國封之爲神、然昔人亦旣死矣、何法而能帮訥人乎、故潘氏謂虐民事神、左氏謂國將亡聽於神、武帝求神而卒基虛耗之階、宣帝求神、而反索漢家之氣、事神之害如此、世人何爲而反蹈之乎、

今又察天雷爲何如、夫天雷何所知也、人有云、天雷乃天神、爲天家之使者、有形如鵞鳥、喙出忿聲、聲發爲雷霆、有火自天而下、能打罰人、又分爲五方五雷此言非理也、蓋天雷者二氣之凝合而成一曰松脂

二曰水星一氣屬陰、一氣屬陽、二氣滾在天地間、本徵其相合、故於天兩將降之時、雲氣蒸於上、元陽逼於下、有受氣之地有投合之徵、於是二氣相騰、而彼氣之盛者、引此氣而相交、交則發聲而陽氣最元、故火從聲發、發而遇人物草木、則俱擠矣、此西儒君子精通天文者之所論、確乎其不可誣矣、嘗夫雷者天威也、亦以彰天主至嚴之德爾、易曰鼓之以雷霆、鼓之者誰耶、天主之權也、若謂天雷有靈、能彰善癉惡、

打人赦人非也人有欲免雷霆之禍惟誠心事主則可矣、

今又察燭王爲何如燭王之說由事伏之徒羅織而成如云地獄有八重燭王有八名前則曹氏麻氏巫氏後則薛氏昌氏蕭氏后氏韓氏試嘗思之彼八姓者世間之常人也而封爲燭王主生死之權操禍福之柄奚其可也如其果然則於未有等人之前生死禍福之事自無主張者乎世人常曰燭王地獄則燭

王者、鬼之渠魁爾、事爲王者、亦欲其洗淪地獄、而爲渠鬼之卒僕乎、此誠惑之大也、我何可以信事之乎、今又察土公爲何如、夫土公者、古之二人、一曰穄仁、一曰穄仁育、緣伊國舊多暴虎、人不堪瓜角之憂、國君宣旨云、誰能扼虎以除民害、則擢爲高官、厥有穄性、兄弟五人、能摧猛虎之禍、王嘉奬焉、乃封五人爲五方之帝、曰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以酬傳虎之功、後人事之爲土公、以

其能除害救民亦猶夏禹之驅黿蛇周公之驅虎豹

出子孟云爾然衰育雖能剪除虎患亦常人爾有何神法而帮詩世人乎且諸人之除害一國之利耳豈能利及天下乎誠不宜敬事之也

今又察土主爲何如類聚書云晉時有一人名王質登石室山見麾鬼相與博奕於山嶺質坐視焉又見其所行許多怪異之事樂而忘返有頃形貌變爲汚醜臺食斧柯至於回家之時子孫惟而不認彼怒乃

構小菉於園角居焉、及死人尊爲太監、祀爲土主、夫王質以尋常之賀、而爲怪誕之行、登山見鬼、事未爲憑、死於荒園、殊非巫命、如其有灵、彼之子孫事之也世之人何爲而敬事之乎、或有云、土主能保人之家園、何乃事土主者、猶聞羣盜竊取家之貨財、摘取園之菓菜乎、昔者舜命益爲朕虞、以掌山澤、周以地官掌園林陂池之事、居民之政、誠不可闕也、若以王質爲土主之神、則於彼未生之前、土何所主、而能奠厥

攸居乎、嗚呼、誠僞誕矣、何故事之、

今又察河伯水官爲何如、三國誌云、三國時有一人居花陰縣分擧八角之石、水從地出、民用便之、人見此尊爲河伯水官、夫水者天一之氣也、行於地中以滋潤萬物、亦由天主造成之爾、書曰、水潤下、書洪範、易曰、井養而不窮也、井卦彖辭、是則潤下而能養物者水之性也、官何有焉、若以彼爲水官、則誰能鑒井者皆爲水官乎、飲何井者、亦必事浚井之人乎、昔者大禹之

抑洪水、孫、孟杜預之通水障（出晉書）皆所以利民、通之障之、存乎人爾、水何知乎、若夫水之注之於海、運之爲霖、造物主之權爾、非他神之所能爲也、人見江濤之洶湧、水派之注、洋鯨吞蛟逐、魚躍黿潛、名之曰水齊水族、指深淵之爲靈、謂洪波之有神、祈禱之敬事之惑、斯大矣、不可信焉、

今又察范顏爲何如、昔清國有人、姓范、通汚宮婦、事覺詔加大辟之刑、屍分三段、有鬼現、人自稱第一段、第

二發第三發蓋指殘魄三段爲三人也嗚呼以淫穢之人瀆通宮之禮罪既死矣灵何有焉縱彼有灵亦邪神爾以邪神而能禍福人乎能阻人生育之理乎與其事之者亦欲其瀆淫如彼乎牌身如彼乎周氏曰神不民惑語曰邪神不敢干正亶然矣奈世之婦女或傷於氣血之不足以致難於產育者則誘之於范顏紙金錢以攘之灰弓劒以揖之眩惑莫此之甚也至如本國莫朝北寧省東岸縣有人名賜楊亦當時

之罪人也、於彼死後無何、而人亦尊事之者、何理也
今又察竈君爲何如竈君者古之二人、夫名仲高婦
名氏皃、兩相爭辨不分、不知其致富者、誰之力也、夫
云夫財、婦云婦財、爭語不決、仲高怒而即打氏皃、氏
皃忿而出家、剃髮而坐於途間、有頃范郎路過、見氏
皃而悅焉、即結爲新婚、及後富貴、仲高時被眚災、貧
賤而仰食於他方、不意至氏皃家、氏皃心知其爲仲
高而伸高不之知也、時范郎出獵、寂家、氏皃顧前夫

而傷心觸發厚飲食之仲高醉卧而不能行氏兒恐後夫還疑其有異心乃遣家僕攜仲高而藏於枯草之積范郎猶還徙獸於枯草中燒之仲高死於火中氏兒惆恤前夫乃投身於火死焉范郎過惜其婦即于火自焚而死又二奴婢痛傷家主亦于火中而抵命矣今人常於竈中設灶頭三凵以便烹飪亦猶昔鑊之三其足爾不知理者指三灶頭爲范郎仲高氏兒二夫一婦名之曰竈君又於竈旁置小塊以便

術火、則指爲范郎之奴婢、係遐年元旦則易其灶頭及買紙圖人、形而事之、於嫁女于歸之日、則先祭竈君懇其帮訴使之嘉澈美膳、若然則不事竈君者豈皆生硬其食乎、何乃事竈君者多而不皆旨其飯而甘其羹美也、嗟夫仲高一鄙夫爾、不能閑其婦、而使之鶉奔其行、是不夫也、氏兒桑中之女也棄夫而他從非從一而終之道、易曰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窮無攸利、朱氏兒之謂也、至如范郎和誘人妻樂色而

忘德不夫之甚矣以此等人而可謂之君乎可謂之
竈君乎易曰在中饋家人六二則竈之所主者僕婦之類
爾若仲高范郎氏皃之徒行非人類死非正命君之
何故且如一竈一君則千萬竈亦千萬君乎查之國
律一女二夫者刑以象打天主十誡誰敢自壞其身
者罪若殺人彼等之罪正坐此科而其事之者亦欲
二其夫乎亦欲刎其身乎嗚呼亂人綱常亂人祭祀
莫是之若也窮理君子反不究此而信之可乎

今又察孤隗爲何如伏書云昔有女人名行滿數至三十年而死彼方賣酒於亭橋間適遇三人稱爲天家之三相孤隗差行捉彼彼乃盛酒瀫而厚待之既醉三人乃爲彼換數俾壽三千歲此特妖妄之言耳夫孤隗者孤獨之隗也饑貧而仰食于人俗云孤隗短足而小頸步行不得棲於木末不能飯食必以粥挑於木上食焉噫孤隗之求食於人猶乞丐之給食於路如此而从反事之何耶或又云三相孤隗者天

家之使者也、捉行滿而賄賂、以漆歲紀、試察之若三者果天家之使、何至饑餒、而陰受行滿之賂酒乎、縱使天家有靈、何乃嗇於使者、而使之顧食於人、尚得謂之天家乎、嗇之世主、遣使臣以戢匪僞、敢有私賄而放敵者、罪當何如、況上天之主、非世主也、天家之臣、非世臣也、而尚有如此之行乎、嗟夫行滿之壽不聞於古傳、孤隗之相不書於經史、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出書大禹謨其斯之謂也、人胡不究此、而妄信之惑矣

今又察卜筮爲何如、可信乎不可、昔者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所以辨其方位耳、如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之次第也、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艮東東北、巽東南、八卦之方位也、一六坎水、二七離火、三八震巽木、四九乾兌金、五十坤艮土、八卦之列於五行也、乾者象天也、而巽之風、震之雷、離之火、屬焉、坤者象地也、而艮之山、兌之澤、坎之水、屬焉、八卦之配於二儀也、乾者父之稱也、

而震之長男坎之中男艮之少男隨所索而有巽坤者毋之稱也而巽之長女離之中女兌之少女隨所索而有殊八卦之參於父毋也凡陽爲奇凡陰爲偶而二者之中互成其体八卦之一於陰陽也然細推之卦者掛也爻者傚也不過觀其所畫之象而傚法之以摸擬其理爾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特分其次第耳非所以爲占驗之徵西北東南特辨其方位耳非所以明吉凶之理坎水離火以五行而參錯也於

生尅之義何關、乾天坤地、以二儀而配合也、於生始之原何與乾爲父坤爲母、特以名稱之也、而長女長男之出、非兆於乾坤、奇爲陽偶爲陰、特以形持之也、而陽施陰受之禋、非根乎奇偶、是則伏羲之八卦特以分陰陽、而辨方位、使人知寒暑之候運行之度、以授人時而便耕作耳何曾卜筮之有哉至如孔子之易、則專以義理言之也、如乾之大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蓋以純陽而健運者、乾之象也、則法

之以去人欲存天理、解之大象、則曰雷水解、先王以赦過宥罪、蓋以雷動而雨降者、解之象也、則法之以赦小過宥罪人、至於風火家人、則曰言有物行有恒以言行之出於身、猶風之出於火也、習水坎則曰常德行習教事、以德業之進修、猶水之進不已也則夫孔子之於易、美理而已、其於卜筮、則不之及也、嗟夫易之爲書、特以道陰陽辨義理、而詳其氣運焉、爾初非教人卜筮也、奈自末流、溺於術數、而不能究夫義

理之歸是以傳勾成欺黃裳亦誤總屬荒唐之見卜焉何驗其有戾於伏羲夫子之意者遠矣且世之卜者往往坐於途市之間以錢文投於皿器中觀其偃仰偃者爲陰仰者爲陽以陽爲神以陰爲鬼陽則數奇陰則數偶吉凶兆應只於錢文驗之矣夫錢文之有二面猶雜器之有兩邊以錢投之非偃則仰理之常也於事何與漢時楊均平居蜀郡精於此芸者始撰祝文教瞽人持錢文而祝曰先聖先師伏羲大禹

文王周公孔子、五代聖人、孔門術士、七十二賢、列位大聖大賢、同來助卦、歲次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節、或上中下旬、忽遇男人或女人、卜問求事望事、各各其事、吉則吉神兆、凶則凶神兆、諸位聖賢、同來降下、試察焉、本國人之業於卜者、不下千萬、以彼之祝、而這等聖賢、亦即應之耶、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朱子集註曰、賢有德也、則所謂聖賢者、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也、若昔伏羲之德合上下、夏禹聞善言則拜、文

王徽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周公多才多藝、與夫顏子之不遷不貳、曾子之三省吾身、子夏之篤信好學、仲弓之居敬行簡、等人既謂之聖賢矣、乃爲瞽人之祝、而應命乎如其果然、何以謂之聖賢也、又況人之所以請卜者、或卜以起僞、或卜以殺人、卜而盜人財者有矣、卜而去夫婦者亦有矣、以若所爲、而前輩聖賢亦即應之、以助其惡乎、予嘗質諸卜師之所論而益見其妄誕矣、或言是卦之變、是爻之動、則歸於

墳墓之不寧家居之背向或諉之於姑祖之崇其子孫邪魔之邀其禮物或謂穢星以却病或謂符鬼以脫災都是以渺茫難見之事以竦怵愚人而神其說爾及其以理折之則言卦而不知卦之所寔者何從言爻而不知爻之所動者何故墳墓之動何卦言之妖邪之虐何爻見之由是理愈偏而向愈窮胸中瞶瞶眼眉惶惶不啻如入網之蛙矣噫伏羲以易而辨陰陽後世以之而亂卜筮孔子以易而明義理後世

以之而証訛言世愈久而其說愈荒矣昔者張公瑾取龜投地於唐太宗命卜時韓昌黎嵇杖卜於市潮洲別駕出唐史記諫亦有所見云他如六甲之事所以推測日行之度以六十年爲一周而詳其太過不及如所謂子丑寅卯之類亦猶數名之所云一二三四焉耳不知者謂子生肖鼠卯生肖猫寅生肖虎丑生肖牛餘歲倣此夫人灵於物而物役乎人茲乃例物於人肖人於物於理豈不甚背乎若然則人無歲紀而物更有歲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抑人借物之歲以爲歲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胡反以人而物之也甚至謂子歲人不宜於卯歲人寅歲人不宜於亥歲人取猶能捉鼎虎能捉承之義而使人之停其夫妻分其家產皆卜筮之徒亂之也若謂卜師能豫知吉凶未來之事則前者本國高徽師與蓬師之精於卜筮者何至焚火死乎溺水死乎如其知之而反蹈之愚甚矣書曰朕志先定出書

大禹謨

詩曰爰始爰謀出大雅詩則人事之所以成由志之

決而謀之善矣何必稽於龜卜乎傳達君子其無聽瞽人之說而至貽明中求暗之譏斯可矣

今又察科遁爲何如科遁者術數之說如所謂六壬走馬六壬大遁云者其要以時配月而斷吉凶亦猶卜筮者類也然以理推之走者疾也遁者逃也業此者只求以術欺人而敏於逃走耳君子循理而行中立不倚又何事於逃走哉惟其好作亂而好犯上者以之而預防焉姑就其術觀之如曰十一月純卦子

十二月大吉丑、正月公曹寅、三月太冲卯、三月天罡辰、四月太乙巳、五月勝光午、六月小吉未、七月傳送申、八月從魁酉、九月何魁戌、十月登明亥、以指還數於掌間、而驗其對遇、謂要在尋迨都路都而已、此六壬走馬之術也、若夫六壬大道、亦就此推之、而尤加譎巧、以欺惑世人而便其已私爾、夫科遁之書出於陰陽虛偽之徒、穿鑿而成、以亂人性情、眩人耳目而致於子背父、臣逆君者、科遁其爲之赤幟矣、曾何信

驗之有哉、前者蔡朝之阮微、西山之阮鑿、精於此術者、亦皆背君亂國、而刎其身焉、遁何爲哉、遁何爲哉、惑之過矣、大學所謂百家衆技科遁之謂也、人豈可輕信之乎、

今又察肴數爲何如、昔者嚴均平賣卜於城都、推測五行生尅之義而評論人品、謂聰明者官長、愚昧者卑賤、又穿鑿云、人生此歲、則爲狀元進士、彼歲則爲臣僕奴婢、又設爲紫微斗數、謂人之數係於天之星

星之大者、公侯之數、星之小者、庶民之數、立爲十二宮、如所謂財帛宮、妻妾宮、子媳宮、官祿宮之類、與夫旬截當頭、文昌照命之說、大抵推究乎日時、參驗乎星命、以彼對此、以此遞彼而斷之以數、以張其妄、而神其術爾、然傅岩之築、未聞命應於何宮、莘野之耕、未見數徵於何象、伊傅之數、經史俱無傳矣、而其謂鹽梅於商、晏隆衡宰於殷邦、儒績豐功炳彪於世、數焉何在、今之世人、或勤而致富、或侈而傾財、學焉而名

有以成蕩焉而業無所就人見此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而一諉之於數焉誣甚矣或謂人生於世在得其時生於某時則富貴壽考生於某時則貧賤鄙夭則此一時也普天之下人之生者不亦千萬乎而其生於此時者豈皆富貴乎豈皆壽考乎何貧賤鄙夭之若是其多也陳氏謂術數之家執一贊以御百虛誠確論也嗚呼天主生人而賦之以性予之以形其於生死予奪之權一歸於主而已詩曰天生烝民（詩大

雅蘇民篇書曰、天佑下民、書泰誓篇則夫人生於世、有命在天、數之所言誠不足信也、或又云、夫婦配合、則先卜其歲之合否、試嘗觀之、今人之求配者、皆已占歲紀擇日時、而尚多空其子息、半其世代者何也、亦有不拘歲紀、不擇年月、而琴瑟百年、尾璋疊弄者、又何也、蓋夫婦之合、雖屬人爲、而總由天主之前定耳、豈可拘於歲時之擇乎、若夫壞星換數解厄送灾之說、尤謬妄之甚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出書論烏可遂知其然、而解之送之乎、且世之爲此者多、何亦至於禍害而病夭也、是不過屢僞之徒、纖爲此術、以網人財焉耳、嗟夫人之得喪利病、皆由造物主之預定其然矣、豈可輕信妖妄之言乎、

今又察看相爲何如、昔漢時有一人名許負、善爲權術、以利其生者、彼見人之富貴、則看其形貌、而誌於書、謂之看相、如所謂人中長則壽考、天廷廣者尊榮、

耳大爲官長之容、睛露爲貴人之相、如此等語不過模擬其形耳、然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孫臏無足、祖逖無目、韓信之力不縛雞、杜預之射不穿札、與夫魏徵容貌不踰中人數子者有何異相、而能顯齊伯於天下、翊唐祚於中興、誇虎視於戰國之時、贊馬得於炎劉之始、輔弼漢延、匡扶晉祚、致君堯舜、媲美皐夔、這般事業相焉何在、他如曹交之身長九尺、食粟而已、孔愜之耳大如

斗作亂而已是其相之不足驗也予嘗質諸相人之所論有稱其富貴之相者而異日終罹貧賤有譏其貧賤之相者而他時必得富貴相之不寔一至於此呂才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數相之徒皆是言之多而中之幸也君子其勿信焉

今又察天文地理爲何如易曰觀乎天文以察乎時芙（賁卦大象）則天文者所以明七政之運行知時候之早晚而便耕耨矣況在天者有九野配在地之九州四

方列宿、認之可以周行天下矣、周禮地官掌司地之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辨高低平燥濕爲五等、出礼王制則地理者、所以明土地之宜、知避就之處、此天文地理之說也、然亦有真天文地理者、僞天文地理者、真者人之所當知、而僞者勿爲其所惑也、蓋真天文者、傳自西方而東方則學而知之、曆書云天有黃道南黃道北地有南北極、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地亦如之、中天則有赤道、自赤道以南、共二十三度

零三十分、各曰黃道、南自赤道以北、亦二十三度零三十分、各曰黃道北、日行赤道、則四方日夜均平、日行黃道南、則南方晝長而夜短、日行黃道北、則北方晝長而夜短、再知月行之度、盈虛之理、日蝕月蝕在於何時、經星緯星、會於何辰、以明指氣節之早晚耕作之時候、如堯之曆象授時、書典 堯舜之在璣衡齊七政、書典 此真天文也、若夫真地理、亦自西方而傳、原西國昔有人、遍行天下、而知地形如彈丸、空居而無

所倚天氣包乎其外、而地在乎其中、此乃造物主之前定也、於地中分爲三百六十度、又列爲五方、一曰西方、如紅毛國葡蘭沙國、凡二十餘國居焉、二曰東方、如大明天竺日本安南等、二十餘國居焉、三曰南方、居之者已有許多國、四曰北方、亦有許多國居焉、五曰中央方、此方最大、分爲二坼、一曰南壤、二曰北壤、此五方之異也、又於諸方中、撰爲輿地誌、相其高下、分其燥濕、輿夫土之所宜者何物、地之所産者何

奇、辨溝洫原陵之異、詳水泉甘苦之殊、使人知善地之所當居、惡地之所當避、又詳誌海道、驗其深淺相其低昂、俾航海之人由此國以通於彼國、歷南方以至於西方、如禹之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周之爲指南車、以通使譯、出書旅獒此真地理也、至唐時楊均松、始設爲詭術、稱爲地理師、以誑誘世人之僥求富貴者、彼摘巳之見而人自信之、指山爲虎指水爲龍、以高爲案、以卑爲脉、指紆山爲龍之曲、指環水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龍之脈、至如土阜之形、以圓形者爲火、方形者爲土、曲形者爲水、長形者爲木、尖形者爲金、謂此爲緒謂彼爲引、照之以羅盤、驗之以方位、教人以祖父之骸骨而葬之、期之以官長、望之富貴、先邀未至之尊榮、預定將來之壽考、謂此墓爲發富、試嘗思之、夫地之有山川土阜、猶天之有日月星辰隨形而見、隨處而成、總屬天主之陶造而然、何關乎龍虎、何豫乎五行、而妄指之乎、況人之骸骨死矣、雖

產於美地，豈能滋養其子孫乎？死，灰無復然之理，即死骨亦無再榮之理矣。伊何世人，溺於富貴，而甘爲地理師之所誑乎？且人生於世也，有清氣之地以悅其形神，有肥饒之地以豐其衣食，所謂地以人而勝理，誠然矣。若夫桑榆在望，墓木將催，魂去而屍卧無知，軀殘而骨枯，獨在此時，雖有膏腴之地，朱膝之棺能保其千年之墓，千年之骨乎？世俗所謂既歸三尺土，雖保百年，實正以此也。竊嘗譬之於木焉，方其生

也、糞土以培之、雨露以潤之、始見其柯葉之繁、根幹之茂也、至於繁根既斷、翠葉已彫、投之於潤地、而苔發盈肌、曳之於通衢、而蘚生滿腹、雖后稷之巧於播植、宗元之善於蒔木、亦不能使之榮其葉、而繁其柯也、剜於人骸、既弊、塟於何地、以潤澤其子孫乎、縱有美地、不過暫留其骨、使不至速朽爾、烏可以一堆殘骨、而能帮扶嗣徹、使之官長富壽乎、每見清國、覩蕩之徒、往來本國、稱爲地理名師、以術欺人、人自信之

而不知其爲所蔽也、甚至攜祖父骸骨、而寄葬於他鄉、低頭以累人、出錢以請地、生而寄居、人以爲賤、死而寄葬反以爲榮乎、或乃今日葬、而明日改、前月厝而後月更、如投芋於地、不待其生、暴父於途、不知其辱、可以爲孝乎、不孝大矣、傳曰死葬之以禮、則夫父母之死、得葬爲安、豈可妄求富貴、而輕易父母之骸骨、不使之安於所葬乎、嗟夫人知地理、而不知所謂地理者何也、夫地理者、以其知地之脉理、如黃帝之

察水泉甘苦、大禹之相山川便利、此誠能地理者、若擇地以埋骨、而期以發富發貴者、地理之肯師也、豈知真地理乎、嗚呼世人之欲圖富貴、要宜尽力其所為而已、欲名標虎榜、則劬力於書窻、欲粟滿千倉、則胼胝乎農畝、他芸傚此、至於得喪利病、天主之權也、毋徒謂改塋墳墓、而能富貴壽考於其身也、況地理師既知此地發富、彼地發貴、何不留與己及子孫、而更與他人乎、至謂其能知善惡未來之事、而豫徵於

墳墓者、則楊均松乃名地理、而竟罹刀劍之刑、茂堪
亦地理師、而終被絶嗣之慘、知乎不知乎、胡而不免
殃及於其身也、原道賦曰、風水輩妄求富貴、人間排
地下虎龍、誠確論矣、
今又察鷄足爲何如、或云、鷄足能豫斷吉凶、如所謂
動内指空等語、以此而占商賈之利病、家事之寧否
此詐也、夫鷄足之投於熱水、彊則伸而弱則縮、理之
常也、何動内指空之有哉、豈惟鷄足、鵝足、投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熱水寧無伸縮乎若以爲真則向來商賈之驗於雞足者不爲不多何乃至被風波而失本利乎亦有占雞足而應試者反貽落第之羞占雞足而求財者未見盈囊之吉原道賦目雞足豈知家事却訛傳禍福吉凶誠哉是言也我不信焉

今又察紙金銀錢爲何如夫金錢者國用之宝也真之則貴若乃糊紙爲之用於生時猶且不可況於死後焚之而能利用乎然則人之所以爲此者何也古

者國君、及富貴之家、於臨命時、子孫以金銀衣帽、及珍寶之物、而置於棺內、以重其葬、死之禮、棍徒見此熱志於貨財、或橫途而刼取、或掘塚以掠財、往往爲其所害、時人恬此、乃規圖譎計、易爲紙金錢衣服而送之、人皆信而效之、習以爲常、而不知其欺罔甚、夫父母在時、不曾用得假物、況於死後、而以假物予之、不幾於褻視其父母乎、唐時有一人名蔡倫、婦名商嚴、以賣紙金錢爲業、賣之不售、彼乃設爲詐術、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婦曰、我假死三日、爾則哭之哀而多以紙金錢燒之、與我我即復蘇、爾宣言、謂其吾夫既死、惟以紙金銀錢燒而送之、吾夫即自死中復活、人聞而信之、越三日、彼之紙金銀錢、爭買殆尽、此蔡倫之詐術也、試察之天下事物、豈有假化爲真乎、鉛錫不可化爲金銀、粉土不可化爲銅錫、則紙竹豈能化爲真金錢乎、每見人所燒之處、殘灰一把、淡冷依然、不聞既死之人取之以利其用也、若燒之而可化爲真、則子孫貧

溥父母何不以此寄之、而使之遂養生之理乎、從來人之死者許多、未聞以紙金錢燒之、而再生也、噫、蔡倫之計窮、而世人之目眩、萬金錢之贖、不能活一死人、假金錢之燒、豈能裕殘魂之用乎、嗚呼、世人之謬也大矣、生不能以真物養、而死則以假物報、愚乎愚乎、害茲甚矣、人其可不察理、而妄信之乎、

今又察女巫爲何如、異哉、邪魔之惑人、如此其甚也、蓋心爲所蔽、則異端羣而攻之、予觀巫覡之言、而深

悵夫邪說之蠱惑人心、一至於此也、女巫者、往往坐於途市之間、以扇蔽其口、而歷引幽冥之事、如云人魂之在於何處行者何事、與夫生死之前徵憂樂之往事、謂人父母、夫妻昆弟之魂、借入於彼口、夫魂如有灵、何不現入於子孫之口、而必藉於女巫之口乎、又云、所事者王皇上帝、與夫傘員白馬白鶴迷熙等王、夫諸王者、人類耳、何有等法、而能助彼、使之通知人事乎、如其有灵、即爲彼之一呼而應命、不亦爲女

巫之僕卒乎、噫、家爲巫史、而九穢之亂以成、市也姦
宄而蹂國之風日壞、查之國律、凡假托巫史者杖、人
反不深究乎理、而甘爲女巫之所惑、是不智也、
今又察符水爲何如、昔後漢時、有三人之兄弟、一名
張角、一名張良、一名張寶、張角探藥於山中、忽見一
鬼以老人形、呼張角入於谷中、賜之一書、號太平要
術、問之曰、叟是何人、鬼卽應之曰、我乃南陽之老仙
言訖、卽寖而不見、張角得此書、改名爲太平道、人逮

至正月、毒氣猛起、角依此書、以玉皇名號、爲紙符
燒於水鉢、以之度人、世之愚昧者、請此符以除鬼、彼
又自稱爲大賢良師、以鬼法而捉鬼、如云、奉命玉皇
上帝、欽差天蓬天將、千千力士、萬萬精兵、急急如律
令、彼之事鬼如君王、臣鬼如奴僕、以術欺人、以符治
病、人皆從之而不能免其死、及後聚兵作亂、驅煽已
之徒黨、合五百人、稱爲大將軍、與朝廷抗命、漢靈帝
遣司空何進爲將軍、討之不克、彼乃合黨於黃江軍

皆使之著黃巾、故號黃巾賊、漢書曰、黃巾滿四方者此也、至後來開羽張飛二將、始討而誅之、夫張角者漢時之匪僞也、恃已之法、而逆其君、罪既誅矣、孥彼之法、亦惟以鬼計怵人、人見而驚、始邀至而請之助是不過以鬼而押鬼、以人而詐人、何神效之有、或云符水師能以法破獄而使前人之魄、離於此獄得脫如彼既破、則陰府無拘囚之獄乎、抑此獄無主張以拘繫之乎、況彼師既破、此師又破、則獄當何存、而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可謂之獄也夫地獄者堅緻之處也天主以此而拘鬼鬼罰重罪豈有破之之理乎試觀世主設獄以縻有罪猶不能破況天主之權非世主可比地中之獄非世獄可方或曰陰府或曰焰海乃最險最深之獄也符水有何法而能破之乎予嘗見符水師之設計以破獄而知其妖妄也取螢火置於瓢器中而立坫置案以術破之指螢火爲人之魄指瓢器爲地之獄試思獄之爲獄豈瓢器之比乎抑人之魄豈瓢器

之可拘乎且符水師人中之類爾烏能立獄破獄捉人放人而宰生死之權乎噫是獄真乎皃戲之獄耳世人信之則其智不及三歲皃也至於人之病苦則指爲五瘟二十四鬼之所害而謂已有神法能捉鬼而囚於木石之中如其果然則鬼已囚矣瘟已斃矣何於他人之病而復捉之囚之是何等瘟鬼而復來也夫鬼者無形之物豈符水師之所能捉乎況彼既事鬼而又云捉鬼何理啻之奴僕者人之使令也豈

有尊事奴僕之理乎、且如官長之命、我而我能制其命、倘得謂之官長耶、何符水師之於瘟鬼、既君將而尊事之、又奴僕而驅遣之也、倘彼有法、而能救人之生則必於富貴之家邀索禮物、而貧賤在所不屑也、何貧賤既死、而富貴亦死、符水師亦終於死矣、非惟不能度人、又不能度其身也、則所謂救人之生者、利人之財也、全身之沒者、公理之在也、法焉何有、或又云學天主道、而不崇符水之法、多至於死、則從來本國

之師於符水者、恒不乏人、而等人者、豈皆白眉於上世、台背於人寰乎、此誠誣誕之術也、原道賦、只符水如能療病、黃巾全是百年翁、信哉言也、世之君子豈可妄求生理、而輕信符水之言乎、

今又察元旦立標樹盈硾弓爲何如、本國俗、自官長至於庶民係至歲底、立標樹、及以石硾盈弓弩之形者、不察理之甚也、伏書云、厥初鬼與伏兩相試法誰勝者爲兄、鬼以手執鵲鳥、戲云伏卿此鳥之生死如

何者伏謂死則鬼餓生伏謂生則鬼擂死伏不知所出即迅至蹶門一足在外一足在內謂鬼云鬼知出入如何鬼云入則伏出鬼云出則伏入鬼無以對即怒而手打鵲鳥於伏之頭所以僧杖有鵲形於杖之頭者戒此故也鬼又與伏相試誰能久淹海中則爲神法乃兩相至海鬼淹身於海一刻畏死而升伏久留海中滿頭螺結所以寺中有螺頭伏跡之在此又試詩多法而伏俱愈於鬼伏與鬼爭地鬼猶在海外

而伜已先登、所至即立標樹、及盈硾弓於地上鬼至則射之、鬼見木標與弓形、則知爲伜地、而不敢入此乃伜書之所載意以伜法妙於鬼、而盛稱之、係逋年十二月三十日、取木標繫紙金於標頭、埋於廷前又以石硾盈弓弩於巷外、及家墻之四圍、使鬼知伜之地、而不之入至正月初七日、則偃其標樹、年年倣此此皆伜教之惑人也、試察焉、夫伜即鬼也、而伜之書即鬼之書也、爲此者不過重稱伜法而使人之崇伜

所以崇鬼也伏乎鬼爲伏之前驅而伏乃鬼之唱率兩相犄角謀圖害人人不之知而輕鬼以重伏信伏之法卽確鬼之網也譬之賭博之徒一則爲媒與人率錢而賣角佯爲不勝而人亦從之然彼之敗卽所以敗人也蓋媒人與賭主同情惟圖以攙取人財而已然則鬼其伏之媒伏乃賭博之主至於衆人之信伏則入伏之穽而中鬼之餌也且人旣屈弓形立標樹以碑惡鬼而免其病苦何以今

世猶聞病之多而死之速也若謂鬼不敢至於伏地何以伏書云此一神也在家爲土公在野爲土祇在江爲老王在寺爲龍神神卽鬼也何猶至於伏之寺者則所謂木櫟灰弓以捍鬼者何益之有是誠不可信伏而信鬼也嗟夫人生於世命制乎乎天富壽康寧貧弱病夭一歸於造物主而已伏何爲哉鬼何爲哉上主而惑世人其害良不少也智者以理自斷知伏之害卽知鬼之爲害其毋曰伏鬼之言斯可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向上各條如天地神伏目鼻大奩及一切虛誕之事
燕數於前是皆其間之一物非有神智非有灵法而
能禍福於人寰也這等事皆是虛妄之徒偽造此術
以罔時人人能以理燭之則是非虛寔瞭然於方寸
之中非惟邪說之不能惑抑亦知正道之當重也竊
嘗思之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是理之所在即是道
之所存天下無道外之理亦無理外之道以鏡照之
而妍媸自形以衡秤之而輕重自見在書之際衷在

詩之秉彝中庸之道不遠人大學之先誠其意皆可酌而求之以合於正道而後已夫天主於生人之際已賦有良知俾之明善惡之關頭灼是非於眼界何復任邪神蠱惑而逆天主所賦之性理乎明乎此則知天主之於人人於天主何如與夫原始現在究竟等事不難曉矣夫如是則目擊道存觸之即覺躍然而醒如扶雲霧而覩青天自無雜學之誤矣

真道引解卷之二

第三篇解三父、

天地間莫不有所尊、然所尊之中、亦有其等耳、聖教中、特揭三父名義、使人知所尊而恪守其職、分焉、夫三父者、天下之達尊、然不可以一律齊、有所謂上父者、中父者、下父者、三者各伸其尊、以通其愛於人類者也、人知三父之義、則畧知真道之大本矣、姑舉其大畧言之、上父者、天主也、乃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宰、

持生死之權、操禍福之柄、當代之前、後代之後、無不在於管攝、所謂根原萬事之主者此也、中父者皇帝也、承上主之命、君一國之民、統生殺予奪之權於現世也、下父者父母也、蒙天主之寵、爲衆子之慈、骸骨肉軀、無不根於父母也、此言三父之通例也、然其尊雖一、而其分則殊、蓋有君以治教之、而兼治教之權、主恩之所獨擅、父母以生養之、而基生成之理、主恩之所獨能、所謂天地人物、始於天主、而終於天主者

此也今就中而細別之先言乎下父而下父者一家之尊易曰家人有嚴君出家人卦彖辭父母之謂也是故母之於子也以天主自然之賦而推愛子之心十月懷胎三年乳哺鞠財而求子者有之殊死而爲子者有之臥其濕而移子於燥嘗其苦而遺子以甘愛子之情一至於此也至於父以天性之純而珍愛其子夙寤晨興往來商賈夜半而問子之安雞鳴而求子之養欲豐子之財則買置田宅欲成子之性則教誨詩

書、胡氏謂人之所甚愛者子是已、嗟夫父母之於子、如此其愛恤、如此其憂勤、爲人子者、可不思所以盡報孝之誠乎是以天主聖教中、列爲七條、使人知所宗、而報養、以盡其子道、第一條、凡父母在時、言不敢傲、行不敢慢、蓋父母爲一家之長、能褒子之善、懲子之惡、故爲子者、必尊敬之、誠養之、如臣庶之恭奉乎君、弟子之服從乎師、不可有一毫之少忽也、第二條、凡父母之言、敬唯應對、心盡乎誠、至於以理而責、以

善而勸、雖拂己之心、亦欣然從之、毫無牽强、不敢以事之難行、而輕阻父母之命也、第三條、於父母逮養之時、則晨昏定省、問安視膳、勿使親饑而已飽、勿使親哭而已歡、其在外也、以贍養之、而居處則盡其敬其在內也、以誠慕之、而夙夜則致其勤、飲食之、則悠揚乎喜色、病養之、則慇勤乎藥石、勿惜財而置親之病、勿怠力而忘親之養、如老萊之戲彩、娛親、王祥之臥冰求鯉、是真能孝養其父母也、第四條、凡父母病

苦日久、宜加心隱忍、致意憂勤、朝問膳而求餐、夕省痾而索藥、雖父母貧寒、無資財以遺、已然不可以是而忽夫事親之道、蓋生成之德、滄海難量、鞠育之恩、昊天罔極、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莪章念劬勞者、豈可一日忘父母之恩乎、第五條、於父母棄世之時、必周旋省察、勿避臭而諉於他人、勿忌冷而逃於他處、蓋父母之生我也、一堆濁血、而懷之若珍、雖汚而不避、雖臭而不厭、惟知有子、而不知有己也、於子

之哭則撫而育之、夫父母之於子、過愛如此、則於吾親、即世風木、生悲斯時也、雖欲養、而父母已不在矣、悵遺容之難覓、空愁岵屺之瞻、懷往事以興思、枉切羮墻之望、豈可以冷臭之氣而少避之乎、至如瘞死之禮、必依天主聖教、以瘞之、斯可以盡子道矣、第六條、凡子之於父母、不徒口體之養、而於神魂尤加敬報、蓋魂者一身之至寶也、若夫養之於外、而於神魂、愈然不問、則所謂養口體、而非如曾子之所謂養志

也、是故父母、未知正道、則當勸之受道、以圖身後之榮、若於臨命之時、當先規料、使得承受道法、以活其神魂、於父母捐塵之後、則宜夕朝不忽、齋謹願求、如有資財、則給發貧人、爲父母而求福、又宜懇祈天主、俾吾親免於暫囚、而永享天家之福、此神魂之報孝也、第七條、其塋死之後、則宜肴察墓墳、不可使之毀弊、雖滕下不復承歡、而顧復之情、千秋猶一日也、故於思親之日、則洞感親恩、悲懇願求、蒙主聖寵、以厚

祠墓之報不可虛張壇案拜祭香燈以爲虛文之孝
蓋父母既沒要當奉之以禮毋徒以酒肉之奉而至
貽父母之羞此言下父之大畧也二言乎中父而中
父者天子也書曰衆非元后何戴（書大禹謨）蓋言天子代
天理物而爲衆人之所敬服也雖同乎人類而君則
長乎人天主以人群而爭也故作之君以治之如頭
之統四肢綱之提衆目也人君承上主之眷宅南面
之尊設官以治之立師以教之恢張政事整頓條綱

使之外治而內寧、上安而下理、一國之臣若民、要宜盡心竭力、以報效其君上、是故天主聖教中列爲五條、以爲事君之準的焉、第一條、敬愛君上、不敢有毫髮之差、夫君者一國之尊、萬民之望、視民如子、而制田里教樹畜、養之以遂其生、謹庠序申孝弟、教之以成其性、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書奏誓上）者是也、故爲之臣民必尊敬之、服事之、不只於親焉、不特於師焉、而王言如綸、皇言是訓、不可從已之欲、而拂君之命、非徒

以外事之禮而心必加勉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太雅烝民篇人臣之戒也、韓子曰、民不出粟布、以奉其君非民也、出唐書韓子原道篇如是而可不思以盡事君之義乎第三條奉君之命、而不敢差、故凡君命之所至、而不拂天主之道者、則從之如響、如命之討賊、則出我死力以敵王所愾命之修城、則不遑將父、而服君之勞、雖梯山而不憚其煩、雖航海而不憚其苦、蓋寧死於國事而不可棄君之命、此臣民之戒分也、第三條、爲

民者宜出錢粟以供君之奉盡力役以行君之事故凡君命之所出如堤條之築府庫之營竇口之修砌試場之供需及諸等事則奉而行之不可辭避蓋君以民爲心故其所爲惟求以利民而已以河水之漲溢而農民猶有妨也則謹堤條之築所以防水漲而利農以蓄積之未及而飢荒無以救也則充府庫之儲所以爲飢饉之先備水不可以終塞也則修竇口以疏導乎溝梁官不可不擇人也則設科場以甄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俊士、若此等類、非爲民乎、昔者大禹之鑿山治水、而民無怨讟、文王之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皆與民同其利也、豈可阻君之命、而從巳之康乎、第四條前云、國君如頭目、臣民如手足、是以一國之智勇、卽君之智勇也、一國之貨財、卽君之貨財也、至如國之有事也、工則獻其技巧、以供君之役、商則貢其稅例、以充國之需、士則呈材、以珪璋乎王度、農則供粟、以贍給乎軍糧、賊匪犯境、則執戈而爲王前驅、思以匡扶

暴祚、置國金湯、艱難歷閱、險阻備嘗、雖至死而不敢避、惟知有君、而不知有己也、不但是也、於國之有難、則罄己之財、以供君之費、殫己之力、以殲君之仇、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詩秦風無衣章）又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詩小雅六月章）如此、方可謂之忠於所事矣、第五條、凡欲守天主之道者、慎勿萌心起僞、肆志姦回、雖或脅之使從、而一念忠誠、寧死而不忍背君之義、如臣靡之於少康、蘇武之於漢帝、張巡之拒賊、睢陽、天祥之

抗顏元主與夫孟向之民不肯事秦陽樊之民不肯從晉皆是蹇蹇孤忠爲主用戢而毫無徑賁論語曰事君以忠論語入脩篇孟子曰舍生守義孟子告子篇皆此意也而又懇祈天主帮訖國君使之久安長治蓋所謂君者代上主之權而長育斯民使人人得以長蒙上主之寵書所謂帝綏四方書泰誓上者此也其或有潛心起僞而已確知者則宜赴愬於君不可懇然置之蓋上主欲使世人誠心事君盡其忠欵如此方能

悅上主之心矣、凡此五者、人能恪守、以奉事乎君王、則始可合天主聖教之道焉、此言敬事中父之大畧也、三言乎上父、而上父者、天地神人之主也、詩曰、明昭上帝、（詩周頌臣工篇）又曰、上帝是皇、（詩周頌執競章）皆天主之別稱也、天主之尊如是、人當如何而敬謝之乎、夫主恩之錫乎人類、非淺智之所能推、今姑第其五條、而畧舉其槩焉、第一條、天主生我、而與之性、不以物類例之也、不皆草木同之也、泄流光於四體、與天神而同

其刻彰懿美於神魄與天主而影其光人類誠重矣若不有天主之生則人類何所有乎或云父母生之而已主何與焉是不推理耳夫形之生雖屬乎父母而生之者必由於天主也不然則三五其妻而終無子息者亦有一婦而九十其子由此推之非父母生之宜是天主生之也嗟夫形骸之生亦由於主如此況神魄之重豈父母之所生乎是以人必知天主之所生我者何也群乎物類而命之爲人既畀我以魄又

長我以智、雖天地日月、金銀珠玉、不得而擬之也、何者等物雖貴、皆是形而下者也、非有知能之性、物其物耳、豈可並於人類乎、明乎此、則知天主生我、其重爲何如也、第二條、天主以仁慈無窮之德、而保護我、雖高雖玄、而常若監臨、不動不聞、而時加勑誡、若頃刻棄我、我便空虛、蓋天主爰靈之性、無乎不在、日御乎我、而保我之生、則夫保我之恩、更倍於生我矣、譬之、游泳於水中、而洋乎生意、焉之橫飛於天際、

而翼乎羽毛若樹釜之魚驚霜之鳥豈能自活乎人之資於主亦猶是也況又曰鞠乎我而引之於善夜復乎我而置之於安而凡我所需之物必生成之保守之雖父母之撫視乎子亦不之如也蓋父母有形有情則於保養乎子亦有時而間斷也惟天主以恒有之灵陟降而與之偕夙晨而與之共雖其性不涉於我我而精神恒與之而相通也嗚呼天主之保我佑我一若置天地萬物於不問而惟人類是視其息之

浩大、爲何如耶、至於形骸入地、灰土成堆、亦不忍棄之、而仍保之、以畀其復活於究竟之後也、或又云、天主之於人、保訪如此、何其疾痛病苦災害纔歉之尚多者、事之何在、是可知、雖仁慈乃天主之心、而公平亦至尊之德若人之有罪則苦辱以迫之使之知所痛悔、陳氏謂置諸苍而福之者是也、若夫賢慈之人而亦罹病害者、乃天主聖意、欲使之增修福德以厚天家之賞、如父母愛子、而先遺其劳、降任斯人、而先

苦其志、猶之金用火試以鍊其質、而益使之精好、是亦愛之、而非惡之也、嗟夫以至尊之主、而與至賤者厚其恩、以極靈之聖、而與極蠢者篤其愛、誰能知此、則知主恩之保養乎我者、萬不能忘也、若夫背主之恩、而逆主之命、其罪爲何如、啻之臣在君前、而敢行傲慢、子蒙父愛、而敢恣非違、罪焉何免、矧於人在主前、無時不然、必宜加心謹守、致意尊崇、方能叨主之寵、而免主之罰也、第三條、天主不徒生我保我、而於

萬物之生亦專爲我養焉原田則盈其菽粟園林則溢其巢菜魚鰕之涿於水禽鳥之毳於空布帛以衣之材木以居之覆之以天載之以地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金銀銅錫之產於山水火木石之遍於地珍甘以養生藥石以攻病如此等類爲主而生乎爲天神而生乎寔爲人類而生也噫天主以自然之慈而哀我至此不徒以萬物而養人又以天神而保佑推是恩也則知天主之惠我者誠渥矣雖父母之愛子國

君之愛民豈能備養如此乎能厚恤如此乎蓋君父能養我以物而生物者主之恩也誠宜敬事天主而尊於君父之上也第四條凡守天主之道者必思感天主之恩蓋主恩誠爲曠格也何則我於未知正道之前啻如入山林而失路已將呃於豺狼之吻於此有人翼我出路而携我至家使得見父兄昆弟如初其所喜懌而謝彼之恩當何如也是亦一理深林者世間惡獸者魔鬼失路者失正道而墜於虛誕之術

于此之時天主不忍悉然棄之而默扁其衷俾知正道受聖洗之法蒙聖寵之霑爲天主之子而冀以享天家之永福泳游乎天主之性世世無窮其欣幸爲何如耶由此推之天主生養之恩誠大矣而覺我以正道者其恩爲獨隆而無言可言也故必崇奬之感謝之刻骨而不忘服膺而不失如此始得謂之明理之人也第五條天主之生我保我畀我受道者何意乎將以我之功業耶我何功而當得此也惟其本無

寵之至愛既生之以形又寵之以思使知根原萬事之主而臣事之也是故爲人者必感主之恩而日夜篤其敬凜主之法而終始慎其常蓋惟一至公之主能賞人之善罰人之惡人能順承主意而行事必合乎天理則可以享永福而免永禍矣向上五條姑列指之以爲敬事天主之大畧茲又益之以二條以發明之焉第一條凡受喪以生之人必惟上主是崇主言是訓不敢毫髮之差也蒙主之寵而夙夜昭事不

特臣之於君焉向主之恩而佩服不忘不特子之於父焉言必致其敬行必致其恭無拂主之心無犯主之禁雖傾己之財全身之沒亦不可以是而忘主之恩也不徒事之以貌而允當盡其心蓋吾身內外皆主之通知也雖幽濁之中而神目如電雖窮僻之處而天聞若雷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出中庸第一章）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大雅抑篇）皆言謹也故人必敬之焉恂之焉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無毫負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心無時干主誠其或有犯則速宜痛悔改過自新庶免其罰於現世與後世者也如其不然當罰矣矣密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安能免君父之誅罰乎嗟夫君於一國父於一家猶能彰善癉惡如此況天主以第一之尊爲天地之主傳十誡於石碑示入端於經訓使人守之而獲福免罪誰不能據不亦傲主之命乎是故誰敢犯主之誡苟不悔罪回頭叩主之赦必至於受罰而已且君之於民父之於子知其外而已

若天主則燭之於心、尤宜夙夜祗勤、內外加謹、求以悅主之心焉、第二條、據聖經云、敬畏天主之心、爲萬事之原、萬福之首、故明智之人、朝夕愛慕、感嘆懇求、以稱主名、而尊於萬有之上、萬物萬類、皆受主之錫、全美全善、恒生恒治、而爲天地人物之始終也、其於事主之禮、信焉恃焉、慕焉、無一之不盡、其誠其外事也、舉手跪膝、以彰夫信慕之容、其內事也、宥容齊心、以展夫精誠之憶信之、而稱天主爲聰明無窮之主、

至真而無僞至誠而無虛不能誤亦不能詐也恃之而稱天主爲仁慈之主能哀我煢獨時切矜憐俾我之魂魄得蒙其善於當代與後代者也敬慕之而已之魂魄皆付於天主且又懇祈聖寵俾得敬事之心加諸萬事者也嗚呼臣之朝君雖烈風雷雨而不敢辭以冀其暫世之榮而已況乎天主之尊非世主可擬天家之福非世福可齊而其敬事天主者尚敢少怠其心乎

第四篇解造天立地、

前第一篇擾自然之理以勸世人求根原萬事之主而敬事之第二篇又提據正理以教人勿可信尚虛無而爲他岐之所惑、第三篇再詳講三父名義使知人道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然下父者父母亦即世矣、中父者皇帝繼世迭興惟上父者兼君父之尊御恒生之位無時不有、無處不臨統御乾坤而君之者非特一國也、生成人類而父之者非特一家也、成物

始終而使之各遂養人隗隗而使之不孤或云天主者誰之生也是不知理也夫所謂天主者天地萬物之大主宰也若有所生則何以謂根原萬事之主乎宙之一字居先則十百千萬由此而出人頭在上則肩背手足悉此之依木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天地萬物之根於天主亦猶是也試就聖經之所已論者而詳精之如曰天主之性全能全善無始無終至大而無所不該至明而無所不見

天地萬物、一命而有、所以彰其好施之德也、雖百千
世累生之不藉其勞舉天地間滅之不煩其智生之
以法、而不倚於人宰之以權、而不附於物生之威之
全能之運也、何曾倚著之有哉、故其性至聖、而無一
善之或虧、恒生無窮、而惟本性之是愛、以世人之賤
弱也、則誡條之頒、播惟視其所爲、而不使之過甚、又
重加恩寵、以翼其所行、或有過犯、則欲赦之、惟策之
以痛心悔改而已、蓋公平無窮者主之德也、善無微

而不賞惡無細而不罰故宜誠心事主望其帮訣庶得事皆全美神安體舒溶泳乎天主之仁如赤子之依於母懷也嗟夫至尊之主既不役乎物如此則其虛空而生成天地者神能之顯發也庸恩膏於萬物者至慈之昭宣也既生成之又保訖之者至神至仁之著見也雖天地萬物頃刻而成固不以爲難也然據聖經之所指凡六日焉厥初天主始生天地自無而有太虛寂寂塊土滉滉天未有日月星辰也地未

有山川草木也、本紀所謂混沌之世是也、第一日、天主欲破暗而之明、即判云、第有此明、則暗中自明、雖聖經首卷未曾顯言天神之生者何時、然昔有通譽之聖摘取他書、而言天主生明之時、則神由此出、又許明別於暗明者謂之日、暗者謂之夜、明暗既別、則神之善惡自此而分、蓋神之善者、守謙遜之心、欽上主之命、仰蒙主寵、陪侍主前、以享天家之永福、至如神之惡者、驕矜自恃、忘主之恩、誘已之黨、而與主相

遊所以受主之罰而罹於地獄之永苦焉故凡神之善者謂之天神神之惡者謂之魔鬼此天神魔鬼之分也第二月天主命水分而爲二一分在上一分在下中虛謂之天天之極高極樂處謂之天堂至如日月星辰皆麗於天而隨其所處之高下焉星之最高者不藉日光其在下者則隨光於日而共其環轉其近於日者謂之水星金星外有火星木星土星是謂五星若夫彗星則隔日最遠而行最遲或有七十六

年或有百三十年而始見焉然皆藉光於日行在日前則形如有尾謂之尾星行在日後則形如有鬚謂之鬚星與日相對則形散如髮總而言之俗謂之彗星者也第三日天主命地中之水統歸於海而平燥之處者謂之地又令地上產出許多草木花菜而各別其滋味使之生生不窮焉第四日天主生成三光而使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星明爛爛月則依日之光或曰玉兎或曰金波皆言月之影也第日行最速而

月行最遲每三十日、而與日相遇、然猶有不及焉、故東方之曆、有大小之月者、取月行之度也、係每月初一日在上而月在下、兩影相重、則日光掩照而月爲之暗、自初三初四日以後、日光漸轉而遠、則月影亦漸漸而明、至十五日、行度相隔而日光與月光相對、則月形圓滿、自二十二二十三日以後、行度稍近爲日所掩、則月總半明、此日月之行度也、若謂其消長盈虛者、非也、蓋月本無光、受日之光、兩面相對、則

月形圓一爲日掩、則其形缺、然所謂缺者、影之蔽也、非月之缺也、至如日蝕月蝕、亦可豫知、蓋日月之行、自有常度、係至初一日日月纏度、何時相對、在下觀之、則月掩日、而日爲之蔽、謂之日蝕、至十五日、日行在此、而月行在彼、地居其中、而蔽其月影、不得藉光於日、則月爲之暗、在下觀之、謂之月蝕、故日蝕多在晦朔、而月蝕則多在望者、理必然也、他如魯之曰日食、而伐鼓用牲于社、出春秋今世循之、係日月之食、則

聲鼓振鐸以救之非理之甚也夫日月者至明之物天主以此而照臨天下然行度有常若一或相蔽則其光漸薄人見此謂之食爾而非日月之食也乃影之蔽尔豈有伐鼓擊鐸以救之之理乎又以日度而分歲時月度而分月數月行黃道二十九日零六時則一周而與日相值故一歲之中月行黃道者凡十二次則為十二月而少於日度十一日零六時所以十九年置七閏月或三年一閏或五年再閏所以收

周纏度而不使之過差書曰閏月定四時成歲書堯典篇

史云、積邪分以置閏、史本紀誠然矣蓋夫日月星辰恒

據上主之法、而四時遍照以彰美利於人寰誠爲至

明之理至嚴之戒使人知造物主之施澤於人而敬

事之也、第五日、天主命水中產出鯨鰐魚鱉及禽鳥

之飛於空者、又許等物、各由其類而相生不息焉第

六日、天主命地上生出百般走獸如犀象豺狼麒麟

獅子犬馬牛羊等物、及蚍蜉蟣蝨子之類亦皆得以其

類而生生不已焉嗚呼通屑無窮之主、旣生天地又生萬物、一若先爲之宮寢焉先爲之糗糧焉於是又判云我姑生人類、似我之影爲物之靈而使之君長乎物類焉遂取土爲男人之形、又虛空而別立神魄俾入此像而成其爲人、精靈不昧善惡具知誠爲天主之影子而高出乎萬類也、天主旣生人祖、各曰亞當置之於極樂之園使得以備嘗珍羞之味於園中又別產二木、一各長壽食之者長生不死、一各知善知

惡食之者明知善惡之事雖天主既許原祖得備嘗園中之巢菜然於知善惡之木則設之禁特命云勿食此巢菜若何目何時汝敢食之則汝致死蓋欲使之敬畏主權而欽奉主命知其生我者天主育我者天主而不敢毫髮之或差也聖經云於此之時天主命諸禽獸就原祖前許其論性命名又云男人獨處則不之便我第生成一女以爲之匹于亞當睡卧之時即取肋骨爲女人形并造神魂而付之人以爲原祖

之偶使之生生不窮而人類於是乎繁息矣亟當睡覺知天主所生之人爲已之匹即云此誠我之骨肉也於是兩相愛恤琴瑟諧和于時原祖二人外之肉軀十分康健無煩悶之勞無作爲之苦疾痛俱無而常生不死內之神魂精通燭理知已爲主之所生而敬主之命戀主之恩叨承不竭榮享無涯從善如登樂道不倦神心爲之將飾而獸心爲之奴仆矣故于原祖未犯禁之前求福不囘而立功更易雖形是世

人而心若天神矣雖身在地堂而福若天堂矣其快樂欣慰之願誠非人之所能測到也惟時鬼鬼見原祖之厚沐主恩爲主寵愛則妬人之福忌心火熾而圖所以害之焉乃現取毒蛇之形向厄娃而叩之云伊何天主禁汝不許食此園之巢菜乎對曰天主命我凡此園之物皆得食之獨有一樹在於園中則不許之食亦不許之動不者必致死矣鬼即應曰食此巢亦不死但天主之所以不許汝食者蓋此樹灼知

善惡若食之則兩眼光徹同主之明善惡周知等主之性所以不許其食不欲汝等恃已之性同於天主也厄娃聞鬼之言而墜鬼之計即旁貼此樹見其青蔥想其甘美乃摘取而食之再與亞當亞當向婦之意哨婦之言亦取而食之食已則肴見其形之暴裸而有耻心乃取樹葉而環裹周身隱而不見于時原祖二人既犯主禁聞主之命乃潛隱於木樹之間欲天主不之知也然天主既生成人目即亦燭見其隱

微旣陶造乾坤、卽亦時臨于左右、乃呼亞當而語之曰、汝今何在、亞當對曰、臣聞主判、臣甚驚惶、臣今裸身、耻不敢見、主云、緣何而汝知其身之暴露如是、意者汝食我之禁樹乎、亞當此時、正宜仰主過愛、呼已而命之若是則捫心痛悔、叩主之赦、何至於重主之怒乎、顧乃文過遂非、欲其歸咎於主、謾應云、緣天主所生之女、爲臣之偶、誘臣之愆、採彼禁菓、遞而與臣、臣始食矣、嗟夫、亟當於犯主禁之後、不能歸罪於已、

陰陽退托則其裘主之罪安所逃哉天主又向女人而責曰伊何汝敢爲此女人復推諉而對曰緣此蛇者天主所生也彼詐謂臣曰雖食此菓不干甚事臣始敢食天主怒而責此蛇曰汝乃虐鬼既取此形而行此事則汝爲物中之至賤我遣汝與女人及彼之苗裔仇逆於汝者自相嫉妬永永不窮迨至後日必有通屠之聖由女而生踐履乎汝頭蓋指救世之主生由聖女摧破鬼法剪奪鬼謀而克蓋夫前愆也

天主遂判與厄娃云、汝受胎時、必蒙多難、汝生子時、必受痛苦、汝既不能欽服所生之主、則必敵服所偶之人、至哉斯言、不獨厄娃爲然、而凡天下許嫁之女莫不皆然也、又判與亞當云、汝既啗婦之言食我禁菓、嗣後此地幾如無福、荊棘叢生、汝必躬其勞苦至於汗出、而後汝食始供也、迨汝死後、反之於土、蓋我既以此土、而成汝之身、汝是灰塵、則必歸於灰塵而後已也、天主又許二人、衣獸之皮、以掩其形、意欲二

人思己之過敢亦敖主之命阻主之恩則其服此者已幾於禽獸而不當謂之天主之影子矣又驅出此園而處之外地再命天神謹守不許其入亞當於既犯主禁之後則名其婦曰厄娃以爲萬世人類之祖母厄娃初生長男名歌燕又生次男名亞悲稼二人既長時將禮物敬祭天主然歌燕致祭惟用凡物主不之享亞悲稼則屢將貴物夙夜昭事天主亦監其至誠而厚恤焉歌燕見此惄疾其弟謀而殺之嗟夫

兄弟鬩墻之慘已自原祖之時兆之矣蓋原祖二人既犯主禁逆主之心忘主之義則不獨殃及其身而且及於子孫凡原祖所生是謂祖傳之罪內而靈魄則爲主之仇當受主罰神智失其精明心官委爲賤弱慾溪波動明鏡塵生獸心與神心相逆而惟惡是好矣外而肉軀則備嘗勞苦歷閱飢寒疾痛傷其形艱難阻其志萬般苦難不勝其數至於死而後已抑嘗嘗之欒之樹薰蕕之草豈能榮

茂其萌孽芳菲其堃蕣乎是一理也亞當旣干重咎
則其已之子及其苗裔無不重罹此咎焉或者曰亞
當犯禁之時其子孫未生而亦罹此咎何也此事雖
異而亦不可謂之異也今據聖經之所已詳指者誠
不可疑蓋原祖之罪如瘧疹然一人受之則同家被
其苦一家有之則一邑遭其殃舉凡天下之子孫生
由父母卽莫不于原祖之血脉而寃受其毒也啻之
賊匪之逆其君則凡彼之子孫皆謂之逆匪之苗裔

也然則原祖之罪不誠重歟以灰塵之賤質而敢拒命于至尊以萍沫之殘軀而敢沮恩于上主則其罪之大不特逆匪之於君焉而其子孫亦不特逆匪之子孫也雖至仁之主不遽罰之必待其痛悔以赦之而其遺毒餘烈萬世而未泯也竊嘗以理而審之焉粗皮之本雖已剪拔其醜質而再榮之孽必依首樣而復生長鬚之穀雖已蹠去其餘芒而種蘗之間必準原形而再發原祖之罪雖除其餘毒未泯而傳於子

孫亦猶是也雖然至慈者天主也不以亞當之罪而
遽靳其恩賞于此時已預許聖子後來由聖女之生
大救世之任嗟夫天主之於人不以是而沮其恩復
由此而篤篤其愛蓋亞當壞世而有救世來壞世者人
而救世者天主則亞當之罪誠爲有祿矣更說原祖
現在之時壽九百三十歲而卒誠如主判矣及後原
祖之子孫繼世而生日以益衆東西就處翼軫分疆
幾於遍宇宙矣然戸口日衆而其罪惡日多如水之

越海愈流而愈長如火之燎原愈猛而愈烈求其知感主恩不幾人也獨有奴衣一室深感主恩悉心奉事天主特命之云我罰天下之期已至矣蓋滿地之中幾成罪藪我將破彼及諸地面等物然我欲救汝依我言剖木爲舟如函之形上面平坦中設許多爲板以檄攬之晴而膠之勿令水漏這船長三百尺橫五十尺高三十尺船之上畔加高一尺奴衣依主之命造船凡百餘年而其工始畢天主欲使世人知

彼之造船者此非無故者必思前日之過將來之苦而克自痛悔以免其罰焉自造天立地之後凡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奴衣造船之事既已竣工惟時夫婦二人與男子三婿子三奉天主命同登此船天主又命取前者祭禮之物凡屬淨潔者牡牝各七偶將入此船以守其類至於諸異物許其入船牡牝各一偶而已越七日兩從天降水自海升懷山襄陵萬民昏墊其水溢於高山者十五尺人民畜產俱斃惟存奴

衣家六人而已、期年之中、奴衣之船、汎流於水面、而不爲其所害、蓋保之者、自有天主也、迨至七月二十七日、船流山嶺、十月初一日、始見山頭俱現、越四日、奴衣開其竇門、取一鴉烏而放之、飛而不返、越七日、再放一鴿烏、烏無住處、再歸於船、越七日、再放一鴿及暮、這烏啗其青葉而還、奴衣曰、知洪波已落、大潦將平、然猶待七日、再放一鴿、而不見歸、至二月二十七日、平地始燥、天主命奴衣與其妻子、及諸禽獸等

物自船而出居於地面各于其類而產得許多焉奴衣既得平地而居乃立事主之盤取諸淨潔物而燒之以爲敬謝天主之禮天主亦監其誠心而受其禮物如馨香之味格于御座天主又判與奴衣嗣後更不兼罰人類如前日者矣又許奴衣及其苗裔得遍食地上美物及飛空之禽鳥泳水之魚鰕奴衣男子三人一名貼一名甘一名嘉發然以貼爲首族蓋後曰救世主之生由其苗裔也此時奴衣雖已戒其子

孫、使之奉事天主、守義不忘、然甘之後、多有棄其祖父之言、從已之欲、而其罪犯幾成藪焉、自太濠以後天下之生齒漸繁、地狹不容聚、乃分往諸方而處焉、此時衆音尚同、遂相謂曰、我等自今離群而別處、宜修城築塔、巍巍連天、以爲後來之榮譽、天主燭彼驕心、敢爾拒主之命、而所爲無益、若是、蓋天主已定、俾其分類、遍居於地面、而彼尚爾遲回、不遵主法、即判云、倘彼群居而同語、則其將行之事不肯去矣、遂使

人人各私其語而不相通曉所以別其類而各居一方焉是後無何人皆狥其私意聽鬼之誘而妄行淫祀不復知敬事所生之真主舍正而從邪背明而向暗而人魂之墜於地獄者如雨下矣雖然至慈之主不忍悉然棄之而仍救之不忘其溫諭丁寧於原祖犯禁之前矣蓋壞世者原祖而救世者再祖原祖者人而天主則其功業之重大豈可以言傳而再祖者人而天主一体三位而畧言之至尊而舌計耶今再就天主一体三位而畧言之至尊

者天主也、至一者天主也、根柢乎萬事、克滿乎萬福、由聰睿無窮之智、而灼見其本性之微、由恒有終始之靈、而燭知其本性之美妥、再由至聖之智、而生一聖子、夾靈無窮、精粹無窮、此聖子既有主性、即亦天主也、施生者謂之聖父、而受生者謂之聖子、聖父者天主、而聖子者、亦一天主而已、聖父聖子灼見其本體一性無窮之懿美、而兩相愛好、即第三位之聖神、於是乎出、然所謂聖者、非如書之稱堯曰乃聖也、

之德曰乃聖乃神云所謂神者非如中庸之所言鬼神也出中庸子思引夫子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乃至尊至一至仁至美全善全能最靈最秀之天主也聖父聖子聖神三位共是一体天主一性一法一智一能始終無窮異其位而不異其性位雖三而所謂天主則一也譬嘗啻之於鏡影焉有此鏡必有此影影原於鏡也初不以此而異其圓明又啻之於枝花焉有此枝便有此花花發於枝也初不以此而岐其連理天主一体

三位之理、可即此而畧徵之矣、雖然謂天主之性如此可盡其妙乎、夫以眼前之事、猶且不能盡曉、如風行則偃草、理之常也、嘉知其出之何從、磁石能引針、理必然也、嘉叩其端之何自、在物之妙、猶且如此、況天主之性理、無窮盡無方体、豈管窺蠡測之智、可得而摹擬之乎、嗚呼、浮生客地、長夜人心、烏可恃己之見、而妄量天主性理之妙乎、故人必尊信之、敬服之、欽上主之命、譯聖經之言、揆之以理、揆之以道、以信

爲基以情爲柱以敬慕之心爲之墻屋得其門而入由是路而行初無毫髮之疑二則於求道之方亦庶幾矣

第五篇解天主聖子降生救世

據聖經所言天主聖子降生救世之事誠爲妙中之至妙然以理推亦爲至有而不可無者豈可視爲渺茫而難信乎何則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人道之常也敢有抗父逆君者其罪爲何如況乎亟當之罪以人類

而忘情於上主、以凡土而遊命于至尊、則其罪之重不可以舌稽而筆載也、嗚呼原祖之罪、其重如此、雖合天神與人類、而償其罪之細者、猶且不得、況於罪之至重者乎、蓋神與人、特下等耳、其在主前、不啻螢火之於太陽、行潦之於滄海、只是空然而已、則夫以至卑而欲與至尊者補其罰、豈能衡而平之乎、求其補之而足、非尊同天主不能也、蓋至尊至慈至公者天主也、尊之則欲其罰、慈之則欲其赦、公之則欲其

神罰相稱補之而稱其所罰之罪自非有天主性而兼人性不可也夫至尊者天主也苟非合乎人性則至尊者不可以躬其勞至賤者人性也苟非配乎至尊則至賤者不能以平其補是以聖經云第二位乃天主之子一天主之性即亦真天主也由愛恤無窮之至意甫至尊爲至卑藏至威于至愛降生世人極救乎凡氓雖降世爲人賤也然天主之性不以是而阻其尊蓋直合天主性與人性而成一救世之主焉

人性有主性而始貴主性配人性而常尊如堯之微服迹衢賤也而平陽之衮冕不失其爲奄有四海之君湯之纓茅出野賤也而亳邑之衣裳不失其爲表正萬邦之主主性人性兩相關係如此又何疑哉惟其以主性而又有人性卽三十年若雜之事得以盡其所爲以人性而兼乎主性則千萬年補贖之功始成其爲無限有人性而受雜之功成有主性而贖罪之功稱上可以爔聖父之義怒下可以償原祖之前

徳此其降生之理誠爲當然而不得不然也更說降生之期已至天主特先撰一聖女名瑪利亞如達國其人也達味聖其後也天主特加恩寵使之其心則淨潔而無缺以爲救世主之聖母焉乃遣上品天神嘉庇額爾傳諸聖母爲天主聖子降生之母天神卽奉命來報朝聖母而祝頌曰申母福瑪利亞滿備聖寵者主與母偕焉女中母爲讚美遂驚惶不知緣何而天神

所賀之若是也、天神復告曰、聖母毋毋駭、幸徠天主寵、將懷孕而產聖子、當稱爺蘇、爺者父也、蘇者生也、蘇人之書曰、死於罪者全其生、后來其蘇正此義也、蓋聖母之所生、即天主之子也、聖子之所治、即永樂之國也、聖母聞此、復謹對曰、緣臣已許卒世童貞、孕產如何、天神乃明告曰、聖母受胎、乃聖神天主之法、非人道所及也、主保護母、俾母生子、而童貞之福仍存、聖母俯首對曰、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于我、臣也如神傳言、聖母言訖、即

放腹中由聖神之工全能默授自成聖胎賦之靈魄以此人性接天主子性真爲人真爲天主矣以故聖母亦當謂之天主之母蓋聖子真天主由母心而生焉雖則降生人類而天主至尊之性仍存則所生之母可不謂天主之母乎啓之皇后雖凡民女也然所生者皇子繼世爲君則是女者可不謂之皇母乎然皇后之生以人道也惟聖母以童貞之節叨聖寵之恩爲救世之慈母則其子真天主之聖子而其所生

不由人道特以聖神天主之法命之而受胎耳惟其生由母血法屬至尊則聖母真天主之母而其未生之前既生之後與當生之時仍然淨潔初不害其爲童貞之美節也若夫降生救世之事雖屬第二位聖子之所爲然天主三位一体之妙一若同其心而一其力矣聖父以天主無窮之上智重哀人類不惜已之子而惟知愛天下焉聖神天主以靈明之性弘愛之仁運其獨賀而使之聖母受胎則救世之功寔

由於此進而推之天主於造天立地之後四千餘年別無所事而惟救世之事是圖焉由亞當之罪而救世之績於此乎基由聖母之生而救世之功於是乎畢則夫自救世之前救世之後莫不資於救世主之功也啻如能醫之治病者寒病則以熱藥治熱病則以寒藥治熱之寒之隨在皆宜無不對病而對藥也救世之主亦猶是已一受難之功著而千百世難償之罪債補之而有餘一羔羊之禮隆而四千年既室

之主恩、泄之而復溢、其當處世也、運全能於在手、使之瞽者視、聾者咱、跛者履、死者生、而渠魔之魄褫、其將斥天也、傳聖蹟於七規、使之罪者赦、善者勸、道者全、恩者裕、而天堂之門開、是則救世主之功、不特補其罪而又開其恩也、嗟夫人罪之犯大矣衆矣、然其要不過於三端、一曰驕傲、恃已之有、而自有之、不知有主、兼不知有人也、是故天主聖子、屈至尊之性、辭上國之榮、爲世間之凡人、以謙遜之德、而藥夫驕傲

之病焉、二日貪饕以鄙吝之心、而規圖財利、以世物爲可久可安之境、而忽夫天家之永福、是故天主聖子以極富之資、而降世也、生則生於石窖、長則長於憂辱驅牢其伴也、卉草其衣也、身其饑寒、躬其勞苦、而使人之貪慾世物者、得以目其明鏡、而泯其貪心焉、三日玩淫、肆一己之娛、而耽於色慾、至於禽獸其性、而不自知也、是故天主聖子、畢世之生、備嘗苦辱、至於被釘十字架而死、俾世人知己之肉軀、灰塵底

嘗、不宜珍視而實養也、凡三十三載在世所行之事無不昭然其鑑焉、以謙謙之藥、而醫驕恣之荷、以貧薄之方、而多貪饕之疾、竟生誠潔、不事妻孥、滿目辛酸、不邀富貴、而情封欲閉之徒、亦視此而竦然退哨矣、噫、救世主之爲此、豈徒爲是邀名耶、人尊之、而主賤之、人愛之、而主闢之、人辭之、而主受之、身則天主也、屈之爲天下之凡人、法則聖神也、歛之爲人間之弱質、窮究嚴之危密、不足以盡其懿體也、而十月帳

胎束身於母腹萬天神之奉侍不足以狀其榮光也而三年遍講溢迹於萍蓬語其聖則至聖也而若爾河之受洗同於有罪之人論其德則大德也而十字架之被刑列於匪彝之黨爲此者豈有他哉人貪世物主易之而芥視乎尊榮人恋世樂主易之而身嘗其憂苦迷於慾壑者人心也即一身之淨潔以是而醒其迷慾其驕梯者世情也即百行之謙恭以是而矯其慾凡其在世之所爲皆是一事而一鏡一病而

一藥、不如是不可以極救人心、而挽回世道也、迨夫聖母臨產之時、國君宣旨、凡係祖父館於何地、宜回原館登籍、以詳其語、聖母以達味之裔、館白冷城、即遵旨而往、越四日程、未至本家、特於城外駐焉、此時客行甚衆、駐館皆盈、聖母與若瑟後至、館人不許之人若瑟不知何理、回憶城外有一石窖、驢牢之所常停泊者、時將入暮、迨於事勢、乃相出於城外此窖寓焉、是歲臘月、二十五日夜半、天主聖子由童貞聖母

之心而生子時聖母心甚喜懌恭俟主子併賀已子抱其子而怡之以巾置之於草簀之處嗟夫天主聖子以無窮之富貴而其所生者羊圈之處石窖之中人見此者誰不驚恠耶蓋其受難之功雖在他日而所生之時已爲之兆朕矣君則尊於時君也主則重於世主也家則天堂也位則聖子也而其所生之賤如此不誠爲萬福之鏡歟故於誕生之時天神自天而下敬俟已主又將好信而傳於野外群牧之人至

而欽拜救世初生之主、越八日、聖母依天神語、命名
爺蘇爺蘇者救世之謂也、蓋天主降生、惟以立功贖
罪、而極救乎人類、至十三日、東方三國君、循星覲光、
虔將賀禮、一曰黃金、二曰乳香、三曰沒藥、梯航萬里、
而獻其方物焉、越四十日、聖母抱獻主堂、時有盛德
之太老、恭接讚譽、而稱爲救世之主、迨夫年十有二、
朝禮於京城、禮訖、再留三日、談道於羣彥中、人莫不
驚恠而嘆羨之、至三十歲始親講道、維時三載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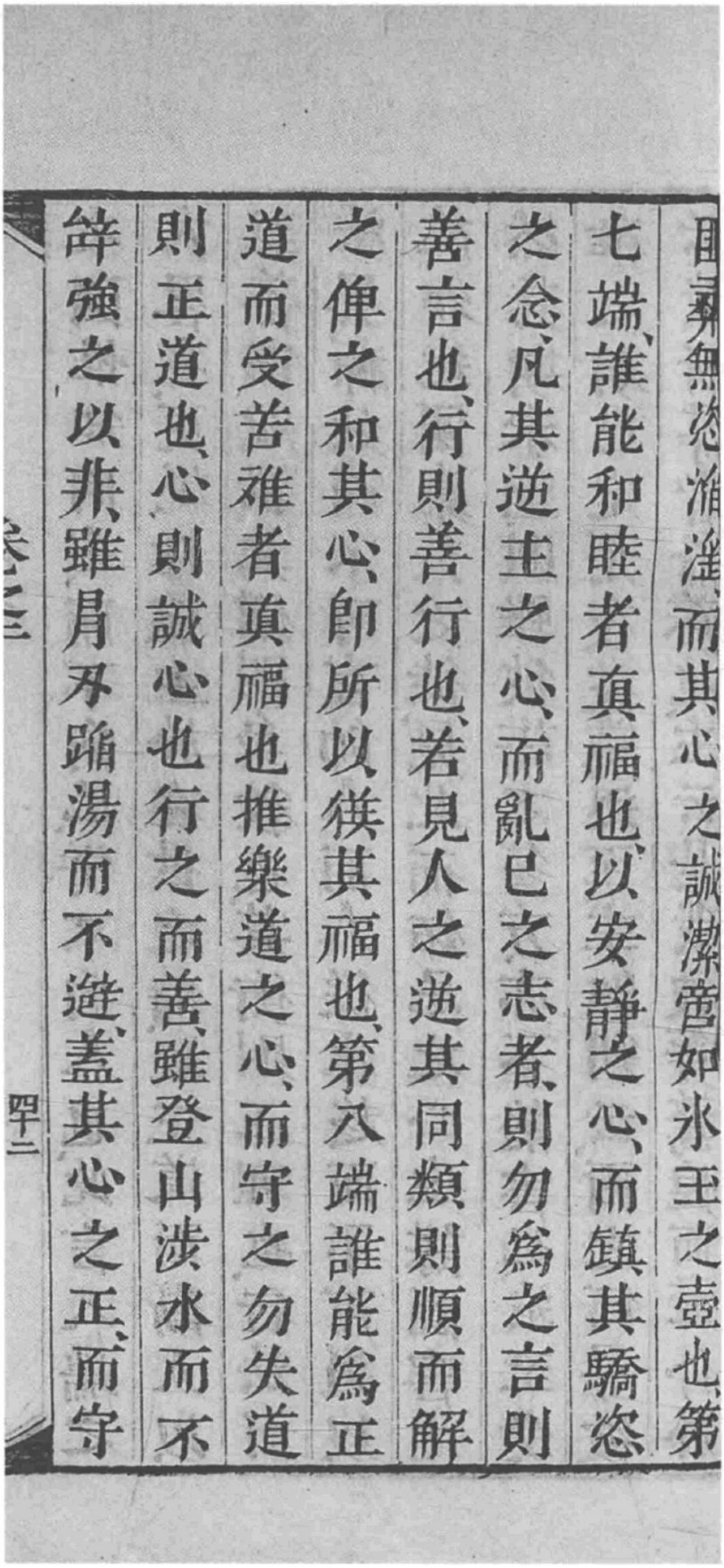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下俾人知所以活其神魄者、又親撰十二宗徒、再別撰七十二弟子、差行各處、而詳講天主之道焉、故夫爺蘇主之所講者、不徒明理、而且爲諸善諸福之鏡也、再行許多異法、不勝計者、如使瞽者視、跛者行、聾者聽、喑者言、死者生、病者愈、聖經云爺蘇主在世講道之時、則勸人以痛悔償罪、天國其將近矣、此言蓋指爺蘇主真天主也、神法無方、既已造成天國主天神而賞群聖、備萬福而兼衆樂、又由天國而降生

人世與衆人居是天堂之主與人相近而其信主之言守主之道者始得以享天家之福世世無窮不特近之焉而且親見之矣　今再就真福八端而畧數之第一端誰有貧薄之心者真福也以讓恭之志而息其貪吝之私視世間之名利如草芥然惟其仰叩主錫隨遇而安得之不以爲榮失之不以爲辱富不能淫也貧不能移也身雖貧而德則富也家雖富而心則貧也富而好施與人同之貧而安命惟向主之

意焉第二端誰能良善者真福也以慈遜之心而闢
夫驕矜之態以道理而克己私以隱忍而懲忿怒則
不特心之安而且見身之安也第三端誰能涕泣而
痛悔者真福也思己之過而悔改其前非感主之恩
而痛懲夫私咎則可以復主寵錫而享主永樂焉第
四端誰能嗜義如飢渴者真福也由不已之心而好
其所好好善若渴不以一善而自足焉慕道如飢不
以行道而自厭焉知惡之當避而遠之知善之當勸

而行之、蓋其道德無窮、而此心亦無窮也、第五端、誰能哀矜者、真福也、以愛己之心、推之愛人、不以己而加諸人、所欲與之聚之、而所惡則勿施也、然不徒愛其肉身、而於靈魄、尤愛之至焉、愚昧者訓誨之、病難者安慰之、遊已者恕之而不怒、同類者愛之而毋惡、至於肉軀之愛、如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寒者衣之、死者葬之、此哀矜之善福也、第六端、誰能淨潔其心者、真福也、由敬慕天主之心、而不眺於逸樂、無從



田壽無恣滌滌而其心之誠潔啻如氷玉之壺也第七端誰能和睦者真福也以安靜之心而鎮其驕恣之念凡其逆主之心而亂已之志者則勿爲之言則善言也行則善行也若見人之逆其同類則順而解之俾之和其心即所以徠其福也第八端誰能爲正道而受苦難者真福也推樂道之心而守之勿失道則正道也心則誠心也行之而善雖登山涉水而不辟強之以非雖月刃蹈湯而不避蓋其心之正而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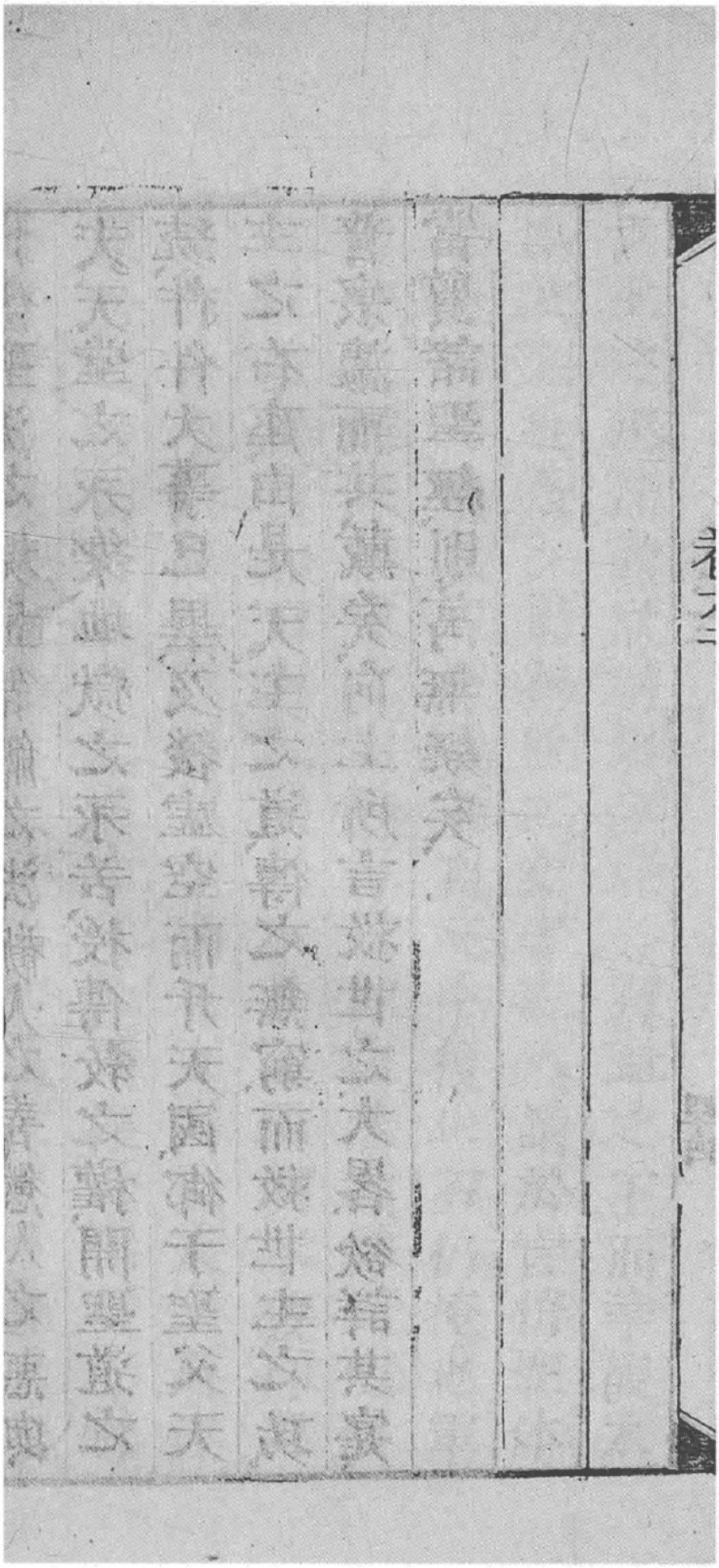
之固惟知向主、而不向人也、此言入端之大畧也、更說爺蘇主於在世之時、以正道而勸人以至善而淑世、其鑑則身教也、其衡則正理也、行法而法異、神妙而不可言、帥人而人從、水趨而不可遏、以故如達國豪長之徒、見此而妬忌之心生、謀圖害之然其期未至、則雖彼謀之多方、亦不能害也、迨至受難之期已定、是夜彼黨迅至、主即判云、爾之何尋彼云我所尋者爺蘇也、主云是我、彼等驚惶而盡仆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地主乃許其復起再判如前彼等復言如是主遂許彼之捉而納之官名至羅蘇再將架禍及告奸許多等事這官哨彼之言而從彼之請既杖之以五千餘又釘之以十字架惟時天昏於上地震於下日晦於中星見於晝山則崩石則觸死者現形而出墓生者哀悔而慘傷一若合天地萬物之中而徵其受難者天主聖子也至於魂離聖体即降林逋而使前聖之魂縻於此獄者四千餘年一旦景救世主之面蒙救

世主之恩、而歡欣踴躍、不啻如覆盆之下、而幸覩太陽之照也、是夕爺蘇主之弟子三人、請於官將聖体葬於石窖中、越三日後、即自死中復生、石仍掩也、軍仍守也、而救世主之出於墓中、以復活者、神魄依然主性依然、啻如日影之透於水晶、而堅明不破、月光之穿乎水底、而清影仍留、亦猶是也、自夫天主爺蘇復活之後、留居人世、凡四十日、始則探省聖母、安慰弟子、差行天下、遍講群方、俾人知天主聖子降生救

世傳聖洗之規立告解之法勸人之善懲人之惡與夫天堂之永樂地獄之永苦授傳教之權開聖道之統件件大事已畢及後虛空而升天國御于聖父天主之右座由是天主之道傳之無窮而救世主之功普寰瀛而共戴矣向上所言救世之大畧欲詳其寔當質諸聖經則萬無疑矣



真道引解卷之三

第六篇解審判煉罪天堂地獄等事

天下之理惟禍福賞罰四者而已今夫君之治國也有聽堂以咱斷罪禍有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罪之重者則其刑重罪之輕者則其刑輕所謂賞罰天下之大柄理必然也據聖經云天主已定凡畢世之人皆是一死而已死後則向主座前而受其審判誰能免罪與無受償者則丹天堂而享永福若負罪之小

及償而未足者則別拘一處名曰煉罪至如負罪之重死期而痛悔未及者則墜地獄而受永刑此總言死後四事之大畧也今或疑四者之事似亦難憑是不究理而有此疑矣且前言國家紀綱惟賞與罰而賞罰之間在於明與斷而已夫君於一國猶能審斷賞罰如此況天主以盡等之尊宰乾坤之大其於生人也賦之以自然之天性而異乎羣生畀之以不死之神魄而靈於萬物羣恩養之而天主之恩非世恩可

比百福遭之而天主之福非世福可羨生人之責誠重矣責之重如此則其受償於主者當何如耶且如國君之命使臣也榮之以駟牡之馳重之以皇華之節使命既重則其事之成否亦于歸期陛見而受君之審斷也是亦一理也天主以萬物而聽命於人人亦以此身而向命于主凡生前所行之善惡當于死期而受主之判矣蓋人之受命於主猶臣之受命於君善惡惟視其所行而審判亦因之而或異即此推

之、則死後審判之理。誠爲至有之事、而不可疑其爲無也、若夫行善而受賞、行惡而受罰、理亦確矣、然天主之賞、豈以世福耶、世福之榮、一生盡矣、而行善之人、終身而視猶不足、必天堂之永賞、始能滿善人之心、而彰天主之至仁、天主之罰、豈以世刑耶、世刑之盡、一死至矣、而行惡之人、畢世而顧猶未窮、必地獄之永刑、始能稱惡人之罪、而伸天主之義怒、是則天堂之永賞、地獄之永罰、於人無不當、而於理無不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雖然至慈至公至仁者天主也於人罪之犯豈忍一槩罰之耶故凡負罪之小與夫重罪而痛悔雖已蒙赦而受償未足者則有煉獄以煉善人之罪而洗除其渣滓以爲受福之階猶之火煉而金成石鎚而玉潤使前愆不得以累其身而後賞得以延其福由是天主至慈之德益彰而至公之理亦妥矣即此而推則審判煉罪天堂地獄之事誠爲當然之理而可以釋羣疑矣今試論盡世公判爲何如夫審判之官

者爺蘇主也、死時而私判者此主也、後日而公判者亦此主也、雖天主三位一體、生成人類、操禍福之權、以審判天下、然聖經已明指第二位天主、降世爲人、既爲人而贖罪、即爲人而旌別淑慝、其於審判賞罰之事、一若得以擅其權焉、故夫爺蘇主於在世之時、已明判云、盡世之前、則有許多怪異、始則天下擾亂、彼此相攻、水旱凶荒、人民饑饉、沴氣疾疫、畜產俱死、海則揚其波聲、天則失其時節、星落於地、月晦其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種種俱被其困弊矣後有火自空而出燒盡世人延及萬物、草木禽獸等、皆是灰燼虛空而已、雖天地亦罹其火害、而空烬無餘於是主法之神妙再造成天地使之一新焉、維時爺蘇主、乃命天神宣號、大聲喚死者、而使之復生、斯聲由天主之法、則萬年萬世既死之人、即自死中而尽活、善人之魄、自天堂而下、惡人之魄、自地獄而升、各依原形而再合、雖鯨吞虎噬之軀、而再生之期、神魄復入、而體魄完備、初不異其

形貌也、自夫人既復生之後、同來而受主之公判、維時爺蘇主自天而降、高御層雲、神體盞其威儀容光盞其明朗、萬萬天神、趍陪朝覲、又有十字架之旗、由空而現、俾人知前日受雖之人者、乃今日審判之主也、嗚呼審判之主、如衡斯平、不爲富貴、不私貧賤、惟視平生所行罪福何如耳、故凡人生處世之時、目所視、耳所嗅、心所思、口所言、手所舉、足所行、善之與惡、敷奏詳明、而不容毫髮之隱焉、傾刻間、而平生所行

之善惡天下皆目見之善人猶福而形粹心欣惡人得罪而神驚貌醜彼見主視之如仇而以理罰彼世世無窮則其心惶恐欲使凶隕而填彼之身不寧受主判之苦辱也是曰主乃命天神分善惡爲二區善人在主之右惡人在主之左維時爺蘇稱已爲天地之大主宰斯言也至矣蓋雖隆世爲人弘此至愛然宰天地之權持賞罰之柄亦與聖父聖神而同擅其尊焉主遂向善人而判云我父旣福汝衆汝衆宜來

領主之賞、自前所許、在彼天堂、緣我飢渴、而汝予之飲食、我無家居、而汝予之停駐、我身暴裸、而汝予之衣服、我病弱幽囚、而汝爲之省探、善人唱主之判、叩謝主恩、稱之曰、臣等何時見主饑渴而飲食乎、見主旅遇而停處乎、見主裸身而衣服乎、見主疾病而省探乎、主復判云、凡汝等所行善事、以極貧窮、以賙病苦、雖事之小、而能爲我福之、雖云助彼、卽所以助我也、善人聞此、知主過愛、不勝歡感、向主而朝、神隗則

倍其欣懌而讚頌不忘肉軀則溢其榮光而不憂病死一若鑿天堂之福而先滿其願焉主又向惡人而判云嗟哉無福之類速離我面而墜厭地獄與彼虐鬼受罰無窮緣昔我饑渴不能飲食我無家居不能館舍我被寒冽不能衣服我久病苦不能省問惡人遂言曰何時臣等見主被此飢渴羈旅寒冽病苦之事而不之救乎主復責云凡汝不能周恤貧乏之哀矜病苦者是謂棄我而不之助蓋我日與衆人居汝不

能哀我貧人、即不能救我也、惡人聞主責己、而嘆獎善人、錫之永福、彼心痛苦、而相與嘆息曰、此等人在世之時、我嫉鄙之、謂其愚昧、意謂此等束身避罪、而守主之傳、據德依仁、而效主之行、特爲無益事耳、茲者猶主之寵、愛之如子、如此、則我等既誤、而誠爲愚矣、辭暫苦而受永罰、噫、悔何益哉、

或者曰、不能行善行福之人、罰之如是、理固然矣、若夫不能信望敬慕祟奉天主、與不忠於君、不孝於親、

信誓而祀淫殺人而邪慾行盜行刼放債收息如此等罪主將不罰之乎曰棄善事與不能行福罰之如此況於罪之至重者乎蓋敬主與愛人兩件大事若不能愛人決不能敬主也何者人之日接乎我猶不能愛恤況於高遠之主乎若望聖曰誰謂已有敬主之心而無愛人之實此言詐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詩小雅正月章是則愛人誠爲福中之最大也至於審判事畢地裂而爲二惡人與鬼鬼同墜地獄硜硜之

火焚爍不息、善人及天神、朝主而升天堂、共享永福、
世世無窮、若夫公判之事、未審何時、然據聖經云後
日爺蘇主自天降而審判、又於在世之時、弟子欲詳
此事而問焉、主云、非汝所知、蓋主意欲使世人不知
審判之期、而畢心奉事、修身理性守道不怠懲惡而
遠罪、遂志而時斂、俾之善日以進福日以長、儆省提
撕、須臾罔間、一若夫審判之事、常目視之、所以不明
指日時者、意在此也、

今試論天堂地獄爲何如、大禹曰、生寄也、死歸也、其言甚確、然所歸之處、亦有二焉、一曰天堂、一曰地獄、天堂者萬福之原也、天主以此而賞天神及善人、乃至善而至美之處、傳註所謂帝居者是也、大傳孝吳氏曰、天帝居之尊帝居也、上帝所居也、地獄者萬惡之薮也、天主以此而罰魔鬼及惡人、乃最險而最深之處、春秋傳註所謂陰幽之府是也、然天堂之賞賞善人也、而其福者、豈特一時一事而已耶、福之者無窮、即其受者、亦無窮已、

今畧就其福而論之、一則天堂爲至榮至貴者、是以九品天神、羣聖男女、既蒙主眷、而受茲介福、則守謙遜之心、袞敬事之意、夙夜昭事、左右趨陪、感慕無窮、欣懌不竭、一若鑿天堂之福、而尽歸于一已之享受焉、内而神魄、溢其靈明、通知主性、兼萬善而該萬福、是道是總、而受福無疆、不愆不忘、而惟主之愛焉、外而肉軀、四體康彊、百骸榮粹、雖身是原形、而光彩眩耀、中夫之日色、不足以拉其明、雖生有肉身、而輕脫灵

通重疊之山巖不能以阻其徙故凡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無一而非善之盡而樂之至焉二則天堂爲至永至樂者蓋天主以無窮之福福善人其所以永錫之者罄無不宜也日侍主前而福之者萬年如一日豈特一時而已耶心嘗主樂而享之者萬福以攸同豈特一事而已耶己之所享者一人之福耳而千萬人所受之福若竝獻其榮光目之所擥者一時之事耳而千萬年滋至之休若豫呈其懿美不窮之美

好者主性也、而預其選者、得以身親、未泄之玄微者、主意也、而在其中者、學皆神會、不但是也、天主全而賞人、人亦涵泳乎主性、其所賞者、非世君之爵祿也、非人間之珠玉也、乃天主三位一體之至尊至大者也、所以聖經中、天主判與亞巴朗云、我成汝之賞、則其賞之重、非人智之所能推到也、此言天福之大畧也、而求所以得之者、在於敬主愛人、勉於行善而已、至於地獄之罰、罰惡人也、其所罰者、非暫罰也、乃無

窮之罰也天主特於地中置一大獄以罰厲鬼及罪人其爲獄也硅礪之火焚爍蒸蒸不特燒爛人形不使之灰烬抑亦焚爍人魄而益加其毒苦且斯火也非世間之火可比乃包萬物之毒苦而含茹其中目之所視視斯火也鼻之所息息斯火也手足之運動臟腑之呼吸無處而非火也尤可寒心者則有最竟之獅子吞人魄而乍吐乍餐尤可喪魄者則有最大之蟾蜍啖人肉而增悲增痛欲其一死而已也而千萬

世無窮之慘、不死而常存、欲其虛空而已焉、而千萬年不枵之刑、非空而常有、已之所受、其時之苦也、而億萬載未來之苦、若並貢其憂思、身之所嘗、目擊之刑也、而萬斯年未至之刑、若交陳其痛楚、緬想天堂之賞、在昔可爲也、今則失永賞而罹永罰、恨此機之不復、愈增鹽海之愁、靜思天主之慈、前徳可悔也、今則離主面而被深刑、悵底事之無何、借切燈油之慘殘、燔而手間一觸、猶爲苦也、況四圍之火、其苦非可

以一事言尖棘而身上一撥猶云痛也況全體之針其痛非可以一處論河海之沙萬年而取一粒猶能竭也然其墜此獄者河沙竭矣而無窮之慘若始焉山林之樹萬年而摘一葉幾能尽也然其墮此獄者林葉尽矣而無穷之苦若故焉以至百年而滴一淚能使之溢河海滿溝涂而地獄之中若新受其刑苦矣嗚呼地獄之苦重之至也長之盡也永遠之甚也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吏（出漢宣帝時路溫舒守延尉上尚德緩刑有月昼地爲

獄謂晝獄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可乎蓋世獄猶且如此況地獄之至深至苦者乎雖然獄中之苦固已如是而求甚苦之最苦者則在於不見主面而已譬之鮋游於水則沛然若涸水之居則躑躅不勝子依於母則歡甚若失母無依則哭訴不已矧天主爲至慈之母天堂爲盡樂之國而其墜地獄者離慈母而不得見失樂國而不得居其所以痛惜而愁慘爲何如也此言地獄之大槩也嗟夫人知天堂之賞爲可貴也而憚

於改過、何異於昔人之攘雞、（孟子滕文公）人知地獄之罰爲可惡也、而嗜欲如狂、何異於賈胡之藏寶、（唐書）慎之哉慎之哉、宜求永福而避永罰斯爲智矣、

第七篇解真道四大統

夫綱必有綱、衣必有領、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衣正、理必然也、天主之道大矣至矣、而求所以提綱挈領自有其樞要者、今舉其大統、凡有四焉、一曰敬信經、亦人之所當敬、二曰聖蹟、七規示人之所當用、三曰天

主十誡示人之所當守、四曰在天經示人之所當望、此其大統也、茲畧舉而言之、誡爲聖道之正、而闢夫僞妄之非也

第一端曰敬信經、故自前聖宗徒以後吾人常用此經、以爲事主之準的、而將誡致敬不敢差訛、始則信天主三位一體、第一位聖父天主、以全能之性、而造成天地萬物、又信第二位聖子天主、自前無窮、由聖父之性而生、再降世爲人、而生之者、以瑪利亞童貞

之聖母也既已受難受死爲世贖罪至第三日再自死中復生及後升天御于聖父之右座迨夫尽世之期再降審判賞善罰惡世世無窮與夫第三位聖神由聖父聖子而出亦真天主也凡此等事如前所講及經中十二條茲畧言之耳嗟夫天主以灵明之性豈尋常肉目之所能窺見乎是以天主特默撰前代聖人如毋瑟及諸等聖謂之先知俾其頒傳條律與夫未來之事而勸人以遷善遠罪敬主愛人等須不

但是也、至於已定之期、再許一愛子降生人世、爲天下之宗師、闡聖傳之正統、其所以教之者、非世教也、講之以言、而行之以身、諸善諸福、無一不爲之鏡焉、燭之以恩、而引之以善、使高者不厭、而下者咱之亦靡靡忘倦也、雖既升天之後、而於處世之前、已親撰許多弟子、差行遍講、使聖道大明于天下、又於羣弟之中、特撰一人、任主教之權、爲衆人之父、再命傳之、以繼其職、卽今之教皇是也、夫所謂教皇者、父之稱

也、慈父之心、推愛子之惠、保養人魄、而使之不致凡世間守道之人、無不呴之如子焉、蓋其代爺蘇之面、繼宗徒之職、以溫其善於衆人者也、是故同道之人、雖國有萬殊、而守之者一道、即亦並受其福也、實之飲食入於口、而四體百骸、無不賴其養矣、是亦一理也、畢世之人、同此道同此心、所以同此福也、行善在此、而彼亦資之、求福在我、而人亦賴之、惟恃夫救世主之功而已、蓋人心本弱、行善良難、從惡若易、苟

不資救世主之功、雖有寸功薄善、亦是小焉、不足以
明主之寵、叩主之赦也、爲此、爺蘇主於在世之時、已
立告解之法、以赦過宥罪、而凡受之者、得以洗其惡
而領其恩、又傳諸弟子、及今之牌德、承受此法、勸人
以痛悔之真、教人以行善之的、而爲人解罪、雖赦之
者以人、而所以赦之者、寔天主也、特以身代主權、身
行主法、而使痛悔辭罪之人、得以徼免、啻之使臣奉
君之命、而牌赦罪人、則赦罪者君之權、而奉行此命

者使臣之職也嗚呼天主之恩其施於人者至矣不特養以善而又篤其慈不特助其行而又赦其過是故人必敬信之感謝之痛悔夫已往之愆勉勵夫將來之善如此則主愛常存而永福可冀矣

第三端曰聖蹟七規乃主教中之最關健處也夫人類至賤其在主面本是虛空雖其行善守法盡力所爲要亦行之未當也爲此天主聖子生來人世既立七規至神至重所以普其澤於人類矣今夫人事之

所緊要者凡有七焉一曰生人二曰長健三曰飲食四曰引路五曰療病六曰師教七曰嫁娶此七事者人生之最急者也夫生之以成形勘不可無也於是有聖洗之法以洗前染而成其爲新人助之以長健理不可闕也於是有堅捔之規以領主恩而堅持其善念飲食所以養其生也則聖体之傳養人魄而使之不餒引路以醒其迷也則告解之法披棘路而使之俱新療病在乎藥也而傳終之法行所以藥神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病生民本於教也而神品之法立所以弘主教之原夫婦人倫之本也則婚配之規所以立乎人道凡主教之七法其意別有寓焉第以人情易眩惟目之憑而未究其端之所在故又外設七跡以爲行法之徵其跡雖賤而其息寔隆蓋七跡者外之所指也而主息之默裕乎其內者誠優渥而不竭矣惟係乎受之者當與不當何如耳今請就七法而詳言之

第一法曰聖洗此法能益人隗而守主義蓋人被祖

傳之罪、既逆主恩、而彼之隗、已死於主前矣、雖以水洗之、洗其外耳、而主恩之黙洗於神隗者、其原罪已釋然矣、若夫既長之人如能悉心痛悔、信恃不忘、而受此法者、非惟免其傳罪、而凡已犯之前愆、俱獲免矣、

第二法曰堅振、此法令人領聖神之主、堅行善之心、雖至於死、而守道之念不忘焉、夫聖神天主、以恩而賜於人凡有七焉、一曰神智、二曰明睿、三曰通曉、四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日商議五日勇決、六日道德、七日敬畏天主、此七大恩也、故其受而宜者、非徒受恩、即所以受第三位聖神之天主也、

第三法日聖體、此法至神而至妙也、非特世人之不能推曉、雖在上之神、日侍左右、亦道不到此也、故救世主於受難之前、思與世人共處、而傳此法焉、乃以西國常需之物、手持麪餅、仰祈聖父、而判與弟子云、是誠我身、汝第受而食、又持葡萄酒樽、而判云、是誠

我血、汝第受而飲、再許弟子、依行此法、傳之萬世、噫、以神法無窮、真實無窮之主、所言如何、即真如是、故今祭禮之時、所用之物、雖形是麪酒、而於既誦主傳之後、則此麪此酒、不存原性、即變而爲真聖體真聖血也、故其受之而稱者、神益良多、而主恩常御、可以保恒生之福於今世與後世也、

第四法曰告解、此法誠爲人用之最急者也、蓋人既犯罪之後、則萬恩俱阻、萬禍俱來、而已失其正路矣

一有告解之法、使其受之者、悔罪回頭、前息既阻而復遍前路既迷、而復正、斷神魄之鎖、開天福之門、其爲益也、不誠大哉、聖經言救世主於在世之時、判與弟子云、汝第受聖神之主、遍行天下、而爲人解罪、汝之所赦、則天上亦赦、汝之所拘、則天上亦拘、又傳諸其徒、得行此法、如今之鐸德是也、然人而欲受此法者、必有五焉、一曰省察、二曰痛悔、三曰辭罪、四曰告愆、五曰償罪、

第五法曰傳終、此法能令病篤之人受之、而得其三益焉、一則健其神魄、而鬼計不爲之擾、又能堅其信慕之心、而不怕死、二則免前罪之疵、而凡所遺之愆、亦俱獮免、三則能令肉軀再健、而有大益焉、惟其受此法者、必先告解、蓋告解之法、誠爲赦過之正傳也、

第六法曰神品、此法凡受之者、得以操祭禮之權、行主傳之法、而永錫同類術翼人魄、如牧羔羊者之守羊也、其品有高卑不同、而其職則主之所授、故各

如其職以行其本品之事焉、

第七法曰婚配誠爲人道之大、而風化之原也然主教之所以特許一夫一婦者何耶、蓋人心易惑、偏於此則僻於彼、溺於愛則礙於情、而公平之法虧矣是故此法之立、使夫婦二人、以和順之心、伸愛好之意、既生子息、而以道教之、又別授神恩、俾之借老、而其心不二焉、此言聖蹟七規之大畧也、

第三端曰天主十誡、蓋天主於人祖之前、已親授石

碑、而鐫銘其十誡焉、一曰敬事天主加於萬事之上、二曰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曰守瞻礼之日、四曰孝敬父母、五曰毋殺人、六曰毋行邪淫、七曰毋偷盜、八曰毋妄誣、九曰毋願人夫妻、十曰毋貪人財物、此十誡也、然其要總歸於二端而已、一曰敬主、二曰愛人、人人能守之而勿失、誠爲享福之梯階也、

第四端曰在天經、乃救世主之所傳、教人以此而仰望天主、錫之降恩、俾我之神魂與肉身、今世及後世

得以長蒙天主之寵也、

第八篇解聖經已有証據

夫木必有根、根深者其葉茂、水必有源、源遠者其流長、物理猶且如是、況於主教之道乎、中庸曰、从則徵、中庸二十六章又曰、無徵不信、二十九章拠此而推、吾聖道之証在天下者从矣、且向前所言、一則拠自然之道、而爲天主之所印定、人心之所固有者、一則提擧聖經之義而言、誠爲天主之正傳、以爲世人之確證、而釋然

無疑矣、

或者曰世人已有自然之道何必聖經爲耶是可論其故也今夫君之治國也既有一定之律詳定之紀就中或律有不及或恩欲另施則繼之以旨焉爲之臣民者誰敢謂拠律而不拠旨乎蓋律設大法旨係新頒所以宣其內意之妙而補其律之不足也造物主之於道亦猶是已自然之賦其律也聖經之傳其旨也知其旨則其道可得而明矣是故十誡之傳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然之道也、然人心無常、而他岐易惑、不有聖經以正之、則歲月遷流之後、邪詖得以肆行、而正道之傳日已晦矣、自夫聖經既正如日中天、不唯無邪說之惑人而聖道之統、星炳鏡懸、可以使人知所向、而傳諸久遠矣、如釋迦老子之道、一以寂滅爲宗、一以虛無爲祖、雖其中之一二可觀、然大要求之、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今夫伏氏之禁殺生、而曰慈悲不殺、夫以下奉上、物役於人人資物養理也、乃禁之不殺、豈非

物同於人乎。況又僞起三塗。謬張六道。則其敗常反理。莫斯爲甚焉。老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盡。昏昏默默。如此等類。焉有僞謬而可謂之道乎。冥默而可謂之道乎。雖其間或有博達之士。援引文字。以工其書。要之無有源頭。無有根本。不啻如無底之瓶。空中之燭。只是虛焉而已。故天下惟真道。必有源委。有先後。而其從之者。要當遡委以求源。瞰前而貫後。由天地萬物。則知天之有主。由日用常行。則知主

之有教推原罪及人罪之至重至大。則知救世主之所由來。觀世人所行之有是有非。則知審判賞罰之所必有。質諸聖經之言參諸人事之則。庶可以闢異端之害。而咸趨正道之歸矣。竊嘗嘗如木之有根幹有枝葉。方能開花而結實也。若夫異學之道。則若有幹而無根。有枝而無葉。欲結實開花豈可得乎。或又曰。外國之道當以何証。而謂聖經所言。能使天下之信服乎。曰金不擇地。惟精爲可貴。道不拘方。惟真爲

可從。蓋雖人以方殊。而道無二致。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推此則理之眞者。人之師也。亦何拘於南北之異乎。若夫逆於理而拂於道者。闢之可也。豈可彊從之乎。況孔孟鄒魯人也。而齊魏晉秦及本國。無不被其教。豈非外國乎。且釋氏之謬。出自天竺。亦非外國乎。何毒藥可服。而良藥則辟之也。啻之本國阻饑。有以外國之粟而濟之者。未有寧死而不食也。抑有溺死。而以手援之者。寧死而不受救乎。今夫天下之

人惑於邪說而無正道以養其心者飢莫甚也溺於私欲而無義理以省其身者溺斯大也神隗之飢迫於肉軀也心溺之禍甚於身溺也有人於此以至公之道而開其私以天主之教而醒其迷養之以善援之以道反誘之爲外國之道而不之咱不亦自暴而自棄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汝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汝必求諸非道出書太甲篇烏可以正道爲道已之性而不從却甘爲邪說之所誘以快已之私乎嗟乎

世人不惜數十年之攻苦以求暫世之榮名而於心身之要道有費斤刻則以爲過是獨何哉且西儒君子離親棄故遠適殊方以傳天主之道而人不之咱將以爲不眞乎若斯道爲眞而誤而不察其所損者抑何多也嘗如民逆於國臣不忠於君子不孝於父罪焉何免況天主爲天地之主而人不之服爲萬國之君而人不之臣爲天下之父而人不之敬其爲罪也不誠重歟故人必求知正道而後已不可暫無不

宜刻綫体而信之勤而行之蓋心存而道存道存而天下之理得矣願觀是道之書者勿求文字之工毋論方所之異揉之以理而理無不真揆之以道而道無不合克私以求公捨邪而向正每念夫人之所以異乎物者道也而道之真者必有證焉如天主之道則有二証一曰自然之道乃皇衷之所隆而爲天下之共由二曰聖經古聖之所傳而爲斯道之正印是聖經也分爲二帙一曰首典傳該四十五卷皆天

主默編之聖而傳其道於救世主未降生之前、二曰新典傳、該一十七卷、詳記其事於救世主既降生之後焉、

或云、聖經乃前聖之所載、伊何所據、而謂爲真道之証乎、曰嘗如國君之宣傳、官司之示告、雖屬掌文者書之、然必以印跡爲憑、無之則不可信、有之則不得疑、豈可目其印跡、而敢以爲非君之旨、而官之詞乎、天主之於聖經、亦猶是也、雖非耳提面命、而已默啟

其衷俟知前日之徵未來之事一一明白詳盡則其書雖前聖之爲而其証則天主之印也今據聖經中如聖每瑟聖亞巴則乃衣支蘇國公主之養子生於商時庚戌年第十三祀著在聖經首卷已明指天主判與原祖云後日必有聖子由女人而生踐磐逆之頭又指由亞巴朗之裔有聖人生而錫其福於天下這聖人乃救世主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自每瑟聖而後凡一千五百餘年又聖嘉給乃亞巴朗之孫許

與第四子名樞多云、由汝之後、必有哲人出、爲之君長、傳而不替、以至於天下所仰望之聖至焉、斯言亦明指此聖乃救世主也、又聖經四卷第二十四段、每悉記巴羅音豫指救世主之辭云、臣第見聖、而時則未至、臣第瞻聖、而未得身親、彼星爛兮、由嘉給地而現、此言所指、誠爲明甚、蓋自巴羅音所言之後、至救世主降生之時、相去一千五百餘年、若夫所言之事亦已詳矣、蓋於救世主誕生之時、通天文者、凡三國

君循星而往、以覲救世主之光焉、又如第五卷第十八段、每瑟聖所載而示天下云、後來天主復許聖明、知事之前、知事之後、如我之權、得主之法、則世人宜咱而從之、緣天主前已判云、此聖代我之面、而語與汝誰不之咱、我必罰焉、是則代天主之權、如每瑟聖、而傳條律者、聖子也、知前後之事者、亦聖子也、聖子即救世主也、夫每瑟聖之所傳、首律也、而救世主之所傳、新律也、首律屬自然、乃天主十誡之銘於石碑也、

新律屬聖子正傳、而爲聖道之繩矩也、前律爲新律之形影、而新律爲前律之統宗、前律以人傳而新律則主傳之正的也、嗚呼聖經所言如此証據、甚詳而確、豈有誤焉者耶、

今試再就每瑟聖所行神法而畧言之、夫聖經之所傳、與神法之所行、雖屬人爲而寔則天主之默佑也、蓋其所言、非世人之所能言、而其所爲、非世人之所能爲也、行人之所不能、則知其默相之者、自有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茲拙每瑟經中所載惟教人以敬事天主不惑虛邪而已、即此推之、則知其法之所行皆天主之神授、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其在衣支蘇國之時、國君不許其歸、則行許多異法、以彊君心、使之驚怖、而許民歸本國焉、請畧舉其法言之、一則令河水化爲血、而飲之不得、二則令蛙蚓踴出、透入人家、而靡其食物、三則令蚊蟲咬人、及諸物類、四則遣蝨虫溢出、而民用之物俱爲腐爛矣、五則遣各種祲疾瘧而死、六則

遣國中人物、俱被鉤奪痛楚不可當、七則爲大雨雹、及火自空而下、破滅田野之草木花菜、至如人物筭亦多被其害而死、八則遣諸蠅虫、剪食禾稼及菜草所遺等物、九則令伊國人脅嬉三日、不敢離其所居之處、此言每瑟聖所行凡九異法、在伊國君之前、而使之不留、以許其歸國也、若夫有道之民、雖同居伊國、而不罹此患、是以伊國君見此驚惶、然猶遲回、不許之返、每瑟聖再行異法、俾明知主意、而敬服焉、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是夜、凡君民家之長子俱斃、惟有道之民獨免焉伊國君民自相驚恠、知其不可留、乃赦之而督其速返行路無何、伊國君顧而惜之、乃提將兵馬追之此間路尽、前則海阻、後則兵追、民咸驚恠、每瑟聖獨坦然自如、諭之曰勿駭、今日第覩主法之神、而凡今所見之賊兵、自後不復見矣、遂欽奉主命、以手揚于海面、水即分而爲二、是夜風催逐逐、而海道成楨、民遂由海中而進、兩旁水立、隱然如城、伊民行乎水中、若

履平地伊國君亦月海追之總至五更民行已畢天主再命每瑟揚手於水面如前水即合流伊國君及兵士溺死殆尽而有道之民晏然無事明日望見浮屍漂入海洲者甚衆此皆主恩之眷佑也

更說每瑟聖於將民回國之時路過窮林糗糧罄尽器用俱空天主特頒異竈時有粢米自天而降泉水觸石而流民之食用常裕然矣至於衣服屣履令其不敝又於行路之間晝則有雲住蔭空而烈暑不爲

之苦夜則有火繁照面而胥氣不爲之迷如此等事及許多異法每瑟聖所爲誠曠然獨異而非人世之所能乃天主之神授而爲吾道之正印也及至吹那依山側時有電光遶爛雷聲凜烈又有火氣自山而升天主御于山嶺火中此間凡二百萬人咸仰見之雖時天主特傳十誡於天下以爲斯道之本領焉嗚乎天主之寵錫乎人類而默牖於聖人若不有先覺則亮開我人乎他如漢明帝遣使之西方求聖人使

至天竺得佚經四十二章皆虛謬之辭而人亦信之是不察理之是非何如耳夫漢使之往天竺也言語不通當何所據而以佚爲真聖人乎今觀夫佚書四千卷皆出於二鬼之訛傳以謬天下然所取証者獨一釋迦而已傳之者鬼而書之者佚証其証耳豈足爲天下之寔信乎況佚亦人爾周時而生周時而死以驕矜之性而逆天主以謬妄之術而惑世人且又以鬼爲師而人復尊信而崇奉之然則佚其鬼之弟

子而事伏者卽鬼之徒仆耳以人而事鬼豈理也哉
觀韓子原道篇及歐陽本論與夫諸儒之格言則知
伏敎之爲害甚大也若夫孔孟之敎以仁義爲先粗
有可尙然細而求之亦人道之自然而有未全耳蓋
自秦人焚火之餘而其書之散亡者多矣至後人取
而集之如伏生之口傳漢儒之剏述其所存者十不
能一鼎編蠹簡豈足尽憑乎況其敎者或只說一箇
仁或兼言義或言心不言性或言性不言心如書則

斷自唐虞以迄于周政事之得失世代之更變詩則取周時列國之風俗郊廟朝廷之樂歌與夫禮記之節文春秋之褒貶易以道陰陽皆事物之常耳至於造物者何主受造者何時人生何來人死何往等事則未之及也豈可得而尽信乎嗟夫道之不本於天主學之不原於聖教皆苟而已若夫每瑟聖之書所傳者天主之印所繼者聖道之統究之以真而敬事者一天主行之以善而傳講者遍天下豈可疑其爲

虛耶人倘能信而從之、本真道而質諸人心、由外証以求乎內証、則正道有所指歸、而誠身之本於是乎全矣、

第九篇解五常及人所織說毀謗真道之事、

性教中所謂五常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也、（出孟子公孫丑上）然究而

言之、則四端者其標、而信之一端、則其本也何則、仁而非信則無以爲仁之基、義而非信則無以爲義之準、禮而無信則禮亦虛行、智而無信則智非真見、是則信者、統四端而該衆善、孔子曰、信不可去、（出論語）亦此意也、然求所以立信之本則在於以智斷之、智無不明、斯行善之基有所準的、今夫主教之道、如前所譴、其義甚確、而於理無不合、豈復有偏駁之可議乎、或者謂天主道、乃花郎之道、不知所謂花郎者何名

也、蓋所謂花即者、特以向來商賈之船、多載錦織花樣、遍賣地方、因謂賈子爲花即、以其商賣錦花之故也、後來西儒講道亦自商船而來、傳教本國人見此者、遂以花即目之、然常細求諸主教之書、未曾見花即字者、惟教人以敬事天主、及愛人如己而已、夫學儒書、則謂之儒道、學伏教、則謂之伏道、皆以所學之道而名之、則其學天主之教者、亦當曰天主之道也、奈何世人、多不察理而以真道爲花即道、織其偽誕

以惑世人、如所謂誑取目睛、誘汚婦女等語、是何據而云然乎、夫道卽理也、理卽道也、旣謂之眞道則至誠、而無僞也、豈有此悖誕之事乎、況天主十誡中、第五條戒毋殺人、第六條戒毋邪淫、乃斯道之正傳、而爲世人之所共遵守也、其於誑取目睛誘汚婦女、不特犯主禁、而且逆正理也、今據五常之理而詳講之、

一曰仁、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主教中、謂愛人如己、則雖殊方異地、而同此人、卽同此愛也、蓋天主於

生人之始特生一人爲人類之祖故人雖東西南北之殊而同此原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豈可靳其愛乎況西儒君子離國避親梯航萬里九死一生以傳聖道以活人塊則其愛人之德誠大矣而人反嫉妬之不亦逆至仁之道乎二曰義而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主教中所以教人敬事者一天地真主而閑之以正衡之以公斷之以理其於至義莫大乎是今或謂天主道爲異端邪說而嗤鄙之是不知道之本

抑亦不知道之義也夫所謂天主道者原於天命之理而本於皇降之衷也道之出於天主豈有誤焉乎哉夫老氏之虛無伏氏之寂滅孟子論之詳矣此誠爲邪說之惑人也人反尊信而崇奉之獨於天主之道則不之察而一槩以異端視之試觀十誡之傳八端之示與夫人生之有灵魄善惡之有賞罰這般大事皆理之公而義之正也茲乃不求夫理之正而徒恃之以威迫之以勢禁人而不使之從緘說而誘之

爲詭此其害義之尤甚也、蓋夫義者人之正路也、理者天下之公師也、若刑驅勢迫、能彊俠之面從、然其心則不之服、而惟義之守焉、啻之水之流下、理必然也、若摶之過顙、激之在山、是拂其性也、拂之者、僅可以暫時焉、而其終必歸於首流而已、

至於禮智信三端、誰能究此、以求天主之道、則亦坦然而易曉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主教中所謂祭禮者、敬事一天地真主而已、若夫上天

之神前代之聖亦不得豫於斯禮也故凡祭禮之人必盡其誠潔尽其恭敬舉動主乎敬而心貌與之相符進退一於嚴而情文爲之兼備其所致祭之物非粢盛之供也非清酒之獻也乃第二位聖子真天主降世爲人獻身致祭是誠至重至宝之禮而爲天下之大祭也昨者有一大員欲詳其事朝禮既畢私語人曰我不意真道中祭禮之若是其嚴敬也曩者固疑其只論一二經而已未知道法如何今細看之則

其祭法甚嚴而禮意最密始非尋常之可論也

或者曰天主之道悖常紊俗是不窮其理耳本紀曰

上古男女無別伏羲易之而制嫁娶古者茹草食獸

神農易之而教民耕豈非變常革俗者耶後儒稱其

通變宜民因時立法未曾以膠常守故護之也今夫

天主之道教人以公正之理而禁其偽誕之非故凡

事之常俗之首而戾於正道者則闢之不可不嚴也

若夫民彝物則而合於當然之理則非惟不禁而且

勉其行也、如衣食器用講習事芸與夫尊君親上、崇德報功、如此等事、乃人道之常者、豈得而禁之乎、惟其遡理反道、如偏信淫祀、溺情縱欲等類、始禁之也、蓋真道以闢邪爲本、猶之以繩而正木、以石而瑳玉、俟之直而精焉耳、

以言乎智、而智者所以公是非之辨也、或責云、從道之人則愚矣、忍其人而遜其事、訥於言而勉於行、凡其放債收息、娛情肆欲等事、皆不得爲、或乃被縲絏

損貨財以至死於守道者此人之常言也然常質之於理焉當之國中有難君命討賊則爲之臣民者豈敢諉其難事而辭之乎則必執殳前驅伏義討逆以致忘其勞忘其死者是亦一理也主教之道根於人心故其守之者雖知其難亦不之避也蓋所信者一真之主所望者恒生之國寧暫苦於一時而不忍負天主之息也嗟夫忠於世君者猶得以紀縑緗而銘璇璣垂績將來人皆追思而賛譽之況忠於天主者

則其所錫之福所受之息不亦百倍於世主之福乎固宜崇奬之贊頌之而尊於世福之上也且世君之賞暫賞也或酬功而未稱或既得而復失而人猶激昂奮迅趨事赴功以求暫世之賞者若夫天主之賞至重而萬福攸兼天家之貺恒久而萬年不失則人之所以望之愛之而敏於行善勁於守義爲何如也是故守道之人謀圖盡重之賞其視浮生之名利暫時之苦辱不啻草芥爾即此推之求暫世之榮者淺

福而淺智也求永年之福者眞福而眞智也安可不
察乎此而以愚視之乎
或又曰只今之國君大臣及博達之士皆不師天主之
道緣何凡民學道而敢以爲獨智乎夫道者出於天
主而行之則在人也昔者遠西諸國君長及諸名士
原不知主教之道而今信從者甚衆又以天主爲根
原萬事之主焉若夫本國名人才子多不從道者亦
別有理則惟知斯道之名未見斯道之理而其所講

者不得以親炙之焉二則雖或知之而狃於常習役於世故或溺於財或眩於色而未暇究夫斯道之本領矣如清朝康熙年間帝覽真道之書而心服之又許其建堂講道於京城再手題詩仕以金漿篆之於天主堂前其詩云森森萬象眼輪中誠得由來造化工体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色亦非空地堂久爲初人罔天路新憑聖子通秉筆兩球操賞罰吾儒若錮不欽崇如此等語謂非真知而的信之乎又常稱之目

肤聞斯道本欲心從但於妃嬪之間欲其多侍如此方能快其所欲而道法禁之故不之從也嗟夫帝知斯道之可尚而畏誠已之爲雖一灰殘慾雲翳蒼天是亦未如之何也已

或又云真道之理誠然矣然從前祖父皆不之有茲而從之不幾於戾前人之志乎夫古者之時茹毛飲血未知熹食燧人鑽木取火而教之以烹饌若槩以從前人爲據則至于今亦飲血乎亦鮮食乎何器皿

滋味之煩於改作也、又古之帝王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未曾有尊卑之別也、而今則君臣民庶、上下有差、城郭宮臺尊卑有分、若止拘拘於從古、則汚罇杯飲、簨桴土鼓之俗、亦可用於今世乎、易曰、乾蠱用譽、（出蠱卦）則夫祖父之所行、合於正道者、從之是也、若未知天主之道、而所事者邪神、所從者異道、攻之何傷、夫惟一真主、爲天地民物之主宰、誠爲世人之所當敬事、而尊於祖父之上也、豈可泥祖父未從之故

而於身亦自棄乎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中庸十九章 所謂善繼善述者或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則繼而爲之述而行之方可謂善於繼述也故夫祖父未知主敎未從正道或知之而未及行或講者而未能到乃欲爲而未爲爾何已爲而可法乎其不之從者已矣爲之子孫者能繼前人未行之志述前人未知之事背暗而就明舍邪而向正行之以善以蓋前人之愆則非惟不逆夫祖父

之志而且慰祖父之神也、嘗如祖父不學固已暗於事理也、子孫繼之勤於講習學以成名、誰謂其不孝於祖父乎、然則謂其從祖父而不從正道者、推諉之辭也、非君子擇善之智也、

以言乎信、而信者萬善之所從出、萬德之所由立也、朱子傳註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孟子曰、君子不謀惡乎執、（出孟子告子）理誠然也、然所謂信者、亦有二焉、一曰真信、二曰妄信、真信者擇其正道而從之篤而

信之心、有所準、而邪說不得以撓天德之健也、妄信者心無所的、偏信妄行、惟向已之私、而卒墜於惝恍之見者也、真道中謂信者其基也、啻之作室者、基址既築、則棟樑墻屋、有所拠而成焉、是故求道之原、必以信爲準、若心無所信、雖黽勉從之、而外誘得以動其衡、猶作室而先圮其基也、其何益之有哉、試觀遠西諸國、自君長至於庶民、一皆崇奉天主之道、信而從之、君則有君之分焉、民亦有民之分焉、上下相資、

以信爲本、上無侵漁之弊、下無背叛之心、惟安其分而守其約誓焉、所以國内晏然、不知勞擾、享年長久、惟休無疆、如葡蘭沙國、自吁姑王丁亥年卽位、至虞依王癸丑年臨崩、該捌百有六年、是其長治久安如此、皆由守道而不忘信之所致也、嗟夫世人、倘能據五常而察天主之道、則易知其爲眞、而於仁義禮智信之端、誠相準而相合矣、昔者在明貴官儲相文定公、乃守天主道之人也、或責其所行、戾於儒者之道

者即應之日不然天主之道至正也非惟不戾於儒者之道且擴之而使益明焉蓋儒家之所講如仁義禮智之端修齊治平之準與夫敬信節愛忠順孝慈等語皆理之當然者則主教之書演而詳之凡其缺而未備者則補之以足其意若然則凡有重儒之心宜有尊主之寔夫昭事上帝儒家之所講亦言其理而事之以文也若真道中則明言其敬事一天地真主豈非擴儒家之所未發耶

或又云、道如果寔、何故禁之、曰此固難言也、夫公正者在道、而行否則在人、如水本自清也、而激之使濁、則在乎人火本自明也、而扑之使滅、則係於我、天主之道本自明自誠也、而好之惡之、則在時君、彼佞教之害、先儒論之詳矣、而府明璐之修、尭仙館之作、時君猶有惑之者、是故以汲公之質直、而不能開武帝之迷、以韓愈之忠誠、而不能解唐憲之惑、邪說之易惑、正道之難行、自古有之矣、向來或請禁天主之道

謂宜據清律條禁夫清者胡之裔也大明之末有僞
犯闕鎮遼東官乞成於匈奴國王名崇德將兵赴援
崇德乃將八萬兵來救至則大明國君已自斃矣匪
徒解散崇德亦于此時而故命矣雖時嗣子尚幼乃
命國叔扶之是爲順治乃今清之首君也順治得權
即追尋明前之首裔而夷滅之嗟夫得人之國而絕
人之嗣是不義也所爲如此而可以效法之乎又黎
朝昭統年間大清既許勅封及後西山煽亂昭統爲

其所逐處於內地、大清心欲存之、乃遣田州太宗提兵五十萬、以圖恢復之謀、是爲天朝之亂、其後兵敗大守致命、昭統復回內地、大清乃勅封光中爲南越國王、夫所輔者在此、而所封者在彼、旣爲此謀而復干彼請、不過惟利是圖焉耳、行之若是、而可以尽法之乎、若乃嫉詈正道之人、多有緘爲異談、以蠱惑人心者、然究其要、總歸於效端而已、

一謂凡講道之士、教人革其故俗者、是可察焉、夫俗

之善者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他如淫風靡俗如前所言者誠不宜據也改之何妨蓋救世者天主也既降世爲人立功贖罪迨夫升天之時已詳判與弟子云我於天地之間得擅其權法爾等宜偏行天下而講我正道及守我所傳之言故弟子依主之判行而遍講俾人皆知一天地真主而敬信愛慕之經殺人啖人之國以傳天主之道雖梯航而不辭其苦雖權沐而不憚其勞惟知爲主用戒而不復知有其身也

二、謂講道不能正人、使之男女混淆、同居聖殿、是可知焉、夫道法所許者一夫一婦、乃天主之正傳也、法嚴如此、豈容使之混淆而禽獸其行乎、惟其朝禮之賜或遇風雨或被遠隔而處於聖殿者、則男女別坐、徹夜燃燈、故雖羣處同行之際、而男女必嚴其防、彼此必致其敬、未聞有行露之汚、桑中之醜也、若夫講道者既得其權而祭祀天主、則已嚴懇其畢世童貞非惟誠潔其身、而且誠潔其心也、

三謂誑取病人目睛此言尤謬妄之甚也、夫愛人如己、毋傷殺人、乃主教之正衡也、講天主之道、豈爲此惟異之事乎、昔有病人、請師行法、時有外人在旁、同而觀之、行法已訖、彼見病人之目猶存、乃大聲曰、噫誑取病人目睛之說、誠架禍也、

四謂其私立戒權、是亦固有之矣、然所謂戒權者非如世人之戒權也、特以仰遵主法、善道教人、而神牧天下、俾人有所據、而去邪歸正、以活其神魄焉耳、若

夫朝廷之之戕權、則未嘗私用之也、

五所謂朝禮者、特單舉而言之耳、然其所朝者、非祭祀之人也、乃敬事一天地真主三位一体造成天地者此主也、降生救世者此主也、降祥降殃者此主也、

公賞公罰者此主也、至如禮之有名、如生日復生、與夫敬聖母各聖等禮、皆以明指天主所錫之息、以動人敬慕之意、而其祭祀者、只惟一真之主耳、若聖母及天神各聖、則敬之焉、而非祭之也、夫尊無二上、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祭者一天主、而諸神聖皆不得預之也、

六、貼日之書、人或謂之曆、然非如國家之頒曆也、蓋曆者所以若順也天而授時也、至如占日之書、乃主教所以示人、此日宜敬彼日宜守、以遵天主之法、而敬天主之命也、故嘗謂之占日書而未聞其謂之曆也

世或譏其朔曆自頒者誣甚矣、

七、或責其獄訟私斷者、是可推其理也、夫斷獄者國家之大憲也、講道之人何預於此、而私斷之乎、惟其

善與人同者、古今之通義也、向來常見國人、兩相告訐者、多有虛費資財、妄生誣反、上之人則惟利是圖、下之人則惟謀是竟、不據乎公、多害於義、致或爭訟之餘、而詈殺盜燒者多矣、是故講道者、推兼愛之心、以至公之理、而勸人使之兩相和順、以杜弊端、而不至於傷財害義者、則亦有之矣、然特以善辭喻之耳、若其不唱、則鳴官投控、任彼所爲、而不之禁也、蓋無其權、則不敢私其斷也、所爲如是、而謂其擅斷獄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權借官上之職者誠誣矣、

八、或譏有道之人、謂其愚夫愚婦、奔走如狂、迷而不悟、夫所事者天地之真主、所信者後來之賞罰、賞處謂之天堂、罰處謂之地獄、與夫人生有不死之魂、死後有審判之處、凡若此類、而尚以爲不足稽耶、今觀夫人生之在世、或有賢慈德行、而竟生苦辱、亦有奸邪暴虐、而畢世顯榮、行善而不獲其報、爲惡而不被其殃、歷歷可見、苟無後來之報、誰勉於行善乎、誰憚

於作惡乎、而造物主之道、其虧缺者大矣、故於死後、
衡之以賞罰之理、以彰天主之至公、畀之以不死之
魄、以稱無窮之賞罰、是皆理之當然、而於天主公平
之德、允合矣、烏不可究乎此、而獨謂之愚乎、
凡凡請禁道者、多謂學道者、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此
二事者、茲請得而詳講之、
一曰敬神明、夫神者上天之神也、天主造之、以上供
主命、下扶世人、其品有九等、美灵純美、至正無邪、乃

天主之使臣、而爲世人之所宜敬凡主教中之所以亦敬者、皆善神也、若世俗所事之神者魔鬼也、原此鬼本亦天神、其德其美拔出倫輩、天主之所造成也、但彼恃已之有、而背主恩、驕矜自恣、以絕於主、再登誘他神、與之同黨、天主遂黜之殛之、延及同犯、墜在地獄、名曰魔鬼、彼以猖狂之性、肆行於世、以術誘人、或僞托於前人之魂、或影射於在世之物、使人信彼而敬事之、以墜彼計、而同受其罰也、生既以鬼而臣

事之、則死亦爲鬼之徒仆、而共彼之困也、是以學道之人、既明知鬼之爲害、闢之猶恐不免、矧又敬事之乎、

二曰事祖先、蓋譏其不能香燈供祭、忌臘俎饗云者、是不究其理、而有是譏也、夫祖父之存也、珍甘以養之、衣服以進之、居則致其敬、行則致其愛、於主教中、曾論之詳、而教之切矣、夫豈不敬其祖先乎、惟以生死殊途、報酬異理、生前之敬、敬以養也、死後之敬、敬

以心也、故於風木生悲、父母之魂已謝世矣、魂既去則形隨而斃矣、豈可以養形之物、而養靈魂乎、常見世人之所謂報孝者、於送終忌臘之日、必盛其粢盛、陳其香燈、或以紙衣服而送之、或以紙金銀而燒之、凡上空排、案前虛乘、敬之虛文耳、豈真所謂敬乎、昔者夫子之於陽貨、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出陽貨篇論語）豈敬之耶、將以以激之也、則其敬祖先、而設香虛乘、非徒不知所以敬之、而且重前人之怒也、夫魂既離体、不得

再歸、倘能尽心事主、守道不忘、則已并天堂而享永福、如其厭主向已、舍正從邪、則已墜地獄而受永刑、理必然也、于此之時、雖有百珍甘之奉、萬金玉之陳、亦猶彈琴於睡人之側、可笑也哉、然或祖父於在世之時、既已誠心事主、而猶有青犯、及償而未足者、縻於煉獄之中、則爲之子孫者、宜懇祈天主、畢心赴救以免其暫罰、而登於永賞之國、如此方合於正道、而爲敬之至也、嗟夫虛文之敬、世俗之所爲、其所以逆

天主、而辱父母、爲何如耶、求真道之原、而復信虛文之奉、非惟不孝、且不智也、君子其察焉、

或疑曰、聖母童貞而孕產聖子、似爲難信、此事誠難、而亦不可疑其爲難也、何則、天主法則無窮、虛空而生成天地、自然而發育羣生、至重至大之事、行之不難、而何有於此乎、且人類未生之始、天主以土塊而成男人畀之靈魄、是爲原祖、又以脇之短肋、而成其偶、維時人類猶未有也、獨運神能之法、而生成之

殆易如此況以聖母童貞之血而成一救世主尚得謂之難信而不存童貞之節乎嘗之火鏡之取火於日也以鏡照之自成一日火由此出而其明鏡依然初不害其質亦不減其明也聖母受胎之事亦猶是也聖母如鏡也聖子如日如火也童貞之福則如鏡之明也受之以神而生之以法則聖母不但存童貞而且爲萬世童貞者之母也嗚呼天主之法神妙無方焉有行而不可者況人在天地間日受天主之息

時蒙天主之養、而不知所以敬事之、信服之、尚得謂之智乎、惟願觀此書者、毋徒求之於辟濛之間、認之以真、而董之以信、知天地之有主、而求事主之原。知原罪人罪之至重至繁、而仰救世之主、知後來之必有賞罰、而勉於行善、前輩有云、非信無以立、又曰、人非言之難、而行之爲難、言而信信而行、勿徒言而不行、勿憚難而中止、則於道庶乎有得矣、道既得、則心無異惑、心無惑、則正途坦蕩、天理流行、人享平康、國

登和泰、而天國長生之福、可於此必之矣、

以滅心無所可滅心蓋公平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
盡而已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
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
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
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無窮者主者滅無窮者

會同四校

提要

《會同四教》，越南嗣德二十年（1867）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179。

本書作者不詳，或以為即是作序者多瑪蘇陳（Thomas To Thanh）所著。但觀多瑪蘇陳序言謂『是書也，窮理盡性，探本求原。其文實，其事核……因書為序，並彙編四教問答之辭，不毫增減，集為一卷，續而評批于後』，可知另有作者，而多瑪蘇陳係其彙編者與評注者。此書為天主教士、儒家學者、佛教僧侶、玄門道士之間就越南黎朝禁教問題展開的關於宗教的對話。它以在黎朝官員面前辯論為背景，分三個部分討論了由『西士』提出的三個問題：一、『第一日講人之本原生自何來』，儒家『儒士』提出了太極為萬事萬物之本原，道教『法師』指出本原係『道』，佛教『和尚』認為係『一點霜』與佛身。儒、道、佛三家提出各自觀點之後，由『西士』加以評說，由多瑪蘇陳逐一評批，最後『西士』指出係『天主』。之後，『儒士』又進行了辯駁。二、『第二日講人之現在在世何如』，由『儒士』與『西士』討論『上帝』、『神』、『六宗之祭』、善惡之報、祭禮孔子，由『法師』與『西士』辯難法門道、『十二行譴』，由『和尚』與『西士』辯難『輪迴之說』，由『西士』談人類原始、天主十誡、天主教七規，由『儒士』、『西士』、『和尚』討論天主教『敬事聖神』、『爺蘇主被釘十字架』

與贖天下罪，由『西士』與『儒士』討論『瑪移亞無人道而生子』、奉事君王五事、敬奉父母七事、敬事三父。三、『第三日講人之究竟死往何所』，儒、道、佛三家各自闡述觀點，『西士』評說，並闡明天主教『四終』（人之死候、審判、天堂、地獄）。最後，有『總評』。

本書開本 25.9 釐米 ×15 釐米，版框高 19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上下雙魚尾，魚尾內上題書名，下記頁數。其書名頁題『會同四教』，背面題『皆歲次丁卯孟秋月下浣穀日主教若瑟昭新刪傅梓』。卷端題『會同四教論說書一卷』。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此書屬於提交給教皇利奧十三世的一套安南叢書之一。紅色燙金精裝封皮，四周亦刷成紅色。此外越南國家圖書館尚藏有 1864 年本。（葉農）

Controverse.

Texte chinois.

Rau. fen. Oriente
III. 179

會同四教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歲次丁卯孟秋月下浣穀日

耆

主教若瑟昭新刪傳并

會同四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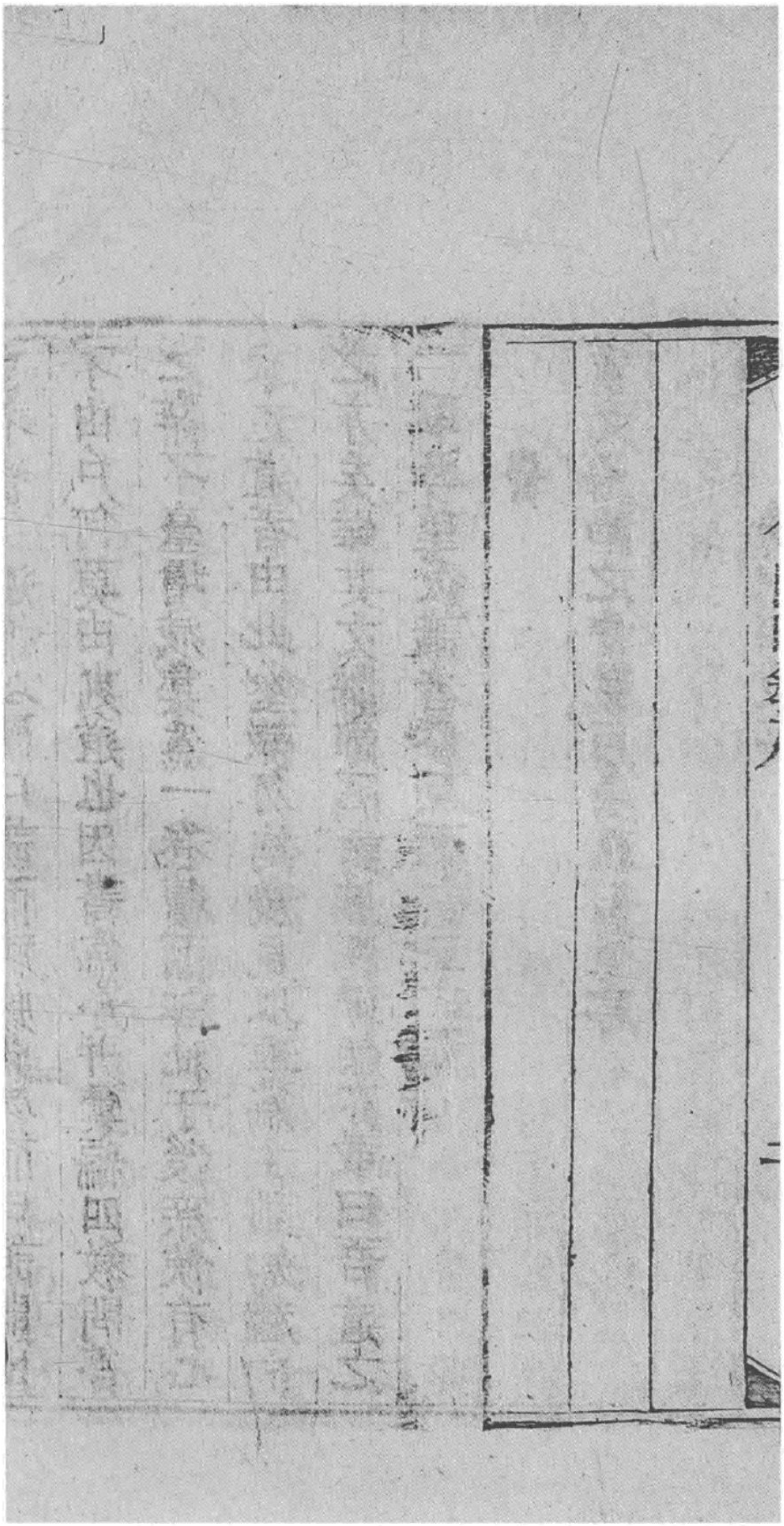
大哉道乎其來遠矣厥初天主造成人類即賦之以性教之道而伸之以條禁使之知所敬事而時守之然猶慮其日久既弛則立之司道之長而主張之其載於誡傳聖經眞道等書者坦然明白初非有別作門戶而名爲四者也不謂世降愈甚私智穿鑿一有稟得聰明者變而傲物竊其近似之名別作異教於是始有儒道者釋道者老子道者說得一邊遺了一邊各持已見家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每

與正道相反遂有四教之稱而吾道爲之一墜矣此所以西方名賢得道之正者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極援由是舍身徇道梯山航海不遠千里講明斯道使人知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而回心向道以復其正焉耳其著於訓誘講解四終三十一條等書不一而足然就問答剖析根原說得詳細莫如四教會同之書是書也窮理盡性探本求原其文實其事核覺之者不啻猶蓼莪而入康莊撥雲霧而見星月眞可以開茅塞而破他岐矣余於閒暇之頃玩閱是書

自不覺目遇而心融口誦而神暢欣然而曰誰能出
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因書爲序并彙編四教問答
之辭不毫增減集爲一卷續而評批于後庶使有心
求正道者由此塗轍勿拘淺見以理爲主則知趨向
之方矣雖其文辭鄙陋語脉粗疎然亦敢曰吾道之
一助耳望後識者參互而訂正之焉

旹

重光協洽之仲秋月多瑪蘇陳序



曰若本國黎朝景興皇帝光履瑤圖鄭派靖都王統領國政信惑邪教擯斥天主之道時有西士講明正道並本國道長一人爲其捉禁在昇龍城彭庫廣猶未正法厥有六大官者乃靖都王之堂叔以其戚屬掌領兵政威權頗重其毋號稱德上璿乃海陽境圍人也素奉天主之道常勸子以尊崇正道大官意尚胡塗未明虛實頗見主上崇尚佚釋法門符水等道心歡諂媚將順上意合成一門以保富貴仍見

毋氏時常以正道勸誘觸起孝敬勉勉順命慰毋心
然未肯決回心而向道也一日大官派催本國儒道
釋道老子道並被禁之西士與本國道長同就營前
齊集大官謂曰師說多門無以持一統我意重好實
事欲知何道爲正使得奉事諸師乃本國中人則其
見識道原諒已透徹今日可爲我發明道中何者爲
正理無所隱諱然必須言有次序不可角口混瀆庶
得易於咱聞可也

評魚目混珍碔砆亂玉無惟乎正道之難明而邪教

之易亂也世人之情不出圈套此所以累朝君相禁止天主之道蓋不特善心未開而亦在於時人謗訕有以致之也可愛六大官亦是名利中人一聞毋勸啓發良心即催斉四教辯明正理未論他日去邪歸正而在初就此萌動一端雖則天主之默啓其衷而亦由慈母薰陶之力也觀其言曰發言有序使足聽聞則非如他人之耳目所聞說了便休焉耳毋子一門恭喜恭喜

儒士率爾對曰臣閱史載從古以來不獨我本國並

大明十八國諸侯與東方之諸列國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庶民莫不尊崇孔聖釋迦老子以爲正道至如花郎道乃是外國異端之教所傳皆屬詐僞非是實事不須贅說且如這道果出於正則主上何故禁之花郎師果是道德人緣何本國加之罪戾年前已經破案而諸師今日猶踵弊風倫八我國勸誘愚民以致蒙得擔禁今日在前欲有辯說何理已有上官審察我等隨應辯之任意說話

評好惡在人豈由在道儒士開口便摘出目前擔察

情節輕謗人道可謂志氣淺陋醯鷄之笑天等耳且不窮究世間何等提封何等土宇西東南北何等世界而只就目前所見本國與十八國並東方君相士庶以爲從古不幾於望詳而向若乎拙哉鄙儒可笑可笑

西士對曰臣等欽崇天主正道今日奉蒙大官垂情下顧廣布慈心使臣等得講明道統以爲決擇蒙恩萬倍臣見儒士前言從古以來帝王以三道爲正盡不質諸序大學序云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則此時豈有儒道釋道老子道者是從古以來之言還是夢說且三代以後乃有此三道焉耳又謂三道乃是正道其他外國乃異端之教則孔子之生於魯老子之生於周末胡廣地釋迦之生於西方天竺國這三道者豈非外國乎何得言之無稽若是至如指臣等爲花郎之道然臣等不是花郎人亦不知何道爲花郎道并不知何國爲花郎國原臣本是西土生于大西洋國其諸國奉天主事天主則臣等號爲天主之道且臣等欲使天下知尊正道欽

與天主後代得受永久之福爲此離親戚去故舊越
到貴國千山萬水不辭勞苦不顧名利只以極援人
之灵性得脫苦海受福天堂而已節經越過明國在
此居處歷已有年然已纔到貴國向來履歷地方勸
誘人民勉力爲善不有作惡此天下之正道而儒士
却謂臣道果實臣等果是德行何故國王加之罪戾
此語誠爲雄辯蓋賞罰權柄在上臣等不敢輕議窃
問儒士前言從古以來帝王以三道爲正莫不尊崇
則秦始皇聽李斯之言而焚書坑儒漢明帝尚釋迦

之教而貶黜儒學宋徽宗闢老子之道而貶佚釋之
三道者何時實何時虛何時正何時邪而此等帝王
有時而愛憎褒貶并禁黜之者乎請儒士爲剖明之
另復覆對
詩曰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舜之生
於諸馮文王之生於岐卅何有擇地而亦能爲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何必區區如儒士之所見哉今觀
西士逐節勘破可謂見識甚明撫拾古今極得力處
一管用筋骨從此聳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儒士曰此等帝王係有權法一令之出天下莫不從
或尚或黜此理非儒者之知也
評遣辭知所窮儒士至此辭窮而理屈眞是學得鹵
莽不成模樣者矣
西士曰誠如是不可輕謂道有實如何有禁人果德
行如何縻擺而妄議於人也再如謂臣道乃外國異
端非理窃想臣道中察三件事一曰人之本原生自
何來二曰人之現在在世何如三曰人之究竟死往
何所原始要終察此三事然後信從欽奉這三事者

果正耶果邪耶望大官及諸師審察

評辭直氣壯見識甚精義遠而情逾意精而辭切細玩井然有理直如砥矢言若丹青山月窺人江風罩笠

於是大官謂曰西士所言三件事誠爲有理四教等師今日當發明三者義理庶我審聽然不可造次正宜從容每日講一事務使詳悉可也

評這官一聞西士說三件事卽稱有理誠所謂天機觸而良心發者也

第一日請人之本原生自何來

儒士解曰臣少時從事儒學見諸群書及前代聖賢皆曰天下事物都自五行化生五行未分之前均是混爲一氣名曰太極之氣在性理書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則是一氣而變化萬物如程子云萬物之始不過散聚而已由此儒道以太極爲萬事萬物之本原

許太極是氣豈能自成儒士徒知太極爲事物之祖而不能窮究太極是無極卽無始無終全能全善之

天主也今得一二緒餘而泥性理程子之言不窮本始則學得鶻突不識源頭書生之論耳無惟乎見屈於西士也

西士曰據儒士之所言則太極原是一空之氣耳則當動時純是動及其有外物在外以遏止之然後不動其當靜時純是靜及其有外物在外以搖轉之然後復動則初頭未有太極之先太極何所資而成是箇動箇靜又動而爲靜靜而爲動如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不知由何人何法而分陰陽兩氣爲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乎

評語意確堅金脉絡串通批斗泰山清風明月高出儒家萬萬

儒士曰本自然二氣之道分而爲二

批這般說話何等理趣見理不明直是昧一類耳

西士曰據儒士之所言則如曰靜而生動動而生靜寒而生熱熱而生寒父而生母母而生父亦如易經言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不亦悖理而逆耳者乎

批言辭高勁理趣分明不知讀書何時貫嘉儒書若

是聖人歟賢人歟

儒士曰二氣動靜原自本始無窮

評儒士至此可謂辭窘矣不知氣無形也豈能自爲動靜者哉不知本始者矣

西士曰儒士負儒者之言格物窮理而發言若是正如角口爭辯云木杖只有一首而已這是貧聽據此則儒道以太極爲原本余竊不服蓋太極不過一氣而已初非聰明法則而能化生萬物者也

評這等雄辯儒士獨不愧於心乎木杖之喻流金鑠

不令人不覺笑

法師解曰臣等少學老子之道精於其道而尊崇之其載於道書卷帙事理詳明西士欲知人之原本已歸宿於太上一句中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虛無自然之大道

評老子之道以虛爲教後人不究其實以虛傳虛法師之見矮人看場云耳

西士曰法師所言此句而以道字居首則道字成何體樣道字不過一虛字耳非是恒有之物而能以一

已自居必賴有人以宰制之然後始有箇道語云天地萬物之道又曰道生一一是何一爲人耶一爲物耶亦是無理而一以一身居此是何說如曰虛無大道則天下向來已曉得虛無原是虛空又安能成大道者乎獨不觀天下事物如一橑四柱乃細小件事必待人修理而後成未見這橑虛空自然而成者況天地萬物乃大段件事虛無而能成者哉此理不通之甚是則法師指虛無爲人之原本誠所雄服

評老子之道窈冥而已法師所學徒得糟粕知謂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首而不究其道之所從來一爲人所折遂至無辭以對則所道者瀆水書符眩人耳目而不知窮究是非者也今觀西士逐句勘破小僚作喻言語堂皇聳人聞聽

和尚解曰臣祖奉伏敎據伏書燈心卷九刼目有曰先始有霜一點虛無元是伏性這一點霜自然分爲三分一分青者爲天一分黃者爲地一分白者爲人由是化成一名謂之元始再合爲一大刼這刼又化爲四斤一斤爲天一斤爲地一斤爲人一斤爲毋萬

事秘密奇異現出伏法變化無窮其言詳悉具在燈
心秘之書九翊目茲略舉伏法多少件事庶使西士
聽聞可據先是釋迦伏首化成天體三十六層伏舌
化成金柱撑持天體兩手兩足化成天上四帝屬之
窮骨二件化成兩伏存餘脇骨化成三伏又餘諸骨
化成三百六十伏兩足脛頭化成八萬四千伏大腸
化成一大江小腸化成一小江餘如奇異之法不可
勝數茲略舉其大概西士欲知詳悉俟我取來伏教
書得觀其詳

謂和尚所謂乃是無唐之說天地人物乃大件事豈有依之一身者而能生化乎一霜一卵從何而有迂闊之辭正所謂葉舟泛滄海焉耳

西士曰和尚所言甚是奇怪且見儒書所載伏生於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在天竺國其父曰淨梵王母曰瑪耶夫人其妻曰如羅伏名號闍達多字曰忍辱自謂釋迦牟尼伏伏亦人耳不知造成天地何時則於釋迦未生之前則前代上古帝王與伏之父母與天下人民此時何所居住日用飲食何由

而生據和尚之所言與儒書不合甚是非理如何聽得

評和尚所言出於恠誕不唯與儒書不合都是懸空撰出茲觀西士曲折詳盡晰理分明和尚此時正如蕭瑀合手焉耳

儒士曰信與不信在人意臣等三人已據本道平時所學道書所傳據次對言非是臣等私說何用角口至如西士所講這句如何亦須分說

評所學者淺則其言無積至此理已窮矣正所謂冥

行徑趨面墻等類耳

西士解曰臣等從事天主之道見諸聖經先知所載云厥初太始無天無地無神無人無物并天地萬物氣質而全無獨有一自有自福自德自足至尊至善至公至智至能之眞主生天地神人萬物一命而有不藉其質不有其勞全能之顯也天主法則無窮天地萬物一時造成何所不得惟其深沉底意思不急不遽慢慢教他故天地萬物六日而造成最後於六日始造成人類先是生成一男人名曰亞當再生一

婦人名曰厄蔑生育子孫以爲人類萬代之始祖至今不論東西南北凡人類者皆本原自亞當而出是以論語書云四海皆兄弟自造天立地以至今日通筭得六千年這等事迹現在西史所載名曰讖傳書

評西士所言謂天地有一主宰造成見理確鑿今觀上天下地萬事萬物次序不差可知有撑持之眞主也學得深邃

儒士曰西士引說等事不過傳奇漫錄之辭耳且天地皆理氣之聚成自然而然豈有人而謂之天主而

造成者則天主乃西土之私主焉耳西國有主任他
奉事勿可將此等語而陳於東方之國再如天主果
是天下之共主則人人皆知何故自古及今未有人
窺見天主何時五經四書聖賢之所載何曾見天主
之名者則天主之稱乃西土之醫言以惑世誣民焉
耳

許這論只見儒者覆說釋老諸師緘默如偶人形則
知釋老不過虛無寂滅者耳見不明則雖於開口人
之倚柱而聽斯之謂乎然儒士見得太淺區區專謂

天地萬物由氣而成可謂窒而不通矣且既曰天主則天下之其主不言可知却欲以肉眼而知無形無像之天主其愚甚矣至言書籍畧不經見則讀書而不會書之意且看西士下回分解

西士曰儒士云天地皆理氣之肇成自然而然盍不觀之孔子家語曰主天地以生萬物高麗小學鋼本曰生天生地生人此等言語豈非指有主宰以生天地人物者乎啻之木者所以作家室然木豈能由木而彫斲自成而不由工匠者乎況理氣一空而已安

能以獨力而聲成乃不由於有主者乎亦由說曰陰
生陽陽生陰則是天生地地生天自然而然此言悖
理之甚矣故語云天覆地載則是天猶室也地猶堂
也既有室則有作室之主是天地則有宰制天地之
主方爲合理語又云物不能自成啻之磨盤然雖小
物也然非人手打動則磨盤何代而能轉運況天下
大事件也其安排制度法則次序森嚴人所由見如
日則高乎月月則高乎氣氣則浮於水上水則流行
於地面地則隨四時而生草木五穀水則養魚鰕氣

以養禽獸日則照乎晝月則照乎夜天上各層各自
輪轉分爲晝夜有暑有雨有風雷電地則四時八節
春夏秋冬而化生草木百穀以養人類倘不有天主
涛則無窮則天地何由而轉運四時八節何由而不
失苟氣理虛空無知無覺安能挨排如此次序乎儒
士氣理言是未通得天地之理并不知天地之有主
也又前言果有天主人人皆知何故古今無人窺見
斯言也儒士何不細心窮玩而推測之乎蓋天主乃
是純神無形無像無聲無臭而以人之肉眼欲見得

虛靈之體乎凡人皆常言魔鬼與靈魂凡人皆知靈
魂在人魄中儒士果見得魔鬼與靈魂之樣體耶豈
得云目所不見而謂非有魔鬼靈魂者乎亦有一事
非是至靈人皆不見如風之動物則人誰識風之如
何形像安得謂不見其形而不信有風乎則當不可
以目見而信者也語云據理不可據目此之謂也又
云四書五經所載何曾有天主之名則儒士常讀群
書記在眼前何云不見如史書載漢武之時命曰碑
作爲金人以祭天主其後有祠天主於天齋而天主

之稱即上帝之號其義爲天上之主則一也書經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書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詩大雅曰上帝臨汝勢竟之詩曰上帝是皇蕩之詩
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臣工之詩曰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易繫辭曰帝出乎震孔子家語曰主宰天地之
等言者則上帝是誰果是陰陽二氣無知無覺者耶
乃是聰明法則全智全能宰制天地賞罰有權人之
善報之以福惡者報之以禍儒家之所謂上帝即聖
經之所謂天主也八讀之而不察耳且上帝之名

後日釋迦假托其名而謂之玉皇上帝乃世人也是以臣道不敢號曰上帝而謂之天主蓋惧其同此上帝名稱而不分其眞僞者也有知理者豈可以所稱之異而謂其古經無所載乎據儒士之說則臣大西國未見記載羲農黃帝堯舜之名則臣國智者豈以不見而不信有此數等帝王乎茲臣所觧人之本原若是任諸師對質何理萬望大官審聽

評西士說一段理趣參古引今據經探史鏗鏗皆實事見得道理爛熟胸中言若漏泉金聲而玉振者也

孔子曰能善取譬言斯近道矣斯之謂乎

第二日講人之現在在世何如

儒士解曰臣道儒書夫子所傳有八條目教訓天下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又教以事上帝事神祭六宗又訓之以修五德曰仁義礼智信又訓之以敦五倫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評此等訓教乃圖會耳不知果能窮究根原否乎不

然是大言耳

西士問曰如此八條與五常五倫人生已有性教何道無之惟所謂事上帝則是何等

儒士曰上帝卽天也然非蒼蒼之天人目所常見寔乃天之法天之心上智聰察宰制天體中之天也人目所未常見如易經程子云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朱子云天地之心心是主宰性理云心字是帝帝者天之主宰也則是上帝乃天之主宰

評儒士至此乃知有主宰是亦一點開明處惜乎諸

前儒言主宰而不辨不免流於氣與理之說無恠乎後學無從查究豈非作偏者乎

西士曰天之蒼蒼者乃是虛空之形體而已如史書胡氏云氣浮而爲天不過涬涬一太虛耳則天是太虛之氣非是物有生者有頭有腹而曰上帝乃天之心與天爲一居天之體中則天體循環晝夜不息如大學云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上帝既稱爲主宰亦常隨天轉運與天爲一日夜循乎地面而不停信如此則不幾於勞苦卑鄙何以爲上帝乎且不有天覆

則上帝非有居駐之所乎如儒士所言不得謂之實理然則當上帝靈通御于天堂能使天體之轉運方爲合理如華封人云歸于帝鄉周公金縢云乃命于帝庭豈非上帝之有樓臺殿宇者乎

評西士就所明處而明告之可謂納灼自牖者矣

西士曰儒士前言事神則神者爲誰又緣何而敬事儒士曰易云陰陽不測謂之神又曰以功德謂之神以妙用謂之神其所奉事之者以其有賴擁訸國家人康物阜如孔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評解出神字說得模糊未知神字者示曰丨也援引陰陽爲稱亦如言天者氣也

西士曰神果英靈上等有這法則方能訬國保民今云神乃陰陽之氣如程子云氣之伸者爲神屈者爲鬼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字典云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凝聚則爲陰總是一氣分而爲貳據此等言則神一皆謂之氣無知無覺豈宜奉事而望其屈伸之氣能攏訬降善而免惡者乎不過虛空之敬拜而已

批分明神者氣之不事說得神鬱鬼服陰闔陽開

西士又曰六宗之祭是何等神

儒士曰書經舜典所載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又祭諸名山大川正以謝恩并祈禱各位已照臨頒布和氣天下得受洪福

評六宗山川之祭乃史載舜巡狩天下之事然其禮意不傳但舉其略耳非庶民之得祭也今認爲人之所祭不知經旨也

西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雖日月星辰與萬物之最美者亦不得與人同等蓋等物乃是徒有形體無生無有知覺至若人既有形體復亶有靈通常生之性如云人靈於萬物是則人之如此貴重而却敬事於卑下不若已者乎惟有當敬奉者只一造成萬物之眞主方是合禮

評就萬物而發出天主之所當奉正是就源頭上說眞與周書脗合

西士又問曰儒士所言五常五倫事件則人能違守

儒士曰徐神翁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西士曰說有實事則世人有脩德者而終身貧賤飢苦不見有善報何祥則是誰報而待何時始報善報之說不幾於空言乎

儒士曰行善孝忠之人自少至老未見善報時辰未到耳子孫必有餘慶

西士曰說有人焉在世行善立功積德未有善報厥

後子孫生得凶惡暴逆不肖子更獲福報其於公平之法不亦戾乎亦有人焉平時仁義忠信却無子媳若將之何則斯人也不惟不得受福而反得罪如孟子譏無後之人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則善惡有報如影隨形之句豈豈得爲真者乎是何積德之人而未必獲福報與積惡之人亦不憂其罪之及且看儒者亦有窮理底人而所行却多非理遇正則正遇邪則邪初不憂其死生罪福一徇乎私欲而爲無所忌憚這等事從何而出蓋由儒家所言賞罰未歸重於何

等何人是歸而不勸者耳

儒士曰儒道豈不講明報惡之事惟人禀受陰陽二氣之順者即所行善仁義忠信所禀二氣不順者即所行暴戾凶惡是由天命所付於人有貴有賤有貧有富有智有愚有善有惡誰能一一而教之乎

評此說與善惡混之言何異人之初性本善何嘗有惡毋懷而出全是雙手六腑五臟何人厲缺而却歸之天命可乎

西士曰據如此言則天下之善人惡人皆在天命所

賦則不須教以遷善改過脩身積德惟聽於天所賦而已審此則國家之刑罰罪人者不幾寃乎蓋善惡非彼所爲乃天付之以不順之氣然後生得不善陷于罪戾者耳如何可加之刑憲乎據此說則人有罪悉歸于天賦是則善者亦不有福惡者亦不有罪此說有理而可聽乎且問儒士此外復有敬事何聖否乎

評儒士言善惡有報而不知其所報之端西士挑出

明辯類豈曰無報固非逐逐報之於眼前而必報之

儒士曰不特儒家雖帝王官長並東方之天下人莫不尊奉祭祀先聖孔子與四配十哲號曰天縱之聖先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以其有功刊定六經傳授道學且又懇祈扶詡當世士子聰明智慧學得眞傳試中登科榮陞仕宦故進士舉人秀才初預試中薦受官爵者各入文廟祭祀謝恩以報功用扶持之至恩也

西士曰儒家敬尊孔子爲其聰明先覺又有刊詩定

書以公正之理垂于天下其事甚善惟所祈禱聰明
試中登科這節不可蓋予人功名富貴乃天主之權
柄也孔子亦人類耳豈有知此權法蓋孔子生於周
世靈王二十一年魯國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昌平鄉祖
曰梁服父曰叔梁紇母曰顏氏名孔丘字仲尼生得
聰明上智人見此號曰天縱之聖然子夏問曰夫子聖
也歟則曰丘博學多識聖則吾不能也及至唐玄宗
時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且孔子自多學而知不敢
自聖則是有何權法而能擁護人之試中登官祿福

評西士論說孔子亦稱其所當敬重何嘗毀斥儒學惟賞善在天主孔子亦人不當祈禱則非媚奧媚竈等類也可知矣

法師解曰世間萬事都歸于老子聖一句云勿爲勿意勿辯倘天下而能慎守此等事則人人皆平安無事快樂無以加矣

評此語亦是莊周之說人言莊老高談法師所學者寓言焉耳

西士曰法師此語立意高奇使人難曉蓋世人而一
皆勿爲勿意勿辯則是清閒極處然誰與之食而得
以有生天子公卿而勿爲則其誰撫教勸懲天下而
使天下之寧帖據勿爲之說則諸法師緣何勞苦日
夜奔走救助世人反教之改葬祖先父母移彼就此
攘星改數觧厄迲灾是諸師不幾於與道相反乎又
曰勿意勿辯此謂勿有心於何事勿推察何理此說
豈是合理盍觀世間之物無有靈性猶能饑則求食
渴則求飲何者當食則食何者不當食則不食如

六道猶朋爲主宰蒙沙人爲靈於物與得知朋三綱五常具有性教之道而曰勿意勿辯是則勿知誰爲父母勿知誰爲君王勿知誰爲夫婦一是混居不辯所遇如何則隨如是而已則此言三事果得爲人道者乎不過如木石等類與偶人木像土像守此道而已蓋數者皆勿意勿辯而無知無爲者也

批辭嚴義正以有爲而破無爲正如日出雪消風披雲捲者也

西士曰請問諸師法門道有奉事何位何等否乎

法師曰臣法門道所事各位甚多然唯第一位者大
聖太上老君與玉皇上帝並十二王行譴每於一年
一期祭禮極重爲天下祈禱平安長生不死
詩老君儒藥爐鍊百年玉皇靈符書成幾字窈冥玄
遠其說無憑
西士曰老子始生於周靈王元年二月十五日在朝
廣覆姓李字仲耳名老聃又名老君生得八十一歲
死於周敬王時三十五年在函關地於論語西山眞
氏有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至宋眞宗朝

寶元年謂孔子爲太上老君是老子本是人類生於中古亦如人之有生有死豈有權法而予人以禍福者乎至如玉皇乃是姓張名儀乃張良之孫學老君法作髦幵之術壽三十歲而死這道謂宋徽宗夜見張良助討金賊大勝徽宗醒起乃疑張儀爲得道勅封爲玉皇上帝是徽宗乃世人耳憑以夢眩過愛張儀即封以爲主宰上天之帝以人封人豈有是理且徽宗未封之前則上天無主治者乎又如佛家謂玉皇乃妙樂地光嚴王之子光嚴之妻名宝月

光無子夜夢見元始遣老君懷一男子送與宝月光自然受胎來年正月九日生得男子命名之曰玉皇此言出於佛家所傳然及觀天下諸國地圖不見何國名爲妙樂國不過佛家之私國而已且父母過愛其子即以上帝之名封之亦可得乎此理不足聽也

杜西士發微摘隱一如身覩所謂峭壁凌霜寒水玉壺者也

西士又曰十二行譴其神何如

法師曰乃天上之十二使君一年一王將兵自天而

取紙錢金銀禮物餞送方得免禍

西土日十二行讖乃周王趙王魏王鄭王楚王吳王秦王宋王齊王魯王越王列王十二人者均是陽世人周時封爲諸侯至宋時名孟宗始假造稱爲十二王行讖至秦代楊德元年名鄭千秋與法門師名鄭道謙作爲紅蓼書始屆十二行讖圖像印入本書是人之僞造焉耳此等人均是人類均皆已死豈有權法賞罰而予人生死者乎且如十二行讖既均稱聖

主治天上何乃復有饑渴用度不足將兵下行陽世
苦人以疾病災厄而營求欵飯酒肉與紙錢金銀然
後始療人之疾病厄難者乎此乃小心求食豈應爲
天上之君王乎虛謬甚矣總論云秦皇漢武窮極以
求神儒了無證驗宋道君設醮之厚受辱於漠北而
道亦不聞是則老子乃虛無之道而已
評荒唐之言雖於覆說何不急急依如律令西士此
言醒破千古之迷惑也

紹尚辨曰佛教之書教人修五德一曰布施二曰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禁殺生二曰禁盜刼三曰禁邪淫四曰禁詐言五曰禁飲酒

西土曰五德五禁人或能守與不能守賞罰如何

和尚曰釋迦於六道中傳言賞罰詳悉未有實於此者也第一人能修得佛道便是成佛第二下一等不得全者得爲天上王第三又下一等者卽爲神第四下一等者死後復生爲他人第五下一等者卽罰爲無依神無所居駐時常擾動人民第六下一第最下

者即化爲禽獸昆虫最下者即化爲醜類卑賤
詩輪迴之說頗屬不經儒家會斥之矣不待西士之
費辭也
西士曰佛家六道言此賞罰臣甚可怪設或有人前
殁毋已被此罰托生爲他人子或再被饑苦反入傭
借於子孫之室此時被其罵詈責罰毆打遇此前刼
之父毋則如之何倘或嫁娶而遇此父毋不是亂倫
者乎容或父毋化爲禽獸而子孫有忌臘宰殺牛牢
豬雞誤此前刼之祖豈非不孝之罪者乎如已化爲

人乎與禽獸等物子孫猶尚奉事此人此物爲父母乎
是則善者已爲佛爲王爲神惡者已爲他人爲禽獸
則陰府中無人子孫何爲猶設齋立醮爲祖考父母
而脫罪者乎至如佛禁殺生甚密恐後化爲各物已
殺者則佛亦人也前此祖考父母與佛之正身未有
修身之先時常畋獵則已殺狐兎鳥獸多矣此時祖考
父母與佛死後將若之何不幾化爲自己已殺之禽
獸耶如已化刼則誰其爲佛而敬事者乎此說恠誕
甚矣是以儒書譏曰佛者妖言又曰異端寂滅之教

非聖人之道漢明帝信奉佛教議者譏爲黨惡之人且曰各教中萬世之罪人此論誠爲至當而非有所寃也

評此段摘出佛家罰惡而不言賞善蓋勘破罰惡之非則賞者已寓其中矣色含意思覺得深沉山高水深之氣象也

西士解曰厥初天主始造人祖頒之以靈性與肉身相合有良知良能純是善性知有本始全依眞主欽崇敬奉又頒之以正道知有三綱五常謂之性教之

通由此人人皆知有善惡罪福瞭然明白又雖之以
人人身內自有主張然亦隨人適情任意或欲爲善
或欲爲惡從心所欲惟作善者受賞作惡者被罰一
惟在已所欲而非人之所強者也後又須之以十誡
之禁第一誡欽崇天主第二誡勿呼天主名稱而發
虛誓第三誡守祭禮貼視之日第四誡孝敬父母第
五誡毋殺人第六誡毋邪淫第七誡毋偷盜第八誡
毋妄誣第九誡毋願他人夫妻第十誡毋願他人財
十誡之中總歸二件事一則敬奉天主此外別無他比

二則愛人如已順者賞以天堂之福惡者罰以地獄之刑又傳之以七規增人之益一曰領洗二曰堅振三曰聖體四曰痛解五曰付終六曰品級七曰婚配此是七規有法以救人罪于已痛悔遷改之頃有法以攄訣人心強力徇道萬死不避

儒士曰天主之道亦不過孔子之教是以天下諸國及我國攝尊孔子之道斯亦足矣試觀一時帝王卿相公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國富民安何曾學天主之道亦見功效則孔子之道豈

許誠是齊人知有晏子者類只就一時君相目前功效而不知身後之莫大功效可謂生於齊齊言矣生於楚楚言者矣

西士曰孔子刪定六經垂諸天下並東方傳受正理此是功德莫大然儒學非自孔子生來史書云蒼帝頡創文字亦非是孔子立得道統相傳而後天下人始知者且看右者帝王如堯舜禹湯文武天下稱爲聖帝明王此時未有孔子此等帝王所據何道所學

何書而以道治天下豈非據天主性教之道所賦予
于人者乎如今當代世界廣邈多方多國不學孔子
之書并不知有孔子亦有此三綱五常人倫道理從
何所出豈非天主性教之道先已印于人心者乎如
前云上帝降于下民又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
言道在天下無古今之殊大學序云蓋自天降生民
則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朱子曰性非有物只
是一箇道理之在於我者如此等說分明道之本自
造天立地以來初非始有而儒士却謂東方諸國據

孔子所傳之道一以貫之孔子與曾子而相傳者乎且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只教人以忠恕而已與夫脩身齊家治國只教以當世之事而未知教人使之知有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之真主相與敬事身後受福永遠無窮則是孔子之道亦人道耳至若天主之道教人知有原始真主一心崇奉後日天堂受福清閒快樂此是正道超性教之道也豈不真實而明白高出於孔子之道者乎儒士何得云天主不出孔子之道此不是失言而無實者乎

妙驗

儒士問曰如此西士之道有事何神何聖否乎

西士曰厥初天主造成天地即立一座無數天神分爲九等以備朝夕奉侍內有一天神名曰路尔費賜之居九品之首於是那神見已既得如此尊重即生傲心欲與天主齊一又欲使諸神尊敬自己爲主由是一分天神反面從路尔費天主乃罰那神及向意從那神者驅出天堂罰入地獄失天神之職變爲魔

所有是善神惡神之分別其九品中之善神者共
守職分奉侍天主撐持日月星辰照臨天下一則行
風行雨管領四時八節訪國治民保守世人是以道
中曰敬事天神者蓋其意祈此等神爲其通懇願之
意於天主擁訪靈性肉身平安而已初非敬奉此等
神與天主齊一者也至若各聖亦人類耳平時竭力
敬事天主嚴守戒規立功行善功德兼隆爲此天主
愛養曾已累蒙徵驗事跡指出功業各聖重望契合
主心及其死後得升天堂確有靈徵可據是謂之聖

神道中有時敬此等聖者以其各聖人者前此以合主心今日祈與通此凡情于天主前保詍俾得效各聖平日之所行遵乎誠禁後日得與諸聖人同升天堂而已此臣道敬事聖神之意也

評無非所事但不如釋儒之所事耳豈非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者歟

儒士曰西士之道不唯敬事天神並世間已死之人亦號爲聖一皆奉事至於我等所事者乃是靈神英雄豪傑有功德於民已有勅封爲上等中等最靈神

與大王大聖等但西士却乃擯斥祭止不許祭禮不
知何理得非只欲已道尊重而嫉惡不欲他人之道
敬事過於已之道者歟
評這語挑出理趣然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西士曰此說非是惟奉事之禮尊卑有別則祭祀之
禮乃是至重只有天主之至尊至重方稱此禮至如
群聖不得與天主比擬所以何聖何神亦不得祭禮
同與天主恐獲僭禮之罪如孔子云郊社之禮以祀
上帝二則諸神之中有善神有惡神有當敬有不當

敬如神之善者聽命於天主謂之天神敬之可也若夫惡神逆天主之命名曰魔鬼敬之不可也至若英雄豪傑諸將世人常言有時顯現靈應有時應出於生人之口而稱爲某神某將者此乃魔鬼假借已死之人憑生人口言之使人眼前見信而事之爲主爲神者耳亦有別責若不敬奉打死人物是以人畏其死立而事之所以總論云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外紀書云自少昊氏衰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天道爲之小變矣在瀆史書已

請以人臣當代之事本人得居官等重者必由平
素事君盡忠又有功績現有勅令印信君上頒賜方
得謂之大官若不有此等事而稱曰大官則是蓄心
不軌刼民冒稱乃亂臣云耳況自稱爲神爲聖御位
天上則此等不唯不知天主不肯臣事而又逆天主
之命誘掖世人舍天主而奉事一已則此人豈得謂
之神聖者乎實乃妖星厲鬼而已又云已有勅封爲
上等最靈千古英靈則此勅非是天主所頒爲聖神
不過當代君王封之而已是當世人君已有權法統

治萬民則亦統治百神蓋由猛將忠臣盡心於國君上乃預勅令而封之爲神則諸神前已蒙主上之恩始有勅封後則資於民奔走求競而始得此勅令而已至如天主則諸猛將忠臣平生不知奉事則死後天主豈認此等人者爲朝臣亦豈有勅封爲神聖者則凡奉事天主之世人豈敢號爲神聖而敬之乎亦有民事虎狼神猴神狗神猪神盜人神乞丐神此等者亦得升于天廷者乎是最下賤之此等人物者可當祭祀之乎何儒士欲以爲神而比擬於天主與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代聖人乃盡心敬事天主之人乎

評一段說出秋霜烈日愧死百神矣

儒士曰西士誹笑世人奉事盜人神乞丐神以爲不當敬側西士道亦奉事爺蘇主被釘十字架豈非最下賤羞愧而可大非笑者乎

評就其事而不究其根妄以比擬可惡可惡

西士曰受死而出於被釘之卑賤自外而觀雖所可譏然反而觀出於眞實重望爲世人而受辱則又當敬愛要當知受死者乃何等人而其所以受死者亦

有何意方可言得安可原其迹而不究其心者乎說
管之盜刼之人而被斬首梟首則誠可愧而當非笑
蓋由有罪而致死者也若夫名將忠臣勤於王業爲
國保城而爲賊兵捉获斬首梟首亦所羞愧有當非
笑者乎實宜敬重而褒稱可也同此一理爺蘇主之
被釘十字架而受死者只爲贖天下罪爲人而死有
可笑乎儒士未能曉得此理微妙處無怪乎發言之
易也

評辱處菜生人所不識嚮未及痛惡知宮室之美百

和尚曰未知父爺蘇主贖天下罪亦有贖我本身否原
前釋迦佛與爺蘇主同一兄弟均是玉皇上帝所生
釋迦佛仁厚慈悲得皇父心歷已有年故得爲僊爲
佛得御蓮座至如爺蘇乃其弟也性行不如佛卣孽
慘刻皇父罰降下界被論釘十字架而死事跡如此
西士何乃稱曰爺蘇贖天下罪果出實事者乎
評懸空鑿出月認兄弟何其言之不怍得非援以西
士所言四海皆兄弟者乎

西士曰和尚所言易聽令人失笑原佛家稱玉皇乃
妙樂國嚴光王之子母曰宝月光生于正月初九日
午時其事跡佛家已記如此而和尚謂兩兄弟乃上
天玉皇之子此則天上無人統治必待釋得玉皇乃
世間人以主宰上天則是何年並何書事跡可據至
如釋迦乃天竺國淨梵王之子母曰摩耶生釋迦于
四月初八日當周昭王之時儒書所記鑿鑿皆實何
故和尚決謂玉皇乃釋迦之父此言不與書相悖者
乎不知有釋迦前後兩父豈或正皇與淨梵正同娶

二 夷而生者乎此言猶是則其他可知矣

評據佛家載玉皇所生而質以西士之言則是添一竈君者耳可笑可笑

儒士曰審是爺蘇降生此是何國所行果有是恩德則所生之國人民者得蒙爺蘇之恩而已有何干涉於東方之國提封已限世界已隔何人知有爺蘇爲誰而謂受死贖天下罪豈不是荒唐之言乎

西士曰爺蘇主雖降生在亞利國而已有主意布大恩大德贖天下罪譬則日也雖自東方而出不獨照乎

東方耳而西南北亦得其照臨焉贖罪之恩何異於是

批 天日之啓正大光明人所共見陰崖寒谷皆盡敷榮者也

儒士曰前代聖賢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均稱大聖大賢不知爺蘇主有贖此數等聖賢之罪者乎

西士曰厥初亞當乃人之祖宗不守誡禁逆與天主擅食園菓已禁由是自亞當以至萬代子孫由一祖而出均是逆人之支派所以人之始自毋懷而生已

愛而宗洲傳之異教詩云作人無異天子曰教異于天無所禱也亦曰必待自天宥之然後得免是以世人必賴救世贖罪之恩方得免罪況此數等者亦人者乎

評時經大旱到處焦枯陣雨滂沱悉皆潤澤豈有限哉

儒士曰如爺蘇主既是天地眞主法則無窮豈不赦得世人之犯罪何必受難受死始能贖罪則不知法則無窮者何而其謂之法則何在

西士曰爺蘇乃天地萬物之眞主法則無窮何爲不
蔟雖以一命而赦人之罪特易事耳惟天主之性至
公至正見人之罪則卽加之以公正之罰始合乎賞
罰公平之德但一據賞罰公平之德而不施以贖罪
救世之恩則不能顯仁慈之德好生勝於好殺純愛
過於刑罰是以爺蘇天主降生而受苦受難贖天下
罪然後仁慈愛人之德并不欲人死於罪惡受苦無
窮之心可並公平賞罰之德一皆純全無缺而稱爲
全智全能盡善盡美之眞主也

至德秉彝不倫不偏非天主者誰能者是曾皆難
測可與語哉
儒士曰原是自然之性人誰不愛已爲先未有人而
愛人勝於愛已也爺蘇果有憫人之心則赦人之罪
而不之罰則罪者已蒙萬幸豈有受死受難以贖罪
人之罪此言不爲難聽之甚者乎
西士曰此事以爲難聽亦是原此事乃世間中之最
險最異然今可觸類而旁觀之讀書如堯見民之有
罪則曰我陷之也夏禹見罪人不順道下車而泣之

成湯以七年大旱爲憂於是齋戒剪髮斷爪以身爲犧牲禱桑林之野太宗見蠶內有蝗則掇而吞之且曰寧食吾之肺腸之數君者乃是崇高富貴萬國之君一見罪人而歸罪痛哭見民之灾異不忍使之罹此饑苦而自已爲賤役受此蝗毒庶免民害諸君乃世人耳猶能愛民若是不惜自已以利其民況爺蘇乃至尊無對至仁至美造成人物爲天下之眞主而不憐憫萬民之陷于罪惡如陽世之數等君者乎

御卽人以驗天何謂長於智愚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儒士曰此事最爲可疑夫爾蘇生於漢哀帝時距今
後代之人而謂贖上古中古之罪乃在三四千年之
前豈有是理
西士曰爾蘇雖生於後世而欲贖上古三四千年之
前何所不得盍觀殷時紂爲無道暴虐天下惟其疾
苦凡忠臣義士有官爵者皆被刑誅人有被繫于囚
獄者未知何時得免刑苦及至周武王寬仁大度伐
紂救民始大赦天下開釋囚獄是時被紂之所縻禁
盡皆得釋同此一理蓋由祖宗流傳之罪以致人之

蘇降生猶武王之伐罪救民始能救此前代之靈塊
攙在林逋者方始得出此乃爺蘇雖生於後世而贖
上古中古之罪此理可由此而推明矣
儒士曰試觀爺蘇既受死受難始有功德則以功準
過後可赦人之罪然未受難之先有何功德豈能贖
人之罪譬則有日始有热氣後能臨照下土倘未有
日則皆長夜矣將何以照臨而使光明者乎
評以日作喻不知日之行天亘古常見說得太淺

西士曰彼耶穌主雖未受其爵而其有功德之
至重者譬如當代天子命將討賊則先封之權爵劒
戟儀杖銀牌金劵宝印黃劒便宜行事生殺有權此
將未入戰場未有勝陣而先已得頒賜如此況耶穌
以天主至重之將天主已定出世救民而不預先賞
賜功德者乎則已有極重之功德豈不能贖世人之
罪者乎此後之見慈受苦者特擴充其慈愛顯然爲
人之視效也
評言辭辯折無所屈撓亦是天主之一將軍也壯氣

百倍何敵不摧

儒士曰尚有一事甚爲迷惑如曰女人瑪移亞無人道而生子又曰生後而尚存童貞則無是理并如此之人而可事之乎

西士曰無人道而生子這事誠爲難曉若有由人道而生子亦豈有易曉歟雖聰明上智欲窮其理亦絕不明然而由人道而生之事人所常見皆不以爲奇而無疑擬可以知難曉之事疑爲無其事者不當也

蓋太之生子體格如何亦由天主之權法已方能生

有天地人物一虛空而造成而人不以此爲迷惑之事而臣道謂天主取極淨之血在聖瑪利亞之心而造成救世主肉身再造成一極聖之靈魂與肉身相合儒士乃敢謂太迷惑者乎是天主非是法則無窮者歟且譬之淺近一事如園內梢木何有人道而亦能生子豈非天主法則之默定者乎至若生後而猶存童貞此事實難然由天主之所爲亦不以爲難譬如人之取火於日也日影串乎水星而火落下水星

亦不見一毫虧缺聖母生子亦猶如是又如火煉金是火流金而火何曾使此金之耗損乎見其金得火而愈光明者也則金乃童貞之事而火則爲生孕之事一歸于天主之權法而已至如儒士云人如此豈可奉事之乎獨不觀今世爲帝王之母者則天下無不敬重尊之曰皇太后又曰聖慈太后及至于升遐之日朝臣亦來臨哭天下亦皆喪服一國之母猶且敬奉如此況救世主之母其心純粹無瑕其德完滿

闕缺上膺天主之寵錫下爲衆人之慈恃而不敬重

許水星黃金之喻眞是水底明珠月中丹桂者也
儒士又曰西士之道有敎以奉事何等帝王否乎
西士曰臣道號稱君王乃爲一國之大父視國人如
赤子敎世人以五事敬事主上一則敬尊爲一國之
上二則受命雖勞苦不辭三則服從供給四則有事
相助五則盡忠恩報不可萌心僭叛此五事乃敬事
敬當世之帝王者也
儒士又曰西士之道所敎敬奉父母如何

西士曰臣道於天主第四誡教子孫以孝敬父母乃是人類禁誡之首事則教爲子者有七事一則敬畏二則從命三則奉養四則屈忍五則死後以禮葬之六則舍施貧人爲父母靈魂祈懇於天主七則思感終時看守墳墓常行忌臘追思報本此七事教人子以眞心孝敬雖一言一事莫有不敬晨昏定省奉養於在堂之時及至父母物故則報恩求魂朝夕誦經求願布施貧人及他善事祈禱父母靈魂得脫煉獄

答問四教

許孝敬人所固有儒士所問只爲祭祀歡肉而已而不知孝之大者于七事而無遺蘊也西士說出不唯天道之能盡而人道亦不遺者矣

儒士曰此言孝敬不過足人聽耳且看道家於父母死後卽行送葬鹵券清草何曾見祭祀之禮却云奉事何曾見帽杖喪服如我國俗却乃大言報孝

西士曰臣道所敎敬事三父別有差等至如祭祀乃道中第一之禮無逾於此只有天主上父可稱此禮

則人子安敢以父母乃下等而僭上父之禮乎足以道中不敢祭禮且如行禮必請召斯文生徒貢舉員目戢色衣冠韜韞進饌焚香讀祝酌酒點茶乃尊重事體父母豈敢當此禮者乎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則父母生時豈有如此祭禮亦生時豈有床上巍然在坐而斯文員戢捧持供具跪于其下而請以飲食者乎倘子孫習俗而爲則是與事死如事生者不合成貞曰天下事死不如事生生不事死事之

其謬已甚

之分是非別然矣

西士又曰至如家禮有幎杖者乃是朱文公始立蓋文公行喪孝事有此衣幎雖用衰布梢幎梢帶而體椽乃宋時進士之品服始得用體格今庶民下賤有何品秩敢效文公之品服者乎其僭禮之罪大矣溫公曰禮法也禮名分也孔子亦譏三家之僭禮則幎杖之事不當效也

儒士曰西士之道不有祭禮則已如何設置供具相

與飲食不顧父母不祈懇父母飲食果得爲孝乎
西士日日用飲食世間之物只爲奉養肉身不至餓
死口腹之養以求生之及其已死五官虛毀臟腑腐
爛豈能飲食懇請之乎是以詩經小註朱氏曰若父
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
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若夫靈魂乃虛靈之性
恒生無窮不爛不瘞亦不復飲食世間之物且又重
於肉身者千萬而以塵世飲食之物祈請奉養靈魂
則父母之靈魂所有何益不亦出於戲歟

心乎且如父母當壯盛時其子事之以鼎爐之物鼎爐父母既老缺齒之時其子復以甘糜與堅硬之物食而奉養之則父母彊壯時而奉之以柔既老而奉之硬物而移奉身老之時其心猶不滿處況既死之後反以養肉身之物而請於靈塊之無有飲食者果爲當乎

許生死殊途儒士欲以養生之物而奉於既死之時愚矣倘或能飲食則人未有此供具而祈享之也

儒士曰夫子教人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則是何理

豈不是父母生時享用何物謝世之後復以此物而
奉養之歟西士何據而曰父母不享不用
西士曰倘如儒士據事亡如事存之言奉養父母死
後亦如生時則當一日三時肉炙飲食不然則一日
再食何故初死之時有設奠朝夕有飯此後七日然
後設饌祈享又後三十日一旬又至五十日後又一
旬百日後復一旬最後一年一旬忌臘始祈享一旬
則其餘日父母何所取給飲食以生儒士已知不可
使父母饑渴困苦得不孝罪何故一年始有一時飲食

陰自遠事是豈合於事亡如事存之句乎是則所據何書欲賜父母飲食則賜欲送則送而不賜享如此豈得謂之孝之至也者乎書而教此豈可據乎是儒士盍觀兩邊一則信父母之靈塊已歸死後則不復用世間之飲食所以子孫不有供奉祈享一則信父母之靈塊猶往來飲食以養肉身如在平時且能扶詒子孫却乃棄父母而不顧只得一年一時飲食隨則送去是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如夏禹曰生寄也死歸也其實爲何如必也死後已歸於實歸善者升于

天堂之實館奉侍天主享福無窮豈有饑渴之理舍天堂之榮樂而求食於世間子孫一時之忌享始爲得志耶安有棄奉侍天主之戢分去清閒之實館而復來塵世風波之苦海而省探子孫以爲重耶若夫惡人已受地獄之刑罰豈有逃出而復歸陽世乎是以禹曰死歸也至如謂父母有法扶訚子孫盍觀多人父母在堂則其子富貴有人田連阡陌有人貴重而爵爲進士郡公文班武秩坐朝議論亦有外任而爲旗官屬府縣者及其父母謝世咸其子登賤饑寒失

若不能不能先此機會而能父母有靈法則何不拔詐
子孫富貴盛事使之先得忌臘供給祀事事體尊重
後則揚名於後世以光父母之名面何乃致之貧賤
困苦被人輕辱豈不汚父母之名乎是則父母已死
無有權法扶詐子孫如生時無疑矣且如人生平日
或見子孫之病如目痛腹痛寒熱等症亦無有法使
之痊愈與其卧在床上十死一生亦不能有法使之
得免於死況此時既死之後陰陽隔別生死異刼而
有能救詐者乎

評儒士不明生死之理妄欲要福區區於飲食祈懇孝之虛文也西士發明死生與當懇不當懇之由可謂發開茅塞者矣

儒士曰西士之道何故不拜父母得非已死非已之父母者乎

西士曰此說似出實事蓋有一理人之在世有二分者一則靈魂乃是貴重爲萬物之最靈二則肉身生土反土是以父母在堂子孫敬愛欲有跪拜承歡此是合理至如父母既已謝世則魂已離肉身

而當無論其所愛至言則君王遠行闔棺徙屍人之肉身已死雖尚卧于床上猶君之遠行而龍袞之衣解而置之殿陛耳古今以來豈有君王在外而百官日日就在所置龍袞之處而奉侍跪拜之乎此非礼也亦如父母當熟睡之時子孫有將礼物而敬奉拜享則父母愛眠之頃豈知之乎向來豈有見父母當睡之時而來拜亦豈有當酣眠之際而勸之以飲食而謂之孝耶昔宋徽宗敗陣北行其子高宗以其不見父面其心不安於是設遥拜之礼於越州復於紹興

設望拜之礼議者黄發齋譏之曰高宗雖設遥拜之礼亦不見天下稱之爲孝雖其不拜亦不見天下譏其不孝苟高宗能知孝道則不爲此虛文蓋徽宗尚爲北遼之俘虜非有望其子之拜而以爲孝惟望其子爲之復讐使父免爲北囚耳是以時臣胡寅勸高宗務實效去虛文則是遥拜之礼乃孝之虛文也是以道中教以父母既死則子孫誦經懇求作爲善事以救助靈塊而不爲跪拜乃虛文無憑之礼也蓋以既死之後不是在生之時而於父母無所益也

詩此段說論生死之殊儒家只就世俗之處文
而西士則就孝敬之實事辭語曲折正如夜間明月
夏日清風醒得人之迷惑處

第三日講人之究竟死往何所

儒士曰儒書謂氣聚生氣散亡與禽獸無異如溫公
曰人死則形體消滅與木石等其神飄如風火又有
云人死骨肉歸于土血歸于水塊氣歸于天
許塊歸于天從何居駐得非飄飄蓬蓬者乎
西士曰據如此說一是死後萬事都散亡了非有罪

福非有賞罰人死亦猶鳥獸草木焉耳到此善人平日勉力率性修彷於是悔恨曰平生竭力行善亦是無益惡人平日忤逆甘心暴横至此復欣然喜色曰惡亦何害死後則已譬猶軍回無令非有法則并非有賞罰則無憂者乎二則死後骨肉歸于土塊氣歸于天是則人之靈塊皆歸于天爲善之人塊歸于天行惡之人塊亦歸于天善與惡混而不分别者乎據儒士之説則天下饒他縱横欲何欲矣雖善雖惡死後不驚塊皆得歸于天何畏何懼此言果爲當理者

評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儒士不究其實此所屈服於西士而無敢辨說也

法師解曰臣道所教後代不生不死白日冦升騰空而出爲其有僊藥靈丹長生全其千年不死

評說得冥窈世人豈有白日冦升者乎老家所言恠誕甚矣

西士曰苟如是緣何自古帝王埐已去世升遐則是帝王豈有之此才智何乃不有尋此僊藥豈有之此

金銀而不能早買此藥味者亦無人以請召法師乎
且世人有請法師作爲符註丹藥一皆死了不見一
人冦升者則長生不死者何居
法師曰蓋或在人不能修德修儒以求長生或於疾
病之時不知請召法師妙手者以救助之或者天命
至期而止臣等所助者病豈能助人之命乎
評立言三事以蓋其非所謂冥行徑趍茫然而已
西士曰太上老君與張良張儀張寶張角並諸師之
傳授太平符呪之書者一皆已死則是等師不有修

御修修以來長生者乎抑可不能論石刻乎之間以
助之乎諸師平日奉事玉皇爲上天之帝何不祈懇
爲之反回天命而長生者乎何不用長生千年之靈
藥則此藥者將欲誰助而不以助已者乎此言豈出
於實而可以爲信乎
批此論正若秋霜烈日凜凜乎不可及也
法師曰凡人所修何道則以此道爲眞據書中大聖傳
教信奉而已若夫福乃在天隨天所予豈人之所願欲
而得之者也西士勿復說去非是我立成這道而查

問至于繁言者也

評法師至此窘矣老君有目掩巾而走矣

西士曰如是向後不可誇說謂所遇法師妙符助得生活亦勿謂由從他道不助則死已知命乃在天則我不必費辭也

和尚解曰人身有三等魂及其已死神皮皆散亡去存肉身之神隨從人身至如神魂若能請得僧師念經保唐始得升入于佛國受福不然則困難墜入地獄

西土曰念經佛唐何如
和尚曰人於將死之頃念曰佛性噫佛性噫宜出自
頭上頂冗而去勿出自目門耳口門鼻門與陰門以
至墜落如秘書云頭者天也若死到天海外空升天
也若出自眼耳口鼻陰門不成僞也及其已死眞靈
去路則宜稱爲佛僞子始免落入地獄亦免墜入三
塗惡路又有佛勅始得過陰空林到黃泉處至一井
有樹桧木過臺河江去自然渡到于長沙始過四岐
路此路有銅橋鐵板有詩誦云平生善惡任人爲死

後奸邪必去之解使眞知佛經念雖罹地獄脫無疑
許這是寓言之妄只可瞽惑無理之人耳可恠可恠
西士曰靈塊乃是虛靈之性入於肉身與離肉身而
去微妙難見豈有由何門而得脫乎據如和尚所言
則積善有德之人死時靈塊遇出耳目陰門墜落地
獄而積惡暴逆之人死時靈塊上自頭上頂穴則升
天入佛國乎此言果合公平之理否
西士又問曰人之靈塊已入地獄受此刑苦果有何
理而得出否乎

稱謂曰亦別有理蓋佛德大慈大悲不忍人之痛苦
困苦是以傳授多方使人得以免罪雖世人力薄不
能奉守佛法戒禁然已有臣等之代守西士盍觀大
乘妙儀蓮花諸經人能誦此諸經者得致升天受福
又南無阿彌陀佛經人能念此經者得免自此以前
之罪並免落入地獄至如已死之人子孫有懇請諸
僧師設場齋醮佛法已許僧師破獄使獄內之靈魂
由此得出
評如此則人生不必行善只一場醮祭可以超升盡

柱蠱惟

西士曰地獄人人有罪者盡得出否

和尚曰盡皆得出惟侮慢佛法之人則佛不之救

西士曰破獄之法所行何如

和尚曰破獄之事先期齋戒誦經祭禮多日救脫祖先父母之塊然後最終始行破獄俠祖先靈塊脫出其獄以四柱釘于家內以紙包四面謹密再作四方四門其中一門置爲地獄然後祭十殿閻王乃管治冥府之王也又祭五王皆五門者曰東方青帝西方

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法師圍繞走行三重念經洒淨水再擲錢二文以所得陰陽爲跡此是陰府諸王已受禮物然後法師第一等者持杖打破各獄門使在中之靈塊得出此佛教已傳在黃圖永訣書明白詳盡

評永訣之書亦自佛家作出包紙爲獄何等堅固自中而出何等輕易

西士曰和尚言佛傳此禮詳盡何乃於四十二章之書不見釋迦一言及此禮者乃見於燈心書有曰深

武帝立爲齋會則此會自武帝始是自釋迦至梁武帝已隔一千五百年始有齋會破獄之禮而却謂佛教所傳此禮明白此言豈合於書者乎又如破獄之事且看世上君王設立獄室現在眼前其中禁錮有罪之人設有人欲破豈有能破之乎況至尊至重有權有法之主已立一大獄在于地中乃深險之處世人所未嘗見而諸師乃陽世肉身之人何路變化入于地下而破之乎且在此既請諸師破獄在彼亦請諸師破獄則是何時欲破則破存者幾何而謂之地

獄者乎且此獄一破則其被禁之靈塊一塊皆盡出豈有人檻在此今年既破而來年子孫復請師來破以助罪乎容或法師再立之乎

評破獄之事老爲謬妄逐頭辯說破得人心況逃之獄矣

和尚曰西土之道遇年亦有會禮求塊破獄行走圜墓遍洒水無人談笑是則均此禮也自已爲能而更誹謗他人之所爲乎

西士曰臣道亦有會禮求塊而非有破獄之禮也蓋

人死後善惡分別則其塊有二次一則惡人之靈塊已墜落地獄則臣等不敢爲之祈禱蓋爲此塊無理可脫二則善人之塊平日有過已改而未能塡償亦有罹于小過而未能淨盡死後猶縻於煉罪之獄暫檻而已譬如國王立獄其極惡大罪置于牢固之獄堅檻致死人誰能爲之苦叫得免者乎至如次囚則暫檻在諸營寨或犯輕罪或負債錢則子孫猶得奔走追贖求之脫出是臣道會禮求塊亦猶是也臣等豈敢破獄如諸師者乎

西士解曰臣道所教有四件事謂之四終一曰人之死候二曰審判三曰天堂四曰地獄一曰原初祖宗有罪流傳子孫爲此天主判斷凡厥人生必皆有死是以不論尊卑何等雖聖智賢能一皆有死二曰審判凡厥人生既死雖其肉身卧在床上然即時此人本命之天神携將此靈魂直至天主威儀公正之座受此審判生時心意之思想自一言一事或善或惡自有成人知覺至於死時幾何至此時一一羅列不

遺一事亦不能退托歸于他人三日地獄乃昔日天
主造天立地設立一獄深險之地爲四層一曰靈泊
二曰孩所三曰煉獄四曰永苦靈泊居第一層在上
乃先代聖人靈塊猶染祖傳罪死後暫擯俟救世主
降生贖罪方始得脫孩所獄乃小兒初生而死未受
領洗法煉罪獄乃禁錮世人靈塊生時帶得小罪或
負他債生時未有告解亦未塡償死後受此燒爐鍛
煉待至諸罪塡償完悉成得精粹於是脫出而升天
堂永苦乃深險之獄監罰魔鬼與世人平日從事魔

負恩不守禁誡此獄乃硫燄之火與千萬極苦之刑世人一墜此獄燒烙無窮無時可死免此苦所天堂乃至貴至尊清閑快樂之所兼備福善天主造成以賞諸天神並男女各聖平時在世奉事天主謹守戒禁死後靈魂超升奉侍天主享福無窮此四終之事也又有一事最後奇異天地窮盡之日天主使世間人已死自造天立地以至此日一皆復活自天堂享福之善人地獄受苦之惡人各各出來靈塊與肉身相合到蘇嘉發之野受此公共審判同

此一日然後善者靈魂與肉身精明粹美升于天堂享得常生常求快樂無窮惡者靈魂並肉身醜斃困苦墜落地獄受罰世世無窮

批四終之說確然四時金石凛然雨露雷霆

儒士曰西士前言人初死即時天主已審判善人已升天堂惡人已落地獄如何又言天主復使已死人生活到于一處再受審判則是天主前審判未當且此事乃天主之所爲非是他人所行之事而更作爲

西士曰西儒審判天主自有深妙底意思一篇其前審判只獨人之靈魂受賞受罰而已肉身猶在地下到盡日始合肉身生活由其前善人之肉身初已與靈魂爲一樂行善事奉事天主到此故令靈魂與身兩件合爲一以受福賞惡人之肉身初已與靈魂並行惡事悖逆聖教到此故令靈魂與肉身兩件事合爲一以受罪罰始合公平之法二則前次審判惡人善人受賞受罰天下未知善人有何福善而得受這賞惡人有何罪惡而受這罰譬如會試文卷評閱已

入中格猶有掛榜三日使天下知其姓名以爲褒美審判之事亦同此意到此時天下萬代人見善人平日樂行善事謹守正道今日得受此福賞極尊極重則善人之名益以光顯見惡人平時惡業惡行邪淫汚穢悖逆正道今日受此刑慘無窮無盡惡人此時羞愧困苦在天下面前且約以何不有大山墜下塡押此身使得死了亦祈以速去落入地獄免致羞愧在人面前更生一大苦也此審判最後之事如此

許主教所言亦有賞罰亦說有天堂地獄但見得不

明源於諸家書自別傳者失其原本之實而從中別立一門戶無惟乎後人之効尤也西士發明正理所謂洪爐一點雪也

總評 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是故君子以理爲主理明則人無不心悅而誠服矣今觀四教在大官前如此論說如此問答如此義理燎然耳目始識遁辭者知其所窮邪辭者知其所陷均是一偏之見也嘉若西士注汪若千頃波不沮不挫言如漏泉辭有盡而旨無窮使聽者靡靡令人忘倦雖千萬言不爲費辭

者矣見得繡口錦心珠璣萬斛道中之木鐸也
西士日三日臣等應候大官面前解說畧過臣等道
中之事萬望大官審究臣等蒙恩萬倍然臣乃大西
人禮法未嘉言語未諳或言中有失禮事望大官海
量準恕再懇諸師免責且不幸得與諸師講談如此
最是樂事諸師據道而言臣亦據道而言或就中何
虛何實何眞何僞已有大官權衡分其是否語云理
者人類之公師君子以理爲主則辭說難逃理辯今
臣拜謝大官懇所天主爭扶春秋最新或盡俾臣等得

評西士可謂進退從容不獨言辭之通曉也以理相
爭不有嫉惡之心旣以言而恩謝大官復以言餞送
諸教姻而不迫直而不忤且曰乞歸擺所而毫無請
托求免之心直是以徇道鐵石肝腸氷霜節操不負
千里而來矣
於是大官聞言覺悟卽去舊習欽崇天主且爲奏言
於主上請免擺禁是西士得以遍行地面講明正道
其在大官一營之羣從者太半

評良知良能誰無此者蓋世之胥逃無人引誘一有
啓發隨即醒來如大官是也大官之所以得歸正道
雖在西士之發萌而未始不由於慈母之勸誘懇祈
天主有以致之也

會同四教卷之終　畢